

APOIDEA EDITIONS

APOIDEA EDITIONS

张
羞

裴

"Pei"

a novel by
Zhang Xiu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目录
Contents

第一册	作者 尼姑往事 献词	1
第二册	木匠	83
第三册	裴肥汀 诗篇：护身符	135
第四册	圣·张长衫 一个庸常的故事	207

自按——

一九八六年，我们学会说话，
但没对应的文字。

浙江嵊县以下，甘霖镇以下，毫林乡以下的溪口村，后来为避嫌改成浙溪村，在《裴》中它叫宝溪村（事实上，《宝溪村张氏家谱》上便是这个叫法），我在那里长大。他们讲的那种话，是百越语（吴语）的一种。大概也算不上一种，最多是一点细枝末节。是百分之百当地各村的杂交语，相当不规范以及指称任意。我记得有个发音叫“歇斯底里”，指那种有点发狂的精神状态。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哭得歇斯底里。这个词应该来自英文 hysteria（不能控制的情绪、癔病什么的，它的原意是子宫胎动）。而它是怎么传到当时这个鸟不拉屎乡村的呢？它们不像是一种巧合。我不知道，没听说当地有传教士来过。当地流行的主要是道佛文化，换种说法叫封建迷信活动。他们信鬼神、来世投胎，经过训练用来骗人的神鸟有预言功能诸如此类：那是在以前，或更远凄苦旧社会，现在他们信

什么？不知道。我关心的是他们如何说话，那是一套语速快、语调硬，语法混乱的发音组合，很难说是一种稳定的系统构成。它非常适合用来争执、起哄，不懂的人听了有一种鸟语感，像鸟群叽叽喳喳在说话。这也合理，百越地区原始图腾就是鸟，而且也出现过鸟篆文字。这种文字（图形）每个字皆用鸟字的变形组合成，想必实用性很差。我没学过。我关注他们说话，是从小在家里，父母的说话就有不同。我妈是隔壁新昌县人，她们那里说下雪叫“落涩”，而溪口村本地叫“落歇”。我当然知道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但“涩”和“歇”的发音实在相差大，而且“涩”的发音在本村又可以指虱子。它给我造成一种混乱，当他们说到头皮屑，他们会说“雪花皮”，那么它是说虱子啃下来的头皮皮肤组织呢，还是像雪花状的皮屑呢？我小时候头上长虱子，也许到上初中还有。我从没问过谁。这种事也不需要搞清，只要说出来，对方在当时语境下都清晰明白。村里并没有搞写作的人，话是口口相传用的，并不需要它来做记录。记录则有一套专门文字，那就是全国都在使用的文字，旧时读过私塾或新时代上过扫盲班的人都知道，全国通用。比如夜壶。夜壶（大致音：呀污），就是夜壶，有语音和文字一一对应。可是毕竟还有许多发音，似乎很难找到恰当的字。

比如“浇切”——功能和夜壶类似，一种接尿用的木桶，通上箍嵌一根直角结构的提手棍。我阅读少，并没在书本上见过这个说法。要是按意思来写，我猜它的文字大概是“浇提”，是用来浇灌肥料，可以用手提着的一件工具。它明显是一个语法倒置的词语结构。我简直不要太无聊，考虑这些有什么意思呢？没意思。我并不是用这些概念去思想，我用的是标准普通话语法，加上经过方言化的语音。要是我写到“浇切”这种东西，我直接会用马桶替代。当地也有马桶，无非容量更大些的“浇切”。而我一直以来似乎对写作乡村生活毫无兴趣。因而我的方言习惯，对我的写作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困难。直到有一次我写一本少年时代的书，想研究我的情感方式是怎么在当地的山水地理风貌中形成的。我便找到一个精确的概念：“百鸟无踏”。这当然是一个字典里没有的词语。它在当地指一种灌乔木，枝条长刺，因而鸟很少落下歇息。这种植物可以煎药汤，据说可以疗愈跌打损伤什么的。我就是百鸟（音：屌）无踏。大概就是这样。十多年过去了，上个月我突然想写一下这个村子，就又出现了这个麻烦。我想实际记录那些事物，用村堂里的话语方式写一本书。而这几乎不可能完成。因为那些话大多没有直接对应的文字。这也没什么。要是个自然村

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以及故事，那会怎样呢？我们溪口村并不是这样的。它实在只是一个超级普通的越地小村落。可以想象，在那些晋代没落门阀、唐朝文人墨客游荡天姥山地区路过此地时，他们看到的大概还是一片风景秀丽的荒山野林。溪口村的先祖们还要在几百年后才从宁海逃荒到此，驱逐鸟兽，开垦土地，一步步繁衍生息下来。因而实在也没什么可写的。而我毕竟还是想写点什么。用这点什么来想一想我是怎么来的，或者还给他们也罢，这些都很酷。因而我便选了《四福音书》的写法，以示正式。她讲的是一个村里的寡妇出家当尼姑的故事。它自然是虚构的。我们宝溪村张氏家族，往上出过光禄大夫、指挥使，最次也是新昌县县令，从没听说出过尼姑道士和尚之类的角色。

作者

The Writer

尼姑往事

无花果

这天晴天，裴想好到附近山中的寺庙，去落发。一路上，昏昏沉沉的。她索性掏出药，一把统统吞了下去。走过石拱桥，她看见路边上长着一株无花果树木，她就什么都知道了。她（只能对着那株无花果）说，“裴，这不可能是解脱。”

去寺庙核实

这天又是晴天。这天又是哪一天？裴想起要去寺庙落发为尼。她去了。沿着村口的宝溪江往上游走，溪水清冽，要一直走到一个交汇处，那里有一座从丘陵独立出来的小山，阿强的寺庙就在山顶。

落发无非是走个形式，在心里，她其实非常接近一个出家人。那是在一个下雨天，她独自去镇上办信用卡。路边上，她看见一株无花

果树木。与普通的无花果树木没什么不一样，没结果实，树叶也还没长出。但树，仿佛一个单数。这就说明她的前世只可能是一个尼姑，她想。而最务实的办法是亲自去一趟庙里核实。要是不行（菩萨千万保佑！），顺道也可以把去年欠的香火给还还掉。

裴就这样边走边想着，走过那座石拱桥，来到路边上的那一株无花果树下，树枝条突然裂开，无缘无故炸出花来。

一头鸟在啄她的无花果

一株树木，开花是它结果子的前提、前戏，或前线都行。总之（在现阶段）结果不能在原因之前。无花果树是一种南方常见的果树，裴的院子门边上就有一株。另一株与之对称的是桃树。这天（桃树没什么可说的），无非又是一个晴天，裴从外面归来，看见一头鸟雀在啄她的无花果。只是啄，吐掉不吃。难道是落发的季节真的到了？可是她也只是刚刚从寺庙归来。

隔壁村的寡妇与她的鸟蛋

好。一个晴天，裴停在无花果树下乘凉。有人看见了，便走过来打听，你是要出家当尼姑吗？她说。

这个人裴不熟，只知道她是隔壁村的。也

寡妇了好些年。裴默认说是啊，东西带来了吗？

这人就把带来的用卡其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一包东西交给裴，打开后，是一个在过去旧社会时留下的鸟蛋。

吉兆

裴出生那天，星空中并没有陨石坠落，但裴员外家的鸡窝里下了一个大蛋。村里人聚在一起，觉得稀奇，纷纷说从来没见过这种碗口大的蛋。这种蛋恐怕只有天上的龙凤类神物才可能生产，他们说，这可是吉兆。

云梯

锯子自身并没有动作。也很少有人用它去锯石头：发明锯子的人当时究竟想象到了什么？在一个人所有能操作的动作中，拉锯是一个枯燥因反复而显得尤其枯燥的动作。而在裴看来，它诚实，吸引。裴看着堂前的木匠锯一根粗硬的木头，三个星期了，还没锯断。裴没说话，默默在一旁看着木匠上上下下锯这一根她特地拖来的木头。

“这没法做云梯的。”木匠想劝退她。况且，木匠跟她解释，云梯并不是木头做的之类云云。

裴说不要紧，先锯开它。

考虑到木匠学成回村的这二十来年没做过

一件木器，也没一件像样的工具，裴就丢给他一把锯子。这是一把用来修果树的短锯。

木匠每天在堂前，上上下下拉锯这根木头。

裴也没闲着，她搬来桌凳、椅子，敲着铜铃在一旁念佛，剪佛纸。

端午节

两旬后，当地农历的五月份，土地反潮，天气闷热异常，一个深山道士下山来世上沾染俗气。他轻点脚尖，翻下鹤背，缓缓接近正在河边浣洗衣裳的裴，结果还是扑了个空。

这是完美的一天，整个乡村回荡着裴那银铃般的笑声。听见的人感到迷信，连忙关紧大门，躲进被窝掐断奇数；甚者，跳入水井并合上井盖。

而成为尼姑，至少方圆十里路以内的人是知道的，那是裴的夙愿。

云游的尼群

在裴还未成年的一个晴天，清明时节还没到，在离村不远的派拉砢头的溪滩上，裴在浣洗衣裳。她直起腰，抬头休息，正好看见一群尼姑从机耕路尽头走来。她们披着五花八门的袈衣，拖着草鞋，迎着微风，健壮又动人。有一个尼姑走过来，合起手掌问她，“东西呢，带来了吗？”

“没有。”裴说。

“下次记得一定要带上！”尼姑说。说完，她又作了一下揖，追赶尼群去了。

裴望着她们的背影消失在山水间，在心里想，她们是做什么的？

没有跟她们走

在裴还未成年的一个晴天，清明时节就在那几天，裴在派拉砣头的溪滩上浣洗衣裳。她直起腰，打算休息一会，正好看见一群尼姑从机耕路尽头走来。她们扭捏着身姿，花枝招展，实在动人。这时一个尼姑走过来，合起手掌，点头作揖道，“你来，跟我们走吧。”

裴没有跟她们走。

也不是不相信她们。可相信总归很难。裴有时想起来，她一生始终为错过这件事感到遗憾。

裴治好了他的病

裴成年后，常常去村口的派拉砣头溪滩上浣洗衣裳。村里的短工，后来她家的佃农，再后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独立劳作的张长衫也经常去溪滩上，恳求她给他把脉，治他的头痛病。

裴在围裙布上擦干手，搭在他脑门上几秒钟。好了，回家去吧。裴说。

张长衫感觉确实不头痛了。他把乡里的村子跑了个遍，逢人便说宝溪村的裴是现世观音，治好了他的病，能管上十天半个月至少。

更多的人来治病

就这样，附近十里八村的人闻讯来到溪滩上，恳求裴治疗他们那些痛风、静脉曲张、腰肌劳损，眼瞎，甚至天生残疾诸如此类毛病。队伍沿着溪流排了几个转弯也不见完。裴一一给他们作法。残疾的好了，弯腰驼背的身体变直了，失明的眼睛亮了，不孕的妇女不到第二年春天就产下了孩子等等，就这样大家满意地回家去了。

因此，洗衣裳的效率总是很低，有时天黑了，一件衣裳也还没洗。裴就把洗衣盆丢在那里，回家去烧夜饭。

搭茅草棚

在村口溪流对岸的丘陵山间处，有一座天然小水库。裴有时夜晚睡不着，站在窗前，远远朝那里看去。

也许在那里建一个尼姑庙也不错，退而求其次在水边搭个茅草棚也行，她这样想，既然考虑到阿强那边的寺庙似乎并没有收留她的意思。难道是香火供给力度不够？前两年欠下的，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清。

白虎山

尽管从窗前就可以得见，裴从来没爬上去过那座水库。听上代人讲，那山上有虎。其次，也有九条腿的狼。那是在过去旧社会，虎和奇形怪状的野兽在当地出没很平常。沿着村口宝溪江往上游走，有一处丘陵便叫作白虎山。裴在那里有两片茶树地。她有时清明时节，谷雨前后的那些日子，总去摘茶。从白虎山茶叶地这边远远望去，阿强的寺庙在一座山的背后，再还要一座山的背后，去那里的交通实在不便利。

尼姑们没有来

裴的爹裴员外在过去旧社会受过不少苦头。为了振兴衰落的家道，他省吃俭用积攒下一笔钱，购置了几亩水田。

裴家祖上出过光禄大夫、御前待招、指挥使之类，到他这里，勉强还够得着员外这种级别。尼姑是不可能让你去做尼姑的，裴的爹祖上出过光禄大夫、御前待招、指挥使之类的裴员外警告他女儿。裴家在我这里要断种了，真是造孽啊，他惭愧道。

那会儿，裴还没到十七岁成年，人特别勤力。她常常去派拉礅头等云游的尼姑路过，有时一

等就是一个秋天。

植物学

又过一句，已经是春天了。裴看着院子门口的无花果树，感觉始终没什么动静。树不开花，它又如何结果呢？裴对务农，以及植物学总归一窍不通。

在院子门口的另一侧，是一株桃树。它没什么可说的，桃树总让裴想起那些粉红色尼姑。

去后门山的毛竹园

这株桃树，那是在过去旧社会在村里打短工，曾一度成了她家佃农，后来在一个下雪天老婆跑了后开始变得有些神经兮兮的张长衫特地种下的。

我有时去后门山的毛竹园，路过裴家院子，裴正坐在门槛上嗑瓜子壳。我就故意问她，“桃树都开花了，怎么你还没出家？”

“要你管，”裴朝我大力吐射瓜子壳，“你个下作胚！”

把碗补起来

天空有时下雨，有时晴天。不管晴天还是下雨，换下来的衣裳总得洗。裴端着洗衣盆走去派拉礅头，在机耕路上碰到了捕蛇佬肥汀。

还没等他开口，裴就问他：

早上你是不是打破了一只碗？

肥汀说，是的，你怎么晓得的？

裴说，把碗重新补好，这样来年春天就不会被蛇咬。

不听劝告

肥汀心里疑惑，回家后还是把碗的碎片从勒色堆里找出来，熬了点米汤浆糊，把它们重新粘起来，放进佛龕供着。

第二年春天，他果然捕到了好多蛇。

后来，肥汀特别泡制了一桶蕲蛇药酒送到裴家里来，被拒绝了。裴告诉捕蛇佬肥汀：

要记住，春天过完后，你就不要去捕蛇了，去山里挖树根，做盆景。

你又不是算命的，肥汀说。他没听裴的劝告。到了夏天，有一天在割卵琴山捕一支乌山魑蛇时，他还是被咬了。就这样在床上躺了整整小半年。

看鸟

有的鸟无缘无故，飞在天空中。而有一只鸟却不知是什么缘故，总是会飞落在裴家院子门口的无花果树上。有时裴从外面回到家中，她只是简单地从外面回到家中。而这只鸟却不

同。它总是围着院子飞绕几圈才落下。飞走时，也必定飞绕几圈才飞远，消失。村里人觉得稀奇，认为这不是一只普通鸟雀。

只是这算哪门子鸟，他们也说不出个究竟。当地，鸟的种类并不多。无非麻雀、雨燕、白头鹎，小巧如竹叶青这些常见的鸟类。猫头鹰这样的掠食性禽鸟也是有的。但他们认为这种夜行的鸟不吉祥。

要不我给你做一副鸟笼算了，就当赔给你？木匠说。

世上没有这等道理

“你没欠我什么。”裴对木匠说，“我只是让你做一部云梯。”

“可是我并没学过造云梯啊。”木匠说。

“我也没学过念佛。”裴说。

“可是你不能强迫一个没有学过建造云梯的木匠去建造一部云梯，世上没有这等道理。”木匠说。

云梯不是梯子

木匠让裴当着村里众人的面解释清楚为何她这样一个想削发为尼而永远未遂的寡妇明明晓得他不可能想象出一部云梯却还是强迫他来建造这其中的道理何在，天地良心啊，他郁郁

说道。以下是裴说的话：

你这个蠢木匠。即使云梯不是梯子，那一个人是如何爬到云上的呢？爬到云上后，他又如何顺着梯子爬下来？如果他先是空着手爬到云上，然后从云上抛下一副梯子，顺着它爬下来，那么他必定可以顺着这部梯子再爬回到云上，再把梯子收起来。这样它就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云梯。

木匠听完后，恍若顿悟，觉得这寡妇的话十分有道理。从此，每天坐在堂前，喝茶，也看看天空中云飘过。

两个村妇

有一天，裴和曾今她家的佃农，后来在溪滩上治好他的头痛病后逐渐沦为她跟班的张长衫，一道坐在村口的大香樟树下乘凉。

有两个妇女在吵架。其中健壮的那个姓鲁，她一手提着一块砧板，一手挥舞一把菜刀，用它敲响那块砧板，每敲一下，配合着从嘴里喷出一句脏话。另一个只是简单地摇着一个铃铛，像作法的道士那样，一边摇一边舞蹈，从嘴里冒出的垃圾话，什么短棺材，十三点，饿煞鬼，大卵泡的，频率不比对方低。没过一会，两人扭打起来，一起摔到坎头下的稻田里，继续撕打。天黑了，裴独自回家去烧夜饭。

这另一个妇女的丈夫也姓裴，但她姓什么不知道。

井

在早先，宝溪村据说有过三十六口水井，几百上千户人家。村里还出过一个带兵的将军。就因为这个将军打了败仗，带着残兵散勇回到村里把井水喝枯了，从此村风败落，瘟疫不断，甚至发生过地震，总之户籍锐减至四五十户，井也只剩下一口。

有一年春天，村里荡进来一个讨饭的小伙。裴见他快要饿断气，便打了一桶井水让他垫肚子。

小伙醒来后问，这附近有寺庙吗。裴就说有的，沿着溪江往上游走，到了一个水流汇集处，那儿有一座独立的山，庙就在山顶。

相信菩萨

裴在三十二岁以前，并不信菩萨。三十二岁的一天，她丈夫失踪了。村里人纷纷议论，裴员外家的这个赘婿是跟过路尼姑跑的，又或者只是去广州打工，遇上富婆不想回来。又或者裴这么多年没有生育，实在心灰意冷，趁着一个下雪天，偷偷摸摸溜走了。

是与非，裴自己也弄不灵清。她只知道，

有一天醒来，看见桌子上留着一个字条，明显是丈夫的字迹，写着：同上。

冷暖自知

丈夫一去不返不知多少年。裴也就慢慢成了寺庙的常客。主持阿强对她客气是客气，毕竟曾救起过他的命。可时间长了，裴欠下的香火钱也越积越多，阿强自然也就冷漠起来。这也难免。裴想轻轻松松皈依佛门，难。

何以难呢？阿强说。

是的，何以难？简直比手指头穿过针眼还难。裴说。裴不想说。

冷暖自知，裴在夜里睡觉，永远会关紧大门，仿佛黑暗屋子里的一只夜泉。

香火的重要性

阿强，原先从外地讨饭路过宝溪村，被裴用一碗井水救起过命，后来投靠寺庙，说：

信菩萨，也要信香火的重要性。甚至，香火是信菩萨的前提，也是结果。否则，如何知道一个人她是在真心实意信菩萨，她怎么知道？她不可能自己知道。一个人信菩萨她不可能只是在心里面知道她信菩萨就证明她是信菩萨的。这是不现实的。现实是，需要大量供应香火。

土豆的历史

土豆曾今救过欧洲人的命。这种在宝溪村被叫作红毛番薯的块茎，产量远比水稻大。且不挑剔土质，随便在哪个犄角旮旯也能种植。

“它是过去旧社会，那些红毛洋人用来药我们的，”曾经裴家短暂的佃农、后来逐渐发展出神经毛病在村乡不分昼夜四处闲逛的张长衫说。

喂鹅

而在裴心里，土豆也可以是香火的一种。她在山间地头，墙角自留地轮番种植大量土豆。又到了供香火的日子，她便扛上一大麻袋新鲜好土豆，沿着溪流往上，走过石拱桥，还得费力爬到山顶，来到庙中。

阿强有时不在，云游去了。

裴就在那里过夜。等第二天早晨，喂过寺庙院子里的鹅，她才独自下山来，简简单单回到家中。

信菩萨的路就像那条山路，弯曲，两边长满杂草树枝，裴在路上常常感到昏沉。

执着

而有时，一个下午，裴坐在西景山庙门口的门槛上，望着对面山上的风景，等候阿强师傅回来。他消失已经有些日子了，一个和尚需

要云游那么久吗？万物复苏的春天正在到来。裴特地让长衫帮忙扛上山一麻袋土豆，来还拖欠许久的香火钱。阿强他不在。他当然不在。庙里只剩下那两只老鹅在围着院子中央的松树转圈，相互追嬉。

由于她在上山前就用短信通知了他，裴知道，阿强实在是有意回避她。裴习惯了。但事情不应该这样发展。单就这件事情来说，她也不清楚事情会怎样变化。她没想过。但落发毕竟是她的夙愿，她注定的命。裴只要一想起这事，她就头痛，整夜睡不着。裴反趴在床上，或仰躺着，不管四肢张开，还是张大眼睛望着屋顶上的栋梁她都无法入睡。她就念阿弥陀佛经，念到几乎昏厥。她想，她不能一直这么耗下去。农忙季节逼近，接着是秋天，再接着又是冬天，翻过冬天，又是一年春天，四季轮转，何时是个头呢。她感觉眼前黑乎乎的，她终于在天微微亮开时昏睡过去。她得跟阿强师傅好心商量，或许也可以采取强硬些的态度，裴她都想过。即便她非常清楚他不可能让她落发，难道他就不能换个思路，跟她下山，去过那种世俗、等而下之的日子？

裴磕着瓜子壳，远眺着山的对面，以及更远更高处的天空。在她身后殿堂内，那个泥塑菩萨也是。她能感觉到，那是阿强正通过它那

对狰狞的眼珠子在监视她。

在接近傍晚，太阳还没完全落到山背后时，她看见阿强一个人扛着一口又大又黑的铁锅，从松树林那边的小路走上来。

乡村的夜晚黑

这是一个混沌的世界。是原始混沌开窍后产生的新世界。是另外一种混沌。特别在夜晚，裴早早合上院门，关紧大门，一个人坐在床头做针线活。那些破旧衣裳她舍不得丢，补了又补，补了又补，最后往往原先衣裳的布都被替换了一遍。那它是否成了一件全新的衣裳？是，也不是。木匠又来敲门，三下轻，两下重，寡妇门前是非多，裴通常不会去应门。除非有时乡村的夜晚实在太黑，黑而安静，连菩萨们都远远地睡着了。

散步和返回

过了清明时节，雨季还没到来，这天是礼拜五。裴醒来时天还蒙蒙亮，她独自一人散步去杨柳湾村。裴走出村，穿过派拉砢头到溪流对岸，那里有一条全是上坡的路弯弯绕绕，走上两三里路就可以看到这个自然村落。裴没有走进村去，只是杵在村外的一片萝卜菜地上的一根电线柱子下，听了一会有线广播节目。等

到七点准报完时，她便原路返回。

没有人知道她在心里念佛

佛在心中。在每个人每件植物每样东西甚至每一块石头卵中都存在纯洁的佛性，需要及时唤醒，一个人需要像一朵莲花那样纯洁。

返回途中，裴觉得肚子空空的，她看到一片地里种着地瓜。她拔了一个来，很爽口，很甜。一个背着铁犁的种田汉，突然从背后擒住她，说，“偷东西啊，吐出来！”

“你哪只眼睛看见了？”裴说。

“还想赖！”种田汉说，他把裴的两只手臂拗到背后，绞牢。

“放手，你这个畜生，耍流氓。”裴原地一个后空翻，挣脱了。

种田汉倒在地上，抬眼看，才知道这人原来是在派拉砢头溪滩上治好了他那瞎子病的裴。他连忙爬起身，又跪下来四肢伏地，恳求裴原谅。

哪只眼睛看见了

在散步返回路上，裴看见路下有一片涨势喜人的萝卜，她饿。

一个扛着铁犁，牵着水牛的男人站在路高头，朝她喊，“宝溪村的裴寡妇，大早上的，可不要偷人家东西哦。”

裴已经吃了小半个萝卜，她连忙把剩下的种回坑里。“你哪只眼睛看见了？”裴说，“你哪只眼睛看见了，哪只就会立即瞎掉。”

“是吗，我当然两只眼睛都看见了，就是我的牛也看见了。”男人说。

这个男人刚说完，他的双眼和牛的眼睛立即就都瞎掉了。

前世也不要吃你的东西

在杨柳湾村外听完广播节目，裴沿着下坡路原路返回宝溪村去。中途感到饿，裴下到田地里，挖起一个地瓜，坐在田埂上吃。正巧，被一个去干农活的人看见。那人说那是他家的地瓜，没关系的，随便吃。裴就说，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偷你家的地瓜了？我前世也不会吃你家的东西。

没有关系的，只是一个地瓜嘛。那人说。

不是这样的，裴说，你怎么能平白无故诬陷我偷东西？天地良心啊。

那人说，这些地瓜是用来喂我们家猪的。

裴说天地良心啊我没偷你家的地瓜，没有，出家人不会说谎的，要是不信，我把肚子破开来给你看。

那人说算了，他急着去开地呢。

裴就把衣裳打开，露出胸膛，清清白白地

给他看。

非礼勿视

去干农活的人没敢朝裴看，走开了。走在小路上他心想：

这个假尼姑裴寡妇果真是贞烈，要是放在严厉些的日子，说不定就抓去枪毙了。恐怕还得把我招供出来，那就坏了。实在有伤风化啊，那白花花的肉。他尽量不去想。可越是不想，脑壳越是混乱，再也没心思劳作，干脆回家去了。

他就坐在门槛上，反复唉声叹气。村里经过的人问他怎么了，那么古怪相。他也没说，借口说，大概是天空不好，要下雨了。

要善待隔壁邻所

裴家的院子旁边有一小片竹园。竹园另一边住着一个丧夫的老妇人，前几年她在镇上信了西方的教。不是佛教。佛教传自印度。印度从地理位置上也在宝溪村的西方向，不知多少千里远。那里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是彼岸。是还有什么？总之是在阴曹地府的反面。裴这样想象。

裴以前和这个老妇人常常发生领地纠纷。确实，竹园的那块戒止石头不知道何年何月不见了，而竹鞭生长又不会听人指挥。它们在地

底下相互延伸交错，长出的竹笋早已经分不灵清哪家是哪家。好在老妇人信了这个西方什么教后，人就变得没那么凶泼，有时甚至还发善心，时不时地逛过来，提醒裴说，昨晚上她又看见木匠又在你家院子门口游荡，偷偷摸摸的，要多小心。

裴为了表示感谢，同时也暗示她不要到处去张扬，就用针灸治好了她的歪嘴巴。

云和冥想

云，云游的云，尼姑的云游，浮云。裴有时农忙时节一过，全身乏力，瘫坐在自家门槛上嗑瓜子壳，也看看天上的云。

有的云薄，像一个人的命。而有时云又黑又厚，那是天空要下雨。天空和云是什么关系？裴有时想得深入，越深入，越觉得她像一朵云飘在空气中，随时会气化消散。

不是这样冥想的，阿强曾指导过她。其实在尘世修行说简单也简单，只要在心里不停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

从早念到晚

裴像平时那样，拿着板凳和一些家伙什，来大团门的堂前坐着。一方面好方便随时督促木匠造东西的进度，另一方面正好也念念佛。

反正无论让木匠造什么家具农具，或者某些稀奇古怪的宝器，他都得拖上一年半载。让木匠造云梯并不是在调戏他，云梯是一种可以顺着它实际爬到云上的梯子。

“你慢慢想象！”裴对木匠说，“一年不够就想两年。两年不够就想三年，想够为止，总是能构思得出来。你慢慢地仔细想，我要开始老太婆念经了。”

“十年了。”木匠说，“你这简直是酷刑。要不我给你造一根松树扁担算了。”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裴开始在嘴里念叨起来，闭上眼睛。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叮。裴隔一小会，掐准时间在那个铜铃上用筷子头敲一下。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就这么一句念词，不带中断，所以有时很难分辨她是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还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还是阿弥陀佛南无这样的循环。随着叮的一声，开始新的轮回。

裴通常会从早上念到下午天黑以前。中午时光，木匠顺便端来一碗饭菜给她。裴也不客气，告诉木匠，这几天里，你会遇上好事。

芹菜

隔壁石道地村有一个上年纪的剃头师傅叫

兔镖，一个从以前旧社会开始就一直帮人剃头的乡村理发师。雨季来的这一天，他托人给裴送去一篮子自家种的芹菜。

替他送货的是他儿子，说是让裴用来包饺子吃。这儿子说，他爹年纪大了，走不上来宝溪村。

这是还恩情来了，裴想起来，她老早以前治好过他爹的脚病。裴没推辞，收下了。这村里的人活一辈子，人情账本是一定要算清楚的。要不然走时也不会踏实，下世见面，难免会有些难为情。

三场夜梦

雨季的雨下起来没完没了，一连下了三天三夜。连续三个夜晚，裴做夜梦，梦见失踪的丈夫遥遥远远地呼唤她，让她去岩路顶等他，说是有些事情要同她商量。裴每次第二天早晨一醒来，梦就完全忘记了。可不知什么缘故，吃过早饭，她还是去了村边上的岩路顶，总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召唤她。

裴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出门，来到岩路顶的一块岩皮上站着，顺便嗑点瓜子壳。那里长着湿滑的青苔。据说这种植皮即使在极端旱季也能存活上千年，实在难以理解。从这个高度可以看到大半个宝溪村。裴看了一会，只是看着，

不知道在看什么：只看到张长衫在村子里走来逛去，四处徘徊，那些鸡鸭禽狗一见到他便飞躲得远远的。

等到第三天，裴隐约觉得不正常。雨停后，也就没再去那里。又仔细翻查了一遍老黄历，总归也没得出什么具体的结论。

结论

不是什么事情都会有结论。什么是结论？一个人的结论（钉上棺材板后）无非是好人还是坏人，一株树的结论呢。一株无花果树，要是一直不开花不结果，那么它有鸟的结论？阿强，他整天同那几个庙菩萨在一起，也不好说他便是一个正宗和尚。面相就不像。

而这只鸟雀又从不知道从哪里飞来，飞绕三两圈，飞落在院子门口的这株无花果树上。它为什么缘故飞来？它只是啄那些无花果，啄了吐掉。它这是摆给谁看！

为别人活

其实算不上什么道理，人是为别人在活。

裴的思想观念记在这里：

以前她起早摸黑洗衣裳，打水烧饭，半夜还得去割卵琴田畝派田水，喂猪，诸如此类那是为家族复兴荣光，为她爹的员外梦在活。后

来是为心思总不太稳定的丈夫活。后来清爽些，简简单单为菩萨们活。人总是要找个东西依托，才能过日子，否则良心不过安，会相当煎熬，裴坐在昏暗的电灯下想。人，尚且如此，一头鸟呢？

一只鸡呢？

猫猫呢？

一个造不出云梯的木匠呢？实在有些难为他。

在厨房昏暗的白炽灯下，裴懒得洗碗筷，就在饭桌边上休息，也慢慢思想起多年前在派拉砢头等云游尼姑再次经过的那些日子。要是那天跟她们走，事情又会来到哪种地步呢。她后悔吗，还是仅仅是人生难免的遗憾，裴想。感觉这种事情，几乎没有办法去想。

一个清净的地方

就这样寥寥度过十来天，裴想起土豆快要到季出芽，浪费了可惜，索性扛上一袋去寺庙烧香。

这事放在以前，她会让张长衫——在过去旧社会她家的短工和佃农，据说上三代多少还和裴家有点血脉关系，后来成了一个神叨叨的乡村疯子，可惜了——帮忙背着，一道去。裴需要这样一个跟班，一个忠臣，一条狗，肥汀说，长衫，你怎么像一条跟屁狗，一天到晚跟来跟

去，裴的屁股有那么香啊。裴让张长衫不要理他，裴说，肥汀老货，要是你再乱讲话，会断子绝孙。肥汀反击道，我怕什么，老早就是光棍一条了。张长衫就像狗一样扑向肥汀，结果被后者用飞脚一把揣开。

这也是后来裴不想带张长衫去寺庙的原因，他和阿强难免会起冲突，无缘无故动起手脚来。

无论如何，寺庙是一个清净的地方。

看一会日落

裴沿着宝溪江往上游走，路上停停歇歇，傍晚才爬到山顶。她站在那里静静地看一会日落。那洗脸盆那么大的太阳又圆又温暖，望着它，仿佛可以忘掉一切。

庙门关着

佛门永远是打开的。人受限于时空约束，难得找到一道通往光明的门。门是一个比喻，象征，一种暗示。门面上贴着一张小小的告示：外出云游，归期未定。

裴有些担心院内的那几头鹅，它们一定飞不出这堵围墙。便解开袋子，一个个把土豆扔进庙里。

连发几条短信给阿强，也没回。

裴摸黑下山来，没想到张长衫还等在溪流

交汇处，接她回村。

确保水缸里总有水

十六岁出门，十年学徒后在一个下雪天终于回到村里的木匠对裴说：尽管讲凡事情全部是虚空，但水缸里总是要装满水。

木匠提着一桶井水来到裴家厨房间，单手一挺，一扣，把桶里的水一滴不漏完整注入到水缸里。再推上那个木板盖子。

裴坐在饭桌前念经，没空招呼他。

“不要紧。”木匠路过裴，自言自语道，“你忙好了。”

雨季

在雨季，裴很少去别家串门，闲聊。她总是独自待在家里发呆，念念佛经。有时一边念经一边发呆。有时正好好地发着呆，嘴巴却自然而然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地念起经来。访客也稀少，木匠恐怕是唯一一个隔三差五还愿意进来串门的。他每次来，总会掀开水缸盖检查一遍，没说话就走了。有时也特地跑一趟，送来一碗自家种的蘑菇。

木匠的事情，裴是知道的。那十年，他哪里是去学木工，他是去外地学塑菩萨了。

在菩萨心里

在一个菩萨心里有什么？裴常常遐想。那种手掌大小的泥菩萨，她亲眼见木匠塑过，内部是空心的。

那么，一个空心菩萨的心里有什么呢？从细长低垂的眉毛可以看出菩萨的慈悲心。那是观世音大士，她认得。而有的菩萨面容却狰狞得很，眼睛乌珠凸出，獠牙猩红，如同厉鬼一般，难道它们也有善心肠？

裴不看佛经，她认为自己也看不懂。但她会，也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就够了。反复念，不管鬼怪还是慈悲菩萨，这句话既可以用来祈求，也可以当作咒语驱魔，也可以在睡不着时催眠，也可以用它与隔壁邻所斗嘴，也可以用来预防早发型老年痴呆，也可以用来思念一去不复还无从追踪的丈夫，也可以用来度过又一个潮湿而漫长的雨季不是吗，尽管它仿佛一句没有面向任何对象的空话。

在她十七岁生日那天，在派拉砢头溪滩上，当她第一次从那个尼姑口中听到这串发音，她仿佛被电麻了，一种幸福的感觉灌满全身。她从没忘记这个体验，与任何事物所带来的感受都不同。那其中包含了超世领悟，裴猜想。也许，也许吧，在菩萨心里什么都没有，只是完满。

又也许有一种结论：反过来想一想，南无阿弥陀佛，应该让菩萨住在自己的心里。那一定会是一个好菩萨。

“就像这碗蘑菇。”

“就像这碗蘑菇。”

裴对在外面学了十年木工手艺但实际上偷偷跑去学塑泥菩萨，顺便搞懂了蘑菇栽培的木匠说：“就像这碗蘑菇。”

蘑菇是一种菌丝类生物，在当地丘陵山间，它们通常长在腐烂、潮湿的木头上，味道鲜美但需谨慎食用。

木匠因此就有些不确定裴到底在表达哪种意思。是说一个人出淤泥不染呢，还是在指有的人看上去面善，实则内心剧毒无比。还是裴脑壳神经突然断路，出现早发型痴呆症状（也许是风水，或者地下水质缘故，村里发生这类情况概率甚高）还是真的在想起了一个人，以及他是谁呢？

木匠有些担心，不过雨季里的裴是这样的，总是四肢无力，心神不宁。因此他特地送了一碗新鲜蘑菇过来，调解裴的口味。这几日裴念佛经有些过度，有时到半夜还没关灯，还在修炼。因此他确实是有些不大放心，从牛粪棚采来蘑菇时，每一颗他都细致检查几遍，确保每一颗

完美无瑕。结果换来一句“就像这碗蘑菇。”这笔交易等价吗。

裴用筷子头敲一下那个铜铃铛，放下筷子，拿起佛珠串，继续拨念起她的南无阿弥陀佛。裴关闭着眼睛。这时，裴说，“就像这碗蘑菇。”说完，迅速接上她的“南无阿弥陀佛”。“就像这碗蘑菇，南无阿弥陀佛，陀佛，就像这碗蘑菇，南无阿弥陀佛，蘑菇，就像……”在木匠看来，这个寡妇多少有些不近人情。但也没什么可埋怨。裴总归是裴，在整个没落到只剩四五十来户的宝溪村她总归是特归特出的一个，如同一朵出淤泥的莲花，仿佛天上有专门的星宿与她对应，裴出生时鸡窝里下过一个巨大的蛋诸如此类，裴在心底里在想什么，他永远不可能摸得灵清，木匠知道。

凡事都是买卖

在过去旧社会昏暗的日子，即便宝溪村那么点小的一个村堂，也存在一种自循环系统或贸易制度。物物交易，物与人情交易，人情与人情彼此抵消，这些形式已传承几百年，无需拥有某种特定一般等价物也可以照常在村里生存下去。凡事都是虚空，但凡事也是交易，这是木匠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他从没有过怀疑。

就像他从没怀疑，他与裴之间这种云山雾

罩，忽明忽暗的关联并不是用一场交易或买卖可以形容、定义。它更像一种定数。从裴的世界观来说是缘，是一种虚头巴脑的劫，或其它什么，木匠不想去深入思想它。一碗新鲜的蘑菇不算什么。它的价值几乎为零。它的象征性表达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孽。这也是雨季里的故事。像这样的故事，在宝溪村多到无法用数目来计算，比夜空里的繁星还要庞杂，就算是整个大海也是装不下的。

修沟渠

非农忙的季节，村里几个有体力的男人自愿在村口修整那条灌溉用的水渠。裴捧着一大盆衣裳走去派拉砣头，正好碰见站在沟渠边闲聊的一个内眷（：村妇，即鲁氏）。两人便约好了下午一同去派拉头岗山上耙些干枯松针，用来当烧灶时的引火柴。

站在沟渠里的肥汀抬起头说，你们两个内眷在讲什么悄悄话，讲出来，让我们听听！

讲得好，说来听听。旁边几个劳动力附和道。他们正要停下来休息，抽一会烟。

鲁氏在村里泼辣是出了名的，至少一半以上的骂架都有她（一手拿砧板一手拿菜刀，真刀实枪地）参与，见肥汀他们这种贱骨头相，立即还嘴说，肥汀，要死啊，你个棺材，抬石

头这么卖力气，当心夜里射不出来！

是啊，射不出来。肥汀说，我到哪里去射啊，到你屋里头吗。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听到这种污言秽语，裴连忙念起经，赶紧走开了去。

渠成水到

洗好衣裳，裴从派拉礅头的溪滩上回来。鲁氏和另外添加进来的两个内眷，与那几个精壮劳力还在沟渠边上聊得热闹。这时，沟渠也修好了，引进来清爽的溪水。水底下，还有几个小鱼在游动呢。

无头苍蝇

即便非农忙季节，劳作也是常态。村里的人难得有歇息的时候，总在忙碌，像一个一个无头苍蝇。张长衫四处乡村游荡；捕蛇佬肥汀在犹豫这一年是继续去山间地头捉蛇来销售，还是听裴的劝去山上挖树盆景，或者还是干脆去外地修马路算了，他实在下不了决定。或者还是像某些喜欢投机倒把、脑壳活络的人一开春就外出去全国各地做馒头生意，年末了多少还能带点钱回来，还是就这么躺着，躺过三餐四季，也是一种逍遥自在的活法不是吗。

凡事都是虚空，阿强有时来村里弘扬他的

佛法，也拜访裴，是徒劳，他说。这是他的惯常开场白。众生就像一个个无头苍蝇，南无阿弥陀佛，他说。

裴的家谱

裴家祖上出过光禄大夫，那是在家谱上一见便可查到的。谱就是从这个光禄大夫修起，一直延续到裴这一代，已经第三十四辈了。

以前是渔民

谱上说，裴家祖籍是海宁人，就在杭州旁边。后来不知道什么缘故，逃荒还是躲灾，跑到了宁海。再后来跑去天台。再再后来就从那边逃荒，肥汀说，这次是真的逃荒，一路逃，从天台，那里有很有名的寺庙，你可以去进修，肥汀插入说，接着便逃到新昌，一路逃，逃到最后我们宝溪这山窝里，生根落地，建麻园，繁衍生息，也就是说，肥汀有时到裴这里来借家谱研究，说，我们裴家在以前其实是渔民。

是吗，只不过是几只无头苍蝇，徒劳。裴敲了一下铃铛，说道。

肥汀还不知道，到了夏天，他会被蛇咬。

蓝色百事

裴肥汀是想得开的人。他家在杭州确实有

亲戚，也去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归来后就开始摆弄火锅吃。这在当时是相当稀罕的吃法，他还带回来一箱罐装的蓝色百事。整个乡村十里内就他品尝过这种美国汽水型饮料，天底下，就这么说吧，肥汀吹嘘说，比他泡了三十年的蕲蛇人参酒还要来得补是肯定的，当然，埋到地底下，藏它个三五年，那种涩味就会被吸收掉，喝起来更甜。也是，常常有人惦记他的这箱百事，他们的理由倒不是想品尝，而是想用那些铝皮罐子当电视天线用，收视效果甚好。这样一来，在有一段时光，百事真真实实成了村里的硬通货。

那时，肥汀还不知道，这个夏天，他会被蛇咬。

不停往树洞搬东西的松鼠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人就像松鼠，不停往树洞搬进东西，满了，又把它们搬到洞外，看见什么东西，又往洞里般，来来回回，无限循环。

阿强来到裴家里拜访，对裴说，红尘中的一切无非徒劳。信菩萨，方可一劳永逸。

是劳动，是徒劳，但真

徒劳归徒劳。但裴也不可能例外。她的主要劳动是念经。因为她是真念，她念出的经也

就是真经。

那些经是她一剪刀一剪刀地剪出来的：每每在嘴里（心里）念完一个小循环，敲过一下铃铛，就在泛黄的经纸上剪出一个小小的菱形孔洞。需要至少一个时辰才能念（剪）出一贴经（相当于一种代币）。在日常祭祀仪式中，烧成灰烬后，就成了另一世界的真钱。

真。

重要的是真。

太阳每天升起

每天，（即便不能直接看见）太阳升起。而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人看到这太阳正缓缓落下。它们是同一动作不同的什么呢？在雨季，裴很少想这些。她念佛。

佛有时感觉如太阳般温暖。有时冷得像一尊泥菩萨，住在裴心里。

又来了治病的人

隔三差五，附近村里的人还是会来找裴治病。头痛，或者心慌不宁，或小孩夜晚梦游这类疑难杂症。裴就同他们解释，她治病，并不是她懂医学、针灸，她就算是草药也不认识几种。而是出于某种她自己搞不灵清的某种偶然现象，一种感觉而已，裴解释说，而这种感觉时

有时无。

医病，最好还是去乡里的卫生保健所，裴真心实意地告诫他们。

可那些来的人哪里愿意听，一个个的赖着不肯走，认定裴就是现世观音菩萨。

下次，下次千万一定不要这样了。裴说。

裴医好了他们。

他们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

杂草成树

在雨季还没到来前的清明时节，裴在派拉礅头的溪滩上洗衣裳。

溪水清冽，她的手脚冻得冰凉。

村里有人扛着锄头，提着香火蜡烛、瓜果、炮仗这些，去附近山上上坟。他看见裴在洗衣裳，就在机耕路上朝她喊，要不要顺便帮她把坟也上了。你家坟头上的茅草都快长成树了，要长到天上去了，他喊道。

裴放下衣裳，跟着他一同去上坟。

弘法

自然有自然的规则。自然就是规则。是道（按阿强的说法。阿强说，佛家也讲道，佛道，或佛法，他也常常在庙里研究《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道德真经》《本草纲目》《资治通鉴》

《易筋经》诸如此类，佛道实在是一家，相同的，他说，勿要执着)。道，或自然，捆绑一切，难以超脱。为什么呢？阿强曾问裴，并自答说，那是因为色即是空，凡人俗胎难以看清一切皆是虚空，道是空虚，自然也是虚空，不可能在一切以外的佛无非虚空，凡事凡凡事无非虚空，超脱是虚空，和尚尼姑道士尽皆虚空，虚空的虚空，无，空，空无，没有与不在，虚，这些概念你能明白吗？

明白，裴说，归结到底，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坟

裴站在她爹、一个光禄大夫的遥远后代，一生做着员外复兴梦的裴员外坟前的祭台上，想起阿强师傅。她想询问，一个人一去不复还，仿佛消失，那他终究去哪儿了呢？比如她丈夫，比如多年前那些云游的尼姑，她们自己知道？仿佛她们并没真实地消失，还在心里，并且越是感觉要消失，反倒越是在心里无法挥发，散去。这算佛学中的什么原理？

裴发去短信问，等了一会，也没见回复。她便独自下山来，回到派拉砢头接着洗衣裳。

风和日丽

又过了些日子，在无事的春天，风和日丽。

有外地来的马戏团来乡里表演杂技，他们带来了马匹。这等闹热的盛况鲜少见到，其规模程度远超本地的唱戏班子。这天裴从镇上理发回来，远远看见石道地村的晒谷场上搭起了天幕帐篷，彩旗招展。裴走到那株大松树下，松树 下栓着一匹瘦马。她觉得稀奇，走进看，那马匹的生殖器慢慢拉长，暗红魅魅的，又湿又长，长到几乎有一只手臂那么长。那简直像一个噩梦，裴一下子感觉世界混沌昏暗一片，差点当场昏厥过去。

跟要饭的没有区别

到了傍晚，马戏团的一支小分队又来到宝溪村，他们在社屋前的道地上表演胸口碎石，吞火烧尖刀，又以菜刀直砍胸口这类金刚不坏的幻术，敲着铜锣（张长衫在帮着敲铜锣），向围观村民讨要赏头。末了，才开始兜售起包治百病的虎皮膏药。有村干部赶来驱逐他们，说这是搞封建迷信，要抓人，送去乡人武部什么的。裴肥汀抢到一贴，用来疏解他的风湿痛。

虎，在过去旧社会

在小溪对面山上的九脚塘水库究竟有没有出现过虎。有，那也是一种无稽的传说。没有，那又是谁捏造了故事。事情不可能空穴来风。

但也没有乡志村志这类记载作为证据。在风中口口相传的事，十有八九是一场阴谋。否则，附近何以还有山林叫作白虎山？白虎并不是吉祥的虎，它尤其暗指女人生殖部位的瑕疵。裴想，她常常在梦里知道她在夜梦。醒来后，又完全忘了梦。她是不是也梦到过虎？

裴不可能知道。

裴有时坐在门槛上嗑瓜子壳，缓缓望着后门山上那在风作用下摇晃的竹林，总感觉虎（它意味着什么？）与竹林，有一种说不灵清的关联。那也许是她梦里的场景，她想。但这种事情太细微，私人，她不可能跟任何人交流。黄历上也没见有类似的情况涉及。

上当也不能认

虎极其珍贵，这种思想根植在村民脑子中由来已久。因此虎骨也是极好的草药。而孩童并不关心它的实用性，他们只觉得花斑老虎威武。他们经常会站在某户人家的堂前，仰头望着那副高高挂起的山水画作中那头下山虎。那是一头纸老虎，他们不怕。而大人们其实也不在意，他们知道，虎自然是极其珍贵，那些江湖庸医带来的东西怎么可能真呢，他们的地位绝对不配享用这种顶级药材。人总归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每每有人劳动时

突然骨折，或腰肌劳损，他们也只是去裴肥汀那里借一把百鸟无踏树根，砍切成片，煎些烫药来喝。几百年来都是这样的，肥汀说。他说，他买的那帖虎皮膏药、那三两虎骨头都是真的，他试过了，效果不用讲，立竿见影。

肥汀略传

肥汀的事迹太芜杂，细枝末节的太多，没法一一列出，那是需要专门讲述的。经裴的点头同意，我仅在此记载他的略传，如下：

她们说人如其名。四季变换，她们还说了些别的。她们没有说一个人活着时是一直活着的，性质不会变而死了的话他就是死了。一去不返，见阎王去了。她们中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个是好人，在雪糕冰淇淋流行起来的那几年她们也经常吃他从溪流里钓来的鱼。她们认为食品健康很重要，人应该融入自然。

她们有的是内眷，有的是老内眷，有的是那种七老八十牙床仍强健的老妇，在村里她们是一个整体。她们统治这个村子。从她们嘴里说出的事迹传到田畈上，山坳里，鸟的耳朵里，鸟把这些话带到更远的未知的地方，以及更远她们也把话传达到镇上、县里，她们说一个人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是没有老婆的，兄弟关系如何的差，她们在一起总在说这些在只要她们

说起一个人时。不管认识不认识，亲或疏，她们只要是村里的一个人她们便逢人就说起这些。说他去年得过一次中风。但是治好了（注：不是裴，那是肥汀自己去镇上医院治好的）。或者根本就没去医院治疗，一个低保户有什么资格呢，他是自己慢慢就好起来的。这是事实。事实是他没事就跑去医院疗养，因为他低保户，有这类特殊资格。他的命是真太好了，她们说，实在是前世修来的福。但是第二年他又中风了。在屋子里，膝下连个人都没有，他是自己打电话叫医院的人来的。他的运气真不错，他又没事了。她们躲在村口那株砍掉不知道已有多少年的大香樟树下谈论，在她们捧着一个大脸盆去溪江里浣洗衣裳时她们正好遇见。她们看见他推着一部小三轮车从马路上挪动走来，就把议论压低些。等他移动到跟前，就又轻巧中不失热切地说，肥汀，你又死哪儿去了。他不说话。他已经到了不想说话，性欲荡然无存的年龄。他戒烟也有三年以上了。那些捕蛇、挖笋、捕鱼、做盆景的岁月就像大水退去或农机厂终究倒闭。她们说最近他连烧酒也忌掉了，惜命也是没错的。她们在说。他大概也是听见了的。

小雪节气后很快就是大雪，江浙丘陵地带的天气一天跟着一天冷起来，一到下午近晚，家家户户在家里下火锅吃。吃过早夜饭，她们

就成群结队去马路上散步游荡，观赏归鸟，聆听流水声，消耗多余脂肪顺便怀念过往放卫星、地富反坏右的光辉岁月。

念念

春天短暂。一年四季中，裴对春天的好感仅次于秋天，以及冬天，而夏天因为潮湿闷热，又要农忙劳作，一向是裴厌烦的季节。宝溪村当地一年四季分明，物候更替标准，只是一天便是一天，无论哪种季节的一天，该怎么度过就怎么度过，没有也无须去分别。

过了春天，裴又认真考虑起哪天去庙里落发的事情来。这是一件过不去的事，感觉难以不了了之。在裴心里，它不是要不要去，而是在哪天去的问题。那会是一个好日子，要是石拱桥边上的那株无花果树开花，那便是依据。

蛋生

一个人不清楚她的过往：从生物性上讲父母是她的过往；也不清楚未来会是怎样的一个她：没有她，未来是会来还没有来。裴思想的东西比未来还远，以及遥远，是未来之后的未来。因此裴并不过度担心她的前世与后世轮回，她就算是今世也不知道如何概括又如何去思想那些有的没的呢？

“人总归是一种无知事物。”裴有一次在村口小店门口那块晒太阳的石板上坐靠在墙壁上（上面印着“少生优生”，以及“野货收购，电话——”这些大字标语广告）跟我讲谈头，缓缓说起，她说，“除开吃喝拉撒睡，便是一生劳苦愁烦。”

裴对她娘没有印象，她是难产的结果。仿佛蛋生。裴有时一个人坐在门槛上或有时在派拉砢头溪滩上洗衣裳，感觉她只是一个人坐在那里休息或只是在反复做洗衣裳这个动作。“这感觉就像一个尼姑老太婆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至少那时光，她是脱离了全部时空的。”裴说。

一个正好合适的坑

这天晴天。

裴特地起了个早，在脖子上挂起佛珠圈，沿溪流往上游快步行走，不一会，来到石拱桥。那株无花果树呢？它不在那里，无。那里明明有一株从她记事起就在的无花果树木，何况今年的大水还没打，还没到发洪水的季节，难道是被人砍了去当柴烧了？她走近查看，那里就算是树桩、树根也没有留下。只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坑，仿佛空。她跳进去试了试，大小正好合适。

没了庙

“是这样的，”姓鲁的内眷对裴解释说，“有一次下雨，我约了村里两个内眷一道去镇上独秀山的庙里烧香，你知道的，我还是更相信那个庙里的菩萨，明显要来得灵一些，我去求平安。结果，要笑死了，那天吭哧吭哧爬到山上，雨伞掉了不说，看到那个庙也没了，光剩下一块空地。我们就奇怪了，老话讲和尚可以跑，怎么寺庙也会无缘无故消失呢。这种事体，就算是天底下也是没有的。”

凡事遵循因果

裴对太过古怪的事，一向不怎么感兴趣。但有时又觉得多少会有些可信的地方，毕竟空穴来风，苍蝇叮有裂缝的蛋，凡事情背后还是得遵循因果关系不是吗。他们说，村井里以前有一支龙，常年盘在那里，冒着冷气。有人怕它跑，搬来石头盖住井口。结果呢，坏事了，这个龙感觉太气闷就从地底下跑了。跑去哪里？跑去隔壁新昌县大佛寺啦。“你们晓得新昌大佛寺里有一个放生池吧，它其实是一只龙眼睛。”肥汀坐在社屋门前的大道地，也是他家门口，喝着一壶旗枪龙井，摆开架势讲起谈头，说，“就是我们村井的龙最后钻到那里。上辈人说，这龙是东海龙王其中一个儿子，为了报恩，跟我

们逃荒一路来到宝溪村。”

猫

他们说猫。猫有九条命，所以通常一个猫死了后，不吃，而是会把它挂到松树枝上。那样它就又升天，再活一遍。

“是同样的命再活一遍，还是活它的第二条命？”裴说。

“什么意思？”肥汀抬头望着裴说。

“我是说，这个猫是有一模一样九条命，还是有九条不一样的命？”裴说。

“什么意思？你这个假尼姑，想在我面前充好佬*？”肥汀仰着头，望着裴说。

(*好佬：厉害角色。)

“我没有意思。肥汀老货，我只想弄弄灵清，你不是猫，何以晓得猫有九条命？”

“还何以，你是要抬我竹杠是不是。”肥汀仰着头，望着裴说，“猫猫九命，这是常识，哪个人会不晓得。”

裴不想跟肥汀空谈，走开了。它去了趟大团门，木匠不在。她就回家烧午饭去了。

升天

竹园另一边的邻居老妇女，她要讲的事情比裴肥汀还来得夸张，可疑，神秘。可疑就是

不可信。而有的事情正是因为可疑，它才要去信，因为它本身就神秘，是普通老百姓无法理解的。

每次，老妇女过来裴这里借针线，或者借一只碗，她总能找到借口，在那张八仙桌边上坐下来，循序渐进劝正在念经的裴转场去皈依她们的菩萨。不是菩萨，老妇女解释说，是神，上帝，耶稣，他可以在水上走路，他被害死三天后，重新活过来，升天去天国了。

戏

春天容易犯困。

春天过去了又回来。

春天土豆发芽，裴去田里埋了一些，去后门山的地里也种了两列，在墙壁角落也插种几个，最后在院门前的小片自留地的那株银杏树下也丢下几个剩下长相不太好的，让它们自生自灭。裴在院子里也种了。土豆是她的主粮之一，也算是她的经济作物，裴常常想，要是在过去旧社会，她会是谁？一个衣食无忧的员外小姐，还是一个被人使唤的丫鬟。还是早早就送去哪里当了谁家的童养媳。还是真的跑去深山老窝，削发成了尼姑。还是跟人私奔，去了上海，唱戏文为生，或沦落为——

这种可能性一定有。比方张长衫，放在以前就是一个当书生的料。到了秋天，他便带着

几斤春饼，乘船上京去赶考，路上碰巧遇见了她在派拉砢头溪滩上洗衣裳，郎才女貌两人相见恨晚，就像戏文里唱的那样，最终结果落得个双双化蝶的下场。

什么戏？

人生如戏。裴有时念佛，也许是太过沉浸的缘故，脑子里头特别活络，缥缈。

要是人生如戏，那她这场是什么戏？她没有登台唱。

她披着华丽戏服，头戴配饰，神情哀怨。而她又坐在台下，翘着脚，磕着瓜子壳一边欣赏。而她此刻又坐在这张八仙桌边上，敲着铜锣，思想起这场凄惨是肯定凄惨的戏文。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人生如戏如人生如戏，翻译过来好像就是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倒拖杨柳

春天，送葬队伍身上披着麻布，腰间栓着麻绳，拖拖拉拉。走在最前头的举着白帆。拖在最后头的矮个子低头在看一本武侠书。唢呐铜锣声摧枯拉朽。炮仗沉闷，独立，在空气中炸开：这无非一场戏。

裴捧着洗脸盆走去派拉砢头，迎头撞见从隔壁村过来的队伍，觉得晦气，连忙避开，退

到机耕路边上，站在那株从溪滩一路长上来的倒拖杨柳树的树枝底下。那些柳树的枝条还没正式发芽，垂在那里，仿佛一道窗门帘子。仿佛撩开它，便可以走进一场戏中。

木匠

木匠走过来，站在裴边上。他一方面过来凑热闹，同时也象征性送一送这位过背的老人。但主要还是过来看他连夜赶工出来的棺材最终效果。两人静静地站在那里等队伍过去，谁也没说话。

等送葬队伍在电厂脚跟那里拐过弯，完全消失在山水间，木匠往裴的洗脸盆丢进一个亮闪闪的磷石头（：荧石，主要成分氟化钙（ CaF_2 ），当地山矿中储备丰富），说，给你个石头玩玩。

裴让木匠用他的爪子把这污东西拿走。木匠讨了个没趣，拿起石头，发力把它抛投到溪水里去。

东西

它有可能是一件什么东西呢？

一块石头？

一本书？

还是一碗饭？

当时，那个尼姑并没有说。她只是和善地问道，东西带来了吗？

这么多年来，裴没有，也不可能忘记尼姑问的这句话。它没有前提，仿佛也没有固定答案。那么，它有可能是一件什么东西呢？裴常常想。她在派拉砢头溪滩上洗衣裳，想起木匠给她的这个矿石。仿佛它便是那件东西。转而想也不对，她们是一群云游尼姑，总不会是来探矿的。

东西，一件感觉不大不小的东西，拿在手里，也可以兜在衣服袋里，它不轻也不重。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线索可以去推理。裴有时想，说不定她们认错人了呢？

那天的整个事件，仿佛一场犯罪交易。

碗

瓷器经用，只是用久了也会显旧。一只高脚碗倒扣在桌子上，碗底刻着一个“裴”字。有一回，他爹、一个遥远的光禄大夫的后代、梦里梦外都做着员外梦、一把屎一把尿独自把她拉扯大，后来有一天下雨去矿山拉砢石头被埋在了洞道里的爹专门请游荡到村里的铜碗匠刻上去的。

那是从过去旧社会留下的一只老碗，也许是清中晚期的东西，地摊货，不值钱。

裴有时一时找不到那座念佛铜铃架子，就

用它凑合。筷子头敲着，音效也不错，但愿，不要紧的，裴想，裴听村里老资格的念佛老太婆讲，念佛念佛，只要心里头诚，念出来的经就真，其它只是走走形式，不讲究的。

真，至关重要。

佛有云：色即是空，空即真。

叙述与抒情

“一只空碗最大的悲哀是空。一只碗，静静的，摆在山顶，朝向天空。一只空碗。下雨，它接水。打雷，它根本不动。飞过的鸟看见了，它们喜欢停落下来饮水。野兽路过，那只能绕行。一只山顶上的空碗静静的，比整座山还静，还要空。风吹过，也不发出任何声音。”

思想汇报

连续斟酌好几个夜晚，裴觉得实在没有要改动的地方，便把它短信给阿强。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收到。收到了，他又云游去了哪里呢。裴靠在床头想，类似的日常思想汇报阿强从不予置喙。

修行总归是一个人的事，阿强常说，你唯一需要面向的对象只是菩萨。不管是灶司菩萨、土地菩萨，大慈大悲南海观世音菩萨，跟他们沟通即可。跟和尚讲没鸟用，和尚也只是混口

饭吃，说不定他们更迷茫呢。

“香火！”屏幕突然亮起，裴翻开短信，是阿强回过来的，写着，“重要的是香火！”

香火的重要性

逻辑很简单，简洁。甚至优美。香火无非钞票纸，是“佛”（此处特指祈祷和修剪过的佛纸），也是人情。也是忠诚的有形表达。也是信仰的物质基础。诸如此类裴心里一向清楚，菩萨需要大量香火供奉，是它们需要用香火保持偶像佛身，免得腐败烂掉，否则，连带它们的真身也会一同倒塌消亡。人，香火，菩萨，希望与承诺，这些混在一起构成稳固的供需关系，而零星散落在深山老林、山岗、溪边的寺庙庵堂，如同一个个农村合作信用社，只是相对更冷清些。

罪过

一大早，裴端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砢头。张长衫一大早便跟在裴屁股后面，他两眼朦朦胧胧，走路劈来冲去，大概在乡村野地里逛了一夜。“要死了，早饭吃过没，快回去睡觉去。”裴说。

张长衫没说话，裴走一步，他跟一步。停下，他也停下，立在那里不动。

“要死了，跟狗一样。跟着我作什么，我去洗衣裳，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说着，捡起石头卵，举在手里要赶他。

还没举起，张长衫就跑开了。

走在机耕路上，裴心里面难免感叹：人这种东西有时真的跟狗没区别，罪过，真是罪过，太罪过了，究竟有什么活头。

苦难与超脱

不可能解脱的苦难。

不可以忘掉的悲伤。

十有八九难免的遗憾。

归根到底无法获得安慰的南无阿弥陀佛。

裴从没在宝溪村这四五十户人家里看见过哪怕一个快活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勉强有，张长衫。但那也是在他脑筋搭牢以后。他似乎忘了很多事。他不记得了。他有时连找他回去吃饭的女儿也懒得认识，要打她。张长衫即使不快活，至少也不痛苦。这大概就是前世修来的福报，裴这么想。

而她自己呢？裴想，现在孤身一个内眷，膝下无子无女，每天还要洗一大盆衣裳。她有时简直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总有那么多衣裳要洗。

镀金归来

阿强，一个早先外地讨饭的，运气（还是缘分？）好，总归继承了西景山上那间小破庙的主持工作，时常下山来弘扬他的佛法，时而又隐遁，像尼姑那样云游四方。都不是，他是进修去了。

仿佛这天是雨季的开始，天上飘着毛毛细雨，阿强从天台国清寺镀金归来，路过宝溪村时，顺便进村拜访几个念佛老太婆。当来到裴这里时，裴正站在板凳上擦门窗玻璃。

是催香火的来了，裴第一感觉。

但不是，阿强一上来便念了一段诗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呢？

“谁惹到你了，阿强师傅？”裴说。

“何处惹尘埃呢？”阿强放下包袱，一屁股坐在无花果树下的那条爬满青苔的石凳上。

阿强的教诲

“不是皈依不皈依的问题，是不能皈依，晓得不晓得？”带着他那江苏淮安一带的口音，阿强尽量用半生半熟的乡村方言讲解道，

“现在这个时候，社会逐渐文明化了，我们佛教里那些个什么拜菩萨求姻缘，求生儿子求发财，祈雨，这些功能统统过时掉了。佛教现

在主要讲究修行，也就是从善积德，平常好让自己良心上好过点。那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轮回超脱的故事只是讲讲的，哪里会有那种件头，哪里会有凡胎真的成佛成仙呢。那都是故事。更何况，我真要是把你头发剃了，象征性让你六根清净，我的庙也收不了你啊，我是和尚庙，不是尼姑庵，和尚尼姑住在一起不是乱套了嘛。变成淫窝了。哪里还能清净修行呢。再再讲，你真要是当了尼姑，你的户口问题怎么办，你算哪里的人，村里还有你祖上传下的田地，山地，竹园，这些东西你舍得放弃？出家不是开玩笑的，日子比你想象的要清苦多了。你要是实在一定要当，就在家里当好了，当个居士，有空到我那里去吃个斋，烧烧香火，挺好的。事情也简单，哪天找个黄道吉日，我来给你开个光，仪式上搞一搞，让村里人晓得晓得。这样一来务农也好，修行也好，两方面都不会耽误。现在外地都流行这样子的。我这次为何缘故那么远去国清寺镀金，你想。还不是去考试，获取资格去了。它们是上级单位。我跟你讲，现在寺庙系统的等级制度严格得来，是不能随随便便乱来的。要是，你想……”

裴静静地听着，坐在八仙桌边，感觉越听越凄凉，感觉世界混沌昏暗一片，就要昏厥过去，便连忙在心里念诵起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雾

裴好几天没进食，喝些水，睡得昏天黑地的，根本懒得去白虎山摘茶叶。就这样过了好几天。一个上午，雾气仍然弥漫，她捧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砢头，碰巧又在机耕路上遇见推着自行车的阿强师傅。车链条断了，跟那串大佛珠圈一起挂在他的脖子上。他停下来，作了揖，说是去一趟供销社买点东西。

裴不想讲客套话，走进雾气中，避开了。有好些事，她一时半会还想不通顺，悟不到。比如同样都是佛门中人，为什么缘故还要区分和尚与尼姑呢？比如雾与悟。

尼姑与降落伞

梯子的用途通常是连接一个远离地面的地方，在物理上。一部梯子可以用来登树，翻墙，或纯粹只是像张长衫那样扛在肩上，整个上午在大团门屋进进出出玩。

梯子就像竖着的桥。木匠说，但是云梯这种东西又不一样。他对关着眼睛嘴里诵念着佛经的裴说，它正好反过来。云梯毕竟是一部从云高头爬下来，爬到地上的一种梯子，要造它，我估计也只能去云上造，这不现实。

裴念经时通常不闲聊，心里想着菩萨，坐

在云上全身冒着紫色冷气的菩萨。

其实也简单，木匠停下歇一会，坐在那根刮了一半树皮的松木上喝茶水，也叹气道，不必一定是梯子，尼姑利用降落伞也可以安全落地，是不是？当然前提是她得是一个尼姑。尼姑。尼姑可不是普通凡胎。尼姑完全不同，她们轻，尼姑总是在天空高头飘来飘去，尼姑她们的历史可能要往上追溯到晋朝，据记载。唉，在过去旧社会，那是穷人家没有办法，才去当尼姑讨饭。

九九八十一遍

叮。裴用筷子头敲了一下铜铃铛，用小剪刀在佛纸上剪出一个菱形缺口。它的方法也简单：

对折那张粗糙土黄的佛纸，在边沿斜着剪一个刀尖的深度，再在对称位置剪一次，一个小三角就脱落了，佛纸摊开后便呈现一个菱形的缺口。而为了美观，还会用蘸着红墨水的香棒头，在两个缺口之间点上一点。

它作什么用场？我好奇，问裴。裴说，计数啊，一场经要念九九八十一遍。

说完，叮的敲一声，又关上眼睛开始念下一遍。

最好的季节

春季梅花凋谢，天气渐暖的上午，裴坐在自家院子里的石凳上，望着院门口那株还没抽叶的无花果树。只是望着，不在想望着什么。

下午也是。

只是在短暂的中午，简简单单去烧了一小碗青菜榨面来垫一垫肚子。她不饿。她在春天总是这样，整个人昏昏沉沉的，仿佛一块石板运行在空气中。一块闷重到足够用来筑地基的石板，灵气全无。也不是生病。她那种身体的反抗薄弱，远远还没到达激烈的程度。这种日子会过去。这正是大批尼姑外出云游的最好季节。

巨响

夜晚，裴睡着了，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个巨大的响声。这响声仿佛从天上来，穿过各家各户的屋顶，撞击在楼板、桌椅板凳上，又迅速被地面完全吸收走。第二天一大早，木匠过来问裴，昨天晚上你听到那声巨响没有，不是打雷，全村人都被惊醒了。裴说不知道啊，昨天晚上她睡得比猪还死，一点感觉也没有。那就好，木匠说，打雷我们是不怕的，后门山岗的那株大松树可以当避雷针，打不到村里。地震也不怕，宝溪村选址是请风水先生看过的，一万年内不

会发生自然灾害，除开洪水，这个东西每年总是要发一两次的，你的墙头是不是要刮点水泥，用不了两包，要不这样好了，我找泥水匠来弄，最多一两个工，不贵。裴问木匠是什么响声。木匠说他也不知道，好像肥汀他们几个分头去山里找了，他们认为可能是天上砸下了什么东西，陨石之类，找到一个就发财了。

小心木匠

裴捧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砢头，路上遇见肥汀垂头丧气，走路也没气力，就问他找到东西没有。

东西？什么东西。肥汀说。

扫把星啊，你们不是去山里头找陨石去了吗。裴说。

乱弹琴！肥汀说，你是不是听木匠讲的，想怂恿我们，怎么可能。他脑子有问题你晓得不晓得。你平常要小心点，别被他免费骗去了。木匠这个人真懒得讲他，寥落一个。

那你作什么去了？裴说。

我吗，想到镇上买点菜式，这个星期准备天天吃火锅。肥汀说。

菜呢，空双手归来的？裴说。

唉，不说了，遇到了一支蛇，死在路边，感觉有点晦气，就归来了。肥汀说。

你可以拿回来放火锅吃呀。裴说。

你这个内眷，我捉蛇是捉蛇，这种事体还是做不出来的。挖了个坑，把它葬掉了。肥汀说。

肥汀不知道，到了夏天，他还是会被蛇咬。

概率，还是报应？

常常在水面走动，总会有时候弄湿鞋子。这是概率。肥汀捉过那么多蛇，浸泡成药酒，有的活剥皮，取胆生吞，肉熬成汤，那可是生灵。造的孽总是要还。裴在溪滩上洗着衣裳，一边思想，有些人作那么多孽，一辈子却活得好好的，还善了终，这又算哪门子报应呢。裴告诫肥汀夏天会被蛇咬，那也只是劝他从善，蛇肉少吃一顿就少吃一顿，大不了多吃点蔬菜萝卜，至少人身体干净些。那时，裴不可能预知，夏天肥汀会被蛇咬。那是概率问题，事情总是在朝大概率的方向发生，顺利转变成尼姑的总归是极少数。

丢东西

裴这样一路思想下来：

这就像丢东西。

她常常在丢东西，不见了。有时是一个鸡毛掸帚、一口碗。时而也有一些想法，想着想着就突然丢了，再也想不起，恍若消失。又或

者梦，随梦随丢，她从不记得。那些丢失的东西仿佛丈夫它们都去哪儿了？云游的尼群最终落脚在哪儿？要是几十年来，她们再没经过派拉佛头（经过了，她总会看见），那就说明往后她们出现的概率也极低。又或许，或许以前她们也没有来过，而那一次纯粹出于一种偶然，裴想，这也太让人伤心。而且，而且那尼姑说的东西又是什么呢？那尼姑是这样问的：东西带来了吗？这说明有一个东西原先是在裴这里的，只是那天去洗衣裳时忘了带去。

是肥皂吗？要是她们想洗手。

裴去派拉佛头洗衣裳，常常忘带肥皂。也不是忘，有时是故意为了节省，她常常能在那里找到别人落下的肥皂。

常常就说明它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而对于一个人，包括尼姑，洗手总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尼姑本身并不是。尼姑云游路过当地，从实际来看纯属偶然。而偶然是概率上根本不会发生，但实际还是发生了。这么一种人的感受。

也许尼姑们又不这样认为，裴想。她们毕竟尼姑。而裴，她自己，离尼姑还很远，以及遥远。裴能感觉到。

她仰起头，长长地看了一会云。

迷信

在过去旧社会。在宝溪村。在裴还没被抛到世上以前。在风光优美的派拉砢头，在那些自然植被错落有序的丘陵山间。在那边茂盛的竹林的摇晃中。在有时春天，溪流回暖，轻风起伏。在云的移动带来的幻觉下。在事实上，或仅仅在一个人心里，有哪些一直在重复？而哪些又只单独发生一次。

为了一口饭

有一对铁匠师徒从隔壁东阳县来。路过村子时，他们向村口小店的老五讨讯，有人要打铁吗？老五说这个他不清楚。师傅说知道了，那就给我们来两个雪饼，两吊老酒。

师徒两人坐在店门口喝酒，有人（裴，捧着一大盆衣裳）路过，问他们愿不愿意打一把柴刀。他们说行。就这样，这两人在大队社屋里砌起一个火炉，叮叮当当的开始打造锄头、菜刀、铁耙这类低端传统农具。那是在裴还没有出家当尼姑的前一年，春天，我的肚子很容易感到饿。我常去社屋玩，站在一旁看光着膀子的师徒们劳作。

人口流动

裴捧着一大盆衣裳走去派拉砢头，在路上，

碰见村上段最边上那户人家的女儿，打扮得干干净净，便打招呼问她这是作什么去。那女儿就说她要去上海唱戏文。

人往高处走，年轻人去外头闯荡，这是对的。裴站在机耕路上想，为什么那些好的神仙菩萨都住在高高的天上，而鬼怪恶魔相反总在阴间地府？裴往寺庙方向望去，完全看不见。那庙在山的背面还要背面的一个山顶上，那儿相对也算高处。

反动

又过了一句，还是在春天，裴坐在院子的石凳上嗑瓜子壳，这天她不想念经，也不想吃中饭，嗑点瓜子壳算了，她计划。隔壁邻所的老妇提着篮子走进来，说你怎么还有空啄瓜子，你家白虎山的茶叶都快长到天上去了，快去。

裴去猪坛屋拿了一个篮子，出门去摘茶叶。

下午摘完两块地的茶叶，回到家，裴又开始嗑起那盘发潮的五香瓜子，听着身背后从社屋传来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叮声轻一点，轻而短促。当声重大而沉闷，那是徒弟的大锤在下大力气。裴就想起，阿强和尚也是师傅，却从没教她什么，除了那句凡事都是空牢牢的，是虚空，是没有尽头的受苦，是无法超脱的贪嗔痴三味毒火，是，终归都是些非常消极颓废的

语气。那些和尚看上去文文静静的，内心里果真有那么反动？裴不敢往深了去想。

象征

一个茶叶贩子找上门来，问裴肯不肯卖掉那蓝子青草叶子。裴就卖给他了。手工制茶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裴从没掌握那门技术：

在一个特制的炒茶灶上烧起柴火，往铁锅涂上一层白蜡油，等它高温冒出烟雾，投入青草叶子，用手快速翻炒杀青：叶子在高温下局部炸裂，发出一种美妙无比的声音。三四成熟后取出散热，等它完全退去火气，重新投入锅中进行干炒，挥发剩余水分的同时进行整形工作。手法不易过重过轻，要恰到好处。最后一步，打磨，抛光。

整个流程下来，合格的话（形制、色泽），最后成品价值会比原料多出大概百分之二三十（撇除柴火、人工、失败率等等）。当地的茶叶微苦，裴不习惯喝，但总归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引申出的意思无非是说，一个人又能超脱到哪里去呢。无论如何，她也只能在六道轮回中。解脱是假象，幻觉，她最多最多能做的，也就一点脱先。而什么是脱先？裴有时脑子灵光，想得清，脱先就是在整个村像一群无头苍蝇那

样瞎忙时，她独自坐在院子里，象征性嗑些瓜子壳。这也是既然身为尼姑，一种隐秘的反动。

不要告诉他们

但村里人大部分不会这样想。他们顶多认为裴是一个五迷三道的寡妇，尽管曾经也是一个健康强壮的劳动力。

可是一旦他们犯了什么毛病，疑难杂症，总也会来找裴把把脉，算一算，治一治。这没什么可谈论，虚伪实在是人的本性，抬头三尺有神灵，他们信，但从没见过不是吗。

村里也只有木匠是例外，从他看裴的眼神就可以知道，他说，不管别人怎么在背后讲闲话，你有一颗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心，我是知道的。裴就警告他，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树皮

在宝溪村人的眼中，裴守寡多年，那种年纪要想再找人一起过日子，难。这是事实，就算村里的大龄独夫对裴基本上也不会有正式的想法。但在村里那些内眷心里，她们多少还是对裴有不放心的地方，裴毕竟也年轻风姿招展过，在她们丈夫心里留下过不灭的印象，后来又逐渐演变成幻想，这也难免。但在菩萨心里呢？它是否知道。同时，她是否想让菩萨知道？

菩萨能知道吗，能一眼看穿她心思？或者统统抛开这些，完全只是在她自己心里呢？她又怎么想自己，如何评估。木匠劝裴说，我们不要去想这种事体，让他们想去好了，树活一张皮，话是这么说，但人活着，难道还为别人活不成，我是一点也不在乎的。不是的，裴说，我为菩萨活。

不矛盾

“为菩萨活也好，为自己活也好，不矛盾。”木匠在八仙桌边上坐下来，在昏暗的电灯下，说，“我跟你讲过多少遍，你自己心里也晓得，小山是不可能回来了。他走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已经跑到那个天涯角落头去了，他传过一个信回来了吗？没有啊。”

“木匠，你还是死了这条心。”裴说，“我把真心话讲给你，免得你浪费时间。我接下来这辈子只为菩萨活。”

“我晓得。可这还是不矛盾啊，你在心里当你的尼姑，日子也正常过，两者并不矛盾。”木匠诚心诚意说。

裴用筷子头把铃铛敲得叮当响，嘴里疾速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陀佛阿弥陀佛阿弥南无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

木匠轻轻备上大门，回家去了。

野菜

有一天，裴和她的跟班张长衫，在割卵琴田畝上捡荠菜。裴就问他说：

长衫，现在没人，你老实跟我讲，你怎么看我这个人？你知道村里人是怎么看我的吗？我自己是知道的。我就是想从你这里印证一下，免得搞错。还有你最近有没有在派拉砢头见到过云游尼姑？看见了记得马上跑来通知我一声，我谢谢你，真的，你老婆是跟谁跑的，你还想得起来吗，是隔壁村的小学体育老师，他们没跑，就住在村里光天化日过日子，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你的前世是一个上京赶考的书生，你带着一包春饼，沿着宝溪江走，汇入剡溪后乘船，水路到绍兴，接着换成骑马，你在路上会遇见一个姓祝的同去赶考的书生，你千万要记得她是男扮女装，你们会有一段孽缘，最后你们殉情了，双双变成了蝴蝶，上次在石道地村社屋里的戏文你去看了没有，唱了这场……等到半夜快结束，他们会上演更苦的戏，用来讨赏头……”

“不知道不知道。我是神经病，怎么会知道。”张长衫眼睛雪亮，在野草中一眼搜到趴贴在地

上的荠菜。他像指挥官那样用手指指点。他们很快挖了一整篮，趁天还没黑，回了村。裴那天晚上想包几个饺子吃。

光

过了几天，裴在派拉砢头的溪滩上洗衣裳。风和日丽，裴远远看见一支尼姑小分队从机耕路尽头朝她这边走来。起初以为是送葬队伍，细看又不像。那真确是一小支迎风招展的尼群，散发着淡紫色光芒，如同神仙菩萨下凡。

水稻种植技术

人类对地理风貌的改观总是缓慢。宝溪村一带的地形大致可划分成七分山林，两分水，一分田地。这一分田地便是对大自然改造的结果。在人类抵达以前，此处只有鸟兽出没。农业的发明使定居成为可能，形成氏族村落（远在前辈们从海宁逃荒到此以前。肥汀说，解放前，在电厂脚跟那里发现过原始人类骨头，稻谷化石等待诸如此类），后来很快就进入了旧社会，再后来，一个上午，裴坐在院子里望着眼前的后门山。也就是说，裴想，眼前这个小小的山坡在古代是这样，在上万年前仍是这样，上万年应该还是这样。那些从山上开垦出的地，

从溪滩上堆起的水田最终都会还原，人也会消失，鸟兽也会愉快地重新返回。所以裴对农耕栽培的兴趣不大，那是卖力气劳动，谈不上兴趣。那无非只是一个过程。所以裴觉得，阿强的徒劳虚空说多少存在一点道理，他看得长远，尽管那也只是人的一种特殊感受，而非动物性，对动物来说，饿了就要去找东西吃，猪吃饱了就睡觉，再没别的事，与水稻种植技术更没什么关系，猪，尚且如此。裴就这么遐想着，磕着瓜子壳，把每一个壳规规整整排列在那本发霉的《水稻种植技术》册子上，一开始是沿着长方形的书边摆上一圈，接着垂直排出两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田”字，稍后在田里播下稻谷子，一个壳一个壳码成堆头，码到无法再往上添为止，像一支寺庙宝塔那样，差不多已经有一扎手那么高。

不是同一批尼姑

那时在有一天，裴在派拉砣头的溪滩上洗衣裳。春天微风吹拂，裴看见小腿上有几处微微凸出的青筋，盘根错节的，明显是静脉曲张的症状。裴不免叹了声气，找了块大石头坐着歇息。从机耕路尽头远远飘来一群尼姑，她抬头便看见了。

尼群路过派拉砣头，没有停下，拐了个弯，

旖旎消失在山水间。

与她在少女时代遇见的那批不同，她们是一批上了年纪的尼姑，仿佛年纪比她还大上一轮。裴叹了口气。她没想过情况会是这样。她完全没有反应，枯坐在石头上，一动没动，好久。

画面

这么多年来，在裴那老早已经固化的幻想中，画面是这样的：

那是在天气很好的一个下午，裴一个人在派拉砢头洗衣裳。阳光和煦，春水渐暖，几个鸭子在浅水处嬉戏，她的心情如周围景色那般别致。一群鲜艳的云游尼姑从机耕路尽头缓缓走来。有的提着花篮，有的手持长须仙帚，说说笑笑，像戏文里演的那样。她们会走很久才到。其实上，裴总是让她们反复从路尽头走来，她们最好永远走不到派拉砢头这边。她们一遍一遍从尽头来，慢慢接近，接着消失，又重新出现在尽头。从心理学角度，也许是裴对太过美好的事物没有做好迎接的准备。又也许那总归只是一种臆想，她不愿让它转化成现实，即便是幻想中的现实，裴不知道。裴只是不断让她们重来，她甚至每次都在特意模糊她们的形象，让尼群每次都有不同的样式，在原先的记忆中叠加不同元素，扭曲她们，同时也必须美化她们。

她终究还是怕。

怕什么？裴不知道。

空荡的派拉砮头

“东西带来了吗？”领头的那个尼姑走下来，问裴。

裴每次思想到这里，便没法再继续。硬想，她就得一把昏厥过去。她每次都想问谁，可又能去问谁呢？在那空荡荡的派拉砮头，裴一个人站在那里，头顶上空就算一朵云，也是没有的。

那始终是一幅残缺、无法补充的画面。

清楚

春天的雨水和别季的雨水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件细腻的事情，裴感觉到了，但不会去细想。同理，幻想中的尼姑和现实尼姑又有多少差别？这个就算裴愿意思，整个下午坐在门槛上不动，她也不可能想清楚。想清楚，就没意思了，裴想。其次，一个人是想清楚后才出家当尼姑呢，还是反过来，为了想清楚才去落发。反正无论怎么样，她至今都没想清楚，当初那个尼姑为什么要这样问她。

这事一点也不重要，裴只是愿意去想。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她们也没特地走下来问。这群老尼姑连看

都没看她，远去，拐了个弯，不清不楚地消失了。

万物复苏

那天后，裴没再去想尼姑的事。春天万物复苏，农忙的季节正在到来，她还有很多积存下来的衣服要抬到派拉砢头去洗。

献词

天空。这是天空，我晓得，知道。我还记得很牢。一片天空。我应该使用这个量词，一片，或一瓣天空。像花瓣那样的一片，一瓣，巨大的一片。一瓣弧形的东西，大概应该是这样，它空，空荡，是没有与不在，与无，是虚空，是谁在说话，什么在沉默？我要站远点，不能凑太近。我是说我，这个人，作者，我是那里的一个人，此刻。这不容易说灵清，也说不清，

我不清不楚，总是这样，遇上季节干燥，我鼻孔会流血。为了方便，就是这样。这是一瓣天空仿佛它永远是，值得去感叹，研究。也不是，我第一次看见它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反应，谁知道。是谁在那里？在空荡的天空中。天空，空荡荡的，它一直在，天空，高于人，气体稀薄，常常有云经过。因此我就是云？那也是乌云。不，我是说天，天空。天空它在那里，并且如何考证它一直是它？我一定记住了但忘了。一个人的脑壳会记得它遇到的所有事物，场景，储藏在脑壳内部，一个松鼠不停往洞里搬东西。是这么一个原理，一个人最好遵循一些原理才不会栽跟头。老话是这么说的。一个人也许是我，作者本人。我会不记得，在那里，或到那个时候。它们是一回事。而那是在什么时候，昨天？后天，还是大大后天，我现在完全抬不起自己。我那时会陷在一把轮椅上。一把椅子上，就是那里。一把椅子。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不可能是我以外的另一个人，也没有替身。那么是他。不，是我。应当是。我是一个不是我的我。我不是，有时。我不是一种特指现象，好吧，我不想絮叨这些，那些，我默认沉默，就像一个早起的禅师什么的，应该是这样，我对我，是这样的，不，我看得见。我老了。时候一到就会那样，一头鸬鹚，沉在潭底发呆的一头鸬鹚，

它去那里做什么，完成最后一个动作？一些水草在周围晃动，禅师想。无非这般。很近，甚至伸出手就可以触碰到我的脑壳，抹掉嘴角上快风干的泡沫。都是我，同一个我，要是情况足够理想，我睡着了，也许。我在想。老年人，或一个没有力气的残废用的那种行动辅助设备我在那里，它在结构上（比起一部老式自行车）稍显复杂，但轻便，随时可以散架。一把椅子。换种说法是轮椅什么的。至少他们是这样想的，轻便。或一种归宿，某一种，谁知道。好好待在这里别动，多吸收光线照射，他们告诉我。是的，看不见的紫外线是好东西，有利于补钙。我还没有荒废知识。人有大量类似这样的知识。右手拿筷子吃饭表示尊敬长辈。天空出现豆腐状云说明明天可能下雨。冬天过后春天会到来。总是这样。不要跟寡妇来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当地宝溪村，轻易就能想起这些，我想是这样的，知识不会变旧，老经验一直管用。我现在提前在帮我想，做足准备，用来好好度过又一个冬天，或末日，我的末日，一点剩余的余光，漫长而曲折，我现在不在那儿，在一个走廊上，那个光线充足或漏光的走廊，还没到时间而一天很快会过去，四季迅速轮回，有或无，我暂时懒得动，哪儿也不想去。走廊的墙面夹角处有燕子窝，我主要关注这件事。我得先记上一

笔，在这里，此刻，回到此刻。可以不停回到此刻是一件可能的事，是吗。或难道不是总是在此刻？一个此刻的人。一个人我不停回到此刻才是我所在。除非我在任何地方或统统只是路过，这便是我沉默的原因？或就在此时此地，此刻，以及哪儿？用不着担心，我必定会想起这些，那些。我尚存记忆，这些，那些，多多少少还剩余一点残渣，骨头，碎屑什么的。我不能也难以忘掉。我数着手指头，十根，一半的手指头，十根的一半，我教过小学数学。一只手通常有五根手指头，现在，我只能用眼睛去数，我有一只手扳不动它。它废了。它的五根，一根不缺，完整的一个手的手指头全都缩成了圈，怎么也扳不开的一只鸡爪。一只好鸡爪，很自然，自然就这样了，对此我有过后悔吗。我不是说坎坷，但依照我曲折的一生来说，来到这种状况实属正常。一切都正常。否则它怎么叫一切呢。它大，一切，包括发生过与未发生但一定会发生的一切，这个词，我一般到二年级学期才教，讲解给学生们听。嗜好而已，非得把一个词的意思弄弄清楚，什么是锄头。一件农耕工具。你们是不是想一辈子扛锄头。我威胁他们。他们嘴角还流淌着口水，吐着泡沫！可那也是出于一种善意不是吗。我自认为我人不坏，不是坏人。这很难，成为一个坏人。

我跟所有人认为自己是好人一样。我认为这是一种得体的教育方法。也许它要在下半学期，春天那会儿我才会教这些。我想应该有所记录。我没有，春天田地里的活太多，忙不过来，那时时代还没开放。哪个时代？我碰上过太多时代。也许比我手指数目还多。年轻时，我还放过牛。看牛，一个意思。我在还没去学堂求学前是一个看牛佬，我还记得。时代滚滚，一切都过去了，统一来到现在。现在，我记录。我可以记录了。这大概是一篇献词什么的，对于我。对我的记录，献给裴。我有足够日子来考虑这个事情：它是什么？我又在做什么，诸如此类为了让自己没那么闲，无聊，无知。我也可以这么认为，人毕竟是无聊的，无聊的运动，打仗，消灭这些那些。无聊。一个问题是，这些天我想我在那时会偶尔想起天空为什么那么空？不是吗。它并不是一个疑问，我确定，我得老老实实向屁股下的这部轮椅保证。更正确或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一句肯定式感叹：天空怎么会那么空呢。我要是借用村子里的口音，乡音说这话，它的意味就最明确不过了。它确实是在感叹。至于感叹背后有些什么，是否是它们促使这样的感叹，而感叹又是一件什么事，一个人好好地为何会突然叹气，这些我恐怕不得而知。我想必已忘记。况且在感叹个什么鸟？

我问谁。谁会知道。那只能是我的事，我的某种感叹它一定有道理我知道。也许有利于消化食物，我吃得很少，在任何时候都是，几口米饭落肚也会想着吐掉。这让裴很不满意，她恨我。不，这个稍后再说。我的意思是，我几乎不吃东西。不想吃。身体也包含大量碳水化合物不是吗。那个比率是多少来着？水分比率。忘了。我从没教过生物、地理这些。音乐，语文和数学，我有时会打打篮球。嗯，不像。我想起摔跤。非常薄的一点记忆残留，跟雾似的，但干净没有杂质。雾是一种奇怪的东西。雾是无限的。雾与悟。悔悟，顿悟。反正就那么个意思。那么，也许仅仅是天空本身的缘故。回到我此刻。我又在想，它为什么不是由一个铝勺子所引发的一句感叹呢。这是有可能的，或一个绕着勺子盘旋飞舞的苍蝇，用它们当钓饵。但我估计我从没对一个吃饭的勺子有感而发，还有那么多事我注意不过来，忘不过来，我有时认为忘记实在也是一件麻烦需要大量技术的事。事体，一般应该会用这个词语。我有时当然一整天没有事体。我坐在这个辅助设备上，耗着，对耗，我的对象是谁？暂时不管它们。而它是为我特地准备的。是我的儿子们替我着想，人到了年纪该接受就得接受他们说。不知道是其中哪个，他们远，不在附近。我那时会稍微转

过头，让脑袋与肩膀大约成一个锐角，一面围墙，很高，与一层房子的高度齐平，只是围墙，我想不起建它时何以要造那么高，我斜着脑袋望向这堵围墙时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锐角。我也许只是想在那里建一道篱笆，院子里可以种种蔬菜，尿是很好的一种天然肥料。我想那不会是我的想法。反正我已经回到了这里，所谓落叶归根。或浪子回头也罢。都行。讲得好像我跟一株树木似的，形同枯槁。要注意它的音节分布。实际上也差不了多少，那么情感上呢，我问谁。要是我不问自己问题，我就要问谁。我必须问一个谁而不是我。这很麻烦，我已经不说话了。懒得说。也不愿意，我猜。毕竟没什么可说的，随它去。这可能是我近期常说的一句，随它去。一天一遍，两遍，不会更多。或者无论怎么说，我都是故意的。但这不是沉默。也许是说话功能在退化，它由脑子里的其中一小片区域管辖，长年累月下来它可能已经受到损害，要如何推断这个？说话是一件累人的事。我闭上眼睛，休息一会，我需要随时休息。我可以随时休息。让脑子怠速缓慢流动。那是一个灰白的脑子，一团雾气，我现在在脑子里想我的脑子的情况，或去看见一种形状。我是怎么看见的，像一个无底洞。我如何看见脑子在思想？我下潜，那里什么都没有。我在那里待了一会，感觉有那

么点气闷。反正大体上是这么一回事体，医生没有详细说明。他们只说这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事情已经这样了，不可能恢复如初，很常见的诸如此类说辞。年头太远，我大概会不记得这些。太好了不是吗，我终于想不起这些那些，到头来漏掉大部分东西，一个舀黄酒用的漏斗，一件塑料制品，是淡蓝色的我记得，它一定不在这个屋子里了，我现在从走廊这里以轮椅的高度看去，向外看去，看看屋子外头。这个围墙挡住了大部分视线，至少有一半。这很难计算。人有想象的基本能力，我知道我在一个村子的这个屋子里。这是一个被山丘和一条溪流包围的村子，三百年前，这里荒芜一人，只有野兽出没，先祖们从海边逃难来到这里，开荒种地，应该是这样，三百年，即使慢慢算起来，一个人最长命也只有它的三分之一，他们前前后后挖了三十六口井。有些是历史，有些是传说，它们在那里，很快，它们便不会在那里，年轻人会不记得它的故事，我也已经忘了它们并迅速来到这里，没有悲哀，高高的一道围墙让我觉得安全，越过它，还可以看到后门山的山顶部分。那株老松树不见了。树这种东西在那里就是在那里，不会跑，终生沉默。到现在为止我还没说过一句话。裴，我喊她。把道地里的这个，这个，这根，我在努力使用一个祈使句。

是这样的，这需要我用手或脑袋一起配合，一起努力指向那个东西。那根什么东西，让我想想。我要让脑子快速旋转起来，也许我就会恍然大悟。那是一根柴棍！我终于记起。唉，我叹气道，柴棍，柴棍给捡起来。喏。喏就是你看的意思，一种强调。喏，天空要落雨了。快点，我命令道。裴没说话，拖着脚慢吞吞走过来，她不说话。她的腿脚有严重静脉曲张问题。她的两只腿脚上的静脉鼓涨得像一支支龙那样盘根交错在一起可她还在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她不说话大概是她心里有怨气。这不能怨她。她一有怨气就开始念经，默念。我是知道的，骗不了我。但我也不能埋怨她。没有人规定一个人不能念佛。天底下没有这样的规定。尽管念佛听着让人烦躁，但想念就念吧，反正没什么鸟用。反正我不念。不信那套东西，我只是不想说话，在心里也不说。那是我在一天当中说的唯一一句话，也许在昨天。哪天是昨天？反正今天还没说。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以上这些话是谁说的？是我吗。不是。我拒绝，拒绝是。我保持不说话，沉默。那是一个叫我的沉默的我是吗？它是否可以确实存在。我有些怀疑。而它总是不发出声音，嘴巴吐着泡沫，那是它的消遣活动。并且他是人？只有人会对着一种空寂讲话，听听那种回音。不是的，那里根本

没有回声。一种能吸收声音的野兽，这么说也不对，过于文学。我隐约也只有在年轻时还有这种活动，严肃地去写作，我现在是一个婴儿。一个孤儿，要是我想这么安慰自己。天空下的一个孤儿，它简直是一个比喻。设身处地想一想，我并不喜欢这个游戏，它太远离现实，世界，这么说吧，世界，它不在世界中，不是其中的一小块东西，那它是什么，一种沉淀物？要下雨了吗。没有回声告诉我那是什么，没有。我没有在指任何事物。这些文字没有指向那片荒芜的空寂，或空寂般的荒芜，这没有语法错误，它们是一回事，事体，事情，它已经不是事物，这样一想就好多了，我应该能更稳定，更牢地陷坐在这把交通工具上，它其实就是一把移动工具，而远非一把椅子，这由轮子的功能决定。我要理解这一点。趁这会儿还来得及，我有必要帮我去理解这些那些，做上记号，那种只有我知道的特殊标记。我会忘吗，会。但用不着担心，我最终会想起来，也许。事情总归没那么简单，顺利，好不容易忘掉的事也会有想起的时候，这是一个钢棕热水瓶，我昨天看着它，研究老半天，可以说是整个上午，它一定有一个名称。万事万物有其名称。我都已经快要放弃了，好在灵光闪现。我没忘。我睡得很好，昨晚。身体没有任何疼痛，或后背瘙痒。

也许是季节在循环，老实说，这种事体没法深入分析。实在有些麻烦。我有时斜着脑袋，视线跨过高高的围墙，越过门前自留地上的那株柚子树的树冠。它那几根最高的树枝光秃秃的，是在哪个冬天冻伤导致，大致上不会错，好在它还是活过来了。可能是这种树经活。我忘了小屋道地里的那株柚子树，它是我亲手栽下的。有半个世纪了，也许不至。它还在那里吗。无论如何，树是一种一直在那里的东西，现在，看着天空。今天的天空很好，晴朗无云，青蓝色，但为什么如此空。也许我不该这么想，此刻。我到了那会儿也许忘了什么是空。一种感觉，也不是没有，不是吗？空。空牢牢，或只是坎坷，我在哪里？空，或坎坷途中的一部分。或原来那地方有一个东西，拿走后，它便空了。那么只是忘记呢，那里还空吗。那里还是那里吗，又是在哪里？这是不是一个游戏，一个梦，到哪里了。都不是，我看见两个燕子终于一前一后飞回屋来，这让我放心了许多。可大门口为什么站着一条狗，那根支门用的棍子呢，不会是裴把它当柴烧了吧。我要喊她过来当面对质这个情况，事情只能这样解决，用一根教鞭打手掌这种老办法行不通了，岂有此理。但现在，我不想说话，不想从喉咙发出声音，也发不出，那太吵闹，最好像婴儿那样安静。我忘了。

我从没想起我在婴儿期的样子，现在，我已经度过曲折而漫长的一生，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那些事，它们在那里，幸运的是我大概忘差不多了。我在尽量忘记它们，但凡出现一点苗头就熄灭它们。

木匠
The Carpenter

世界在开始以前一片混沌。世界在开始以后混沌死去。混沌成为世界，开始新的混沌。

我们的眼用来看，世界，或混沌。正如我们的耳用来听，鸟鸣或雷声，天籁与沉默。我们听见我们在说话。

我们的手用来建造房子，用它把我们与世界，或混沌隔开。夜晚，我们睡觉。

那个每天去派拉砮头溪滩上洗衣裳的人，我们每天都在看见她念佛，吃饭，叹气，在村子里走动。我们知道。即使我们这天没有看见她端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砮头，没有出现在大团门念佛经，我们也知道她不会走远。庙就在不远的山顶，天黑前，她通常会回来。我们在这里谈论她的事迹，因为这会让我们感到暂时的愉快。

无花果

裴跟我们说，她的归宿是成为一个尼姑。日子快到了，她能感觉到那种召唤。昨晚，她又做了同样的梦，只是一大早醒来，她就什么都忘了。裴捧着一大盆衣裳走去派拉砢头，走到村口，她停下叹气。村里路过的人问她，你哪儿不舒服吗，要不要去卫生所看一看。裴说不要紧，随后问道：石拱桥的那株无花果树开花了没有？

那天是一个晴天。裴捧着洗脸盆从村口走出去，走在机耕路上。天黑了，她才一个人黑乎乎地回到村里。

木匠说起裴的踪迹

木匠坐在大团门的堂前休息，喝茶水也看着飘落的细雨。村里一个念佛老太婆过来讨讯，问裴去哪里了，她不在家，讲好了今天要一起念一场经。

木匠自己也不清楚，随口说她到镇上办信用卡去了。

实际上木匠上午在机耕路上碰见过裴。她躲着一把雨伞，不长的头发还特地盘了一个发髻。木匠追上去，问她去哪儿，裴就说反正没什么事体，去庙里烧一烧香。木匠想要陪她一道去，被拒绝了。

回到大团门后，木匠就开始生闷气。宝溪村前前后后三百年，从没听说过和尚尼姑道士这等人物，她这又是何苦呢。

木匠哪里知道，成为尼姑实在是裴的宿命。

尼姑史

历史记载事物的发展过程。尼姑的历史最早可能要追溯至东晋朝，那会儿佛道盛行，出家极为便利。

“至于一个人为什么出家，总是有各式各样的缘由，祈求自我解脱，抑或普度众生，总之人是动物，一个人无缘无故就不会产生驱动力。凡事都得符合供需关系。尼姑总是轻飘飘的，她们放下浊世中的一切，七情六欲之类，从人重新蜕变成另一物种。这等吸引力，对一个男人主导型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致命的，是唯一可能抵达的至高追求。可那是在过去旧社会。”木匠对裴说，

“其实女人要比你们想的伟大。从繁殖遗传角度，一个男人有一半是女人，而女人是女人的全部，这个世界原本就是女人的，男人可怜兮兮的，就像这把斧头，这把刨，这条板凳，只是你们的工具、苦力而已，你们何苦还要追求当超世尼姑呢。”

裴拿起筷子头，把铜铃铛敲得当当响，嘴

里疾速念着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道口诀。引得天井道地里的那几只鹅难以安稳，叫嚷着走来走去。

还没到落发的季节

雨天过后，是晴天。

这天是一个晴天。

这天又是哪天呢？或许到了惊蛰，村子里隐约有一丝动乱的感觉，宽广而稀薄的雷声从远处天空中时而传来。

裴走出村口，去寺庙落发。屁股后头跟着那个原先裴家的佃农，后来逐渐演变成乡村疯子的张长衫，他也跟着去玩。两人沿宝溪江一直往上游走，来到溪流交汇处，走下机耕路，走上那座独立的山坡，很快便来到山顶。寺庙小。唯一主持日常事务的和尚师傅不在，看了看贴在门上的告示，那是外出云游去了。

“我就感觉不是好日子。”裴说，“石拱桥边上的那株无花果树没长出树叶，看来时辰还没到。”

裴让张长衫去找来一些重些的石头，围住那袋他们带来当香火的土豆。这样可以防止它们不会被野兽拖去吃掉。

木匠的议论

木匠和几个无事的内眷在大团门堂前谈天，身后是一具快要完工的松木棺材，剩下的交给漆匠就行了。木匠说：

“什么是削发为尼。为什么一定要剃去头发才能当尼姑？这是形式主义。是仪式。是为了分出区别。尼姑是尼姑，不是普通人。实际上，尼姑仍旧是凡人，俗胎。尼姑不尼姑，不能光看她打扮，要心里头是尼姑才是真尼姑，是不是这个道理。”

她们中一个人就跳出来，说：“木匠，你不就是想说裴是假尼姑吗，那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说，有什么好处。你摸摸自己良心。有什么好处，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没有说裴是假尼姑。”木匠反驳说，“我根本没说她尼姑不尼姑。不管尼姑，还是假尼姑，我这个人只说事实。”

“那就是了。假尼姑能治病吗。要我说，独秀山的菩萨都没她那么灵。”那人说。

那人说的是有一次，裴在派拉砢头洗衣裳，她把一只手掌搭在正在溪滩上犯癫的张长衫的脑门上。就这么轻轻一碰，念了一句什么口诀，张长衫就正常了，像一头牛那样安静下来。后来他再也没发疯。这件事迹，全村人都是知道的，可以作见证。

人人都知道

宝溪村的裴家人出了一个活菩萨，包治百病。这个消息很快在乡里传开，附近十里八村的人来到派拉砢头的溪滩上，希望裴能治他们那些疑难杂症，什么这痛那痛、静脉曲张、头上长角，脚下长鸡眼，哪怕天生残废、失明的，都一道赶来，队伍沿着溪流排了好几个转弯也不见完。

裴告诉他们，她不是菩萨，也不是郎中先生。她不会治病。病是你们自己想象的，你们相信自己没病，那样很快就会好起来。

裴一一给他们作法。

就这样，残疾的好了，弯腰驼背的身体变直了，失明的眼睛重新点亮了，不孕的妇女不到第二年春天就产下了孩子等等，大家满意地回家去了。

这些事迹，整个乡村的人亲眼所见，都是真的。就连一向推崇自然哲学的木匠，也觉得不可思议。

族谱

裴家族谱上写得清清爽爽，上代人里有光禄大夫、御前待招、指挥使，唯独没有医生、江湖郎中、神棍之类的记载，而且到了他爹这

一代，已经没落到家中只剩两三亩田地的地步（那还是在旧社会的时光。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每个农民户口只能平均分到七分水田），怎么到她这里突然就冒出了人物来，实在稀奇。

凡事不会无缘无故，他们回忆说，裴出生那天，她家的鸡窝里下了一个巨蛋。足足有一只碗口那么大。他们看到了便觉得实在稀奇，纷纷议论说，这么大的体型，那只可能是天上龙下的蛋，它们夜晚游行路过，一不小心漏了下来。

这可是吉兆。他们说，裴家这是要重新飞黄腾达。那些能攀上裴家血脉的人，心里个个觉得高兴。而其他人，慢慢也就淡忘了这事。

蛋的含义

木匠如是说：

在世界（阿弥陀佛）产生以前，只有混沌。这混沌像一个没有边界的蛋。一个声音说，开始吧。便有了世界。所有东西，鸡鸭、鹅、飞鸟、树木、大海和天空，一切的一切涌现到世界上，还有人也是。这其中，人的任务是回忆这个蛋。

念给谁听？

第二天，木匠，其实他在外面当学徒的那

些年偷偷跑去学了塑泥菩萨和蘑菇栽培技术，同村里几个无事的内眷在大团门堂前谈天说地，他说，正要说，便看见裴从大门口走进来，直接穿过天井的道地，走到堂前，把念佛的家伙什放在那张八仙桌子上：一只香炉，一个小木架（挂着一只铜铃铛），一根筷子，以及一把香火与其它杂物都装在一个竹篮子里。裴说，开始吧。

那几个等她好久的念佛老太婆就动动嘴巴，开念起来。原本还闹热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肃穆迷信，甚至颇为冷漠，无情，超世，恍惚等等木匠觉得，那总归是一种说不上混合感，仿佛这几个念佛的把他的工作场地完全霸占，改成了佛堂，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有口无心念着，完全是一种惯性。她们这是念给谁听，给谁看！

裴点上一支香，插进香炉。那是计时用的，烧完一支，她们要休息一会，喝口水，或去一趟东施头（茅房）。

木匠见裴在，便不说话。他说，不说了，要做活了。说完，开始刮铲那根松树木头的皮，这些天他要给大队社屋换一块门板。那几个内眷也各自回家去了。

天生尼姑

第二天，木匠和村里几个内眷在大团门堂前，他的干活场地，讲谈头。裴和念佛老太婆一个都还没到。他们谈得热闹。木匠反驳她们说：

尼姑是天生的，还是天生就是尼姑，这个同样也要看她们的悟性，灵气。它就像学一门手艺，有的人无论学多少年头，他还是不懂。有的一上手就通。这就叫悟性，或者讲天赋，这就是尼姑和念佛老太婆的区别，你们内眷是不懂的。

内眷中有一个就跳出来反驳：木匠，你讲的哪个会不晓得。哪个女人有学过生孩子，还不是一上床，就生了。这种事体还用得着悟？

不过，这个内眷又说，你要是说奇怪，也还是有些奇怪，裴从小就学尼姑样，独来独往，三天两头到后门山毛竹园去唱戏文，脸上涂得跟鬼一样，她这是入迷了，也可能她前世是个唱戏文的。

内眷中的另一个跳出来讲：是不是唱戏文的不知道，我倒是也想跟她学一学念佛念菩萨，自己念，省得买经，一年到头几个节次，也要用掉不少钞票，唉。

木匠说：那倒不必要，念佛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用不着学，关键是信，心要诚。否则念了也是白念，念出来的是假经。

裴告诉肥汀要放生积德

木匠跟她们几个谈得起劲，村里的捕蛇佬肥汀提着一只尿素袋走进大团门，说，你们谁要吃蛇，胆我要自己生吞，肉就给你们红烧，让你们家老公补一补。

内眷中的一个就说：死肥汀老货，你腻心不腻心，谁会吃蛇，前世也不要吃。

肥汀走出大团门，碰见捧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砢头的裴。裴就对他说，裴肥汀，你还是把它们放生归山，多积德，要不这个夏天你会被蛇咬。

肥汀不听，他把蛇拿去泡在烧酒里。

云梯不是梯子

第二天飘着毛毛雨，木匠独自在堂前干活。裴扛着一段松树木头走进大团门。这段木头，木匠一见就认识，来自割卵琴山的一株老松树，有些年头了。这树是属于裴家的，这点没问题。裴让木匠做一部云梯，她要用它爬到云上去。并告诉他不用担心木料不够，她家山上多的是。

云梯，并不是普通梯子。它有多宽，多高？甚至云梯并不是梯子的一种。

木匠就纳闷，裴究竟要他做什么呢？

《云梯：木匠的诗》

梯子不能决定云的高度。
云高远，要顺着梯子爬到云上，
要追上云，与云一起消失！
消失后，一部梯子
立在那里，在稀薄的空气中
一部加长梯子，
一部云梯！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在收复大部分失地以及额外侵占
一些没什么鸟用的岛屿后，
 昔日王朝的荣耀终于得以恢复，
他也逐渐演化成了一个
酷爱吸食鸦片的昏君。

诗可解惑，亦可抒怀。诗与思，思念，思想，
木匠写作此诗用去了一整个春天，仿佛整个春
天都是他的。仿佛整个春天都被裴的阴影笼罩，
那里蕴含着一种高度，神秘而缥缈，一部非实
际的云梯，她是。木匠也愿意被笼罩。

木匠每天

木匠每天坐在堂前。饮水，吃饭，有时看雨。

有人去山里砍来木头，一定要请他做一套五斗柜或板凳也行，他只是让他们把木头堆在那儿，一概没有心思。木匠堂前堆着大堆各种上好的木头，他每天坐在那里。饮水、捧着一碗饭菜，要是下雨，索性停下看雨。裴有时扛来一段木头，她要一部云梯！要爬到云上去！木匠没理她。裴在村里是这样一种人，她不去当尼姑可惜了，大家都这么说。

裴说：木匠，你不是木匠吗，造一部云梯出来。

木匠哪里知道，云梯并不一种实际的梯子。

裴过几天又扛着同一根木头来堂前说，木匠，你什么都懂，那就造一部云梯出来。

木匠知道，这是裴在生闷气。生谁的气，木匠无从知道。云梯是一种想象中能搭到云上去的梯子。

木匠每天准时坐在堂前。喝水，看雨，吃饭，等裴来念经，他已经很久没做过一件东西。裴有时二三月，碰上好日子，扛着同一段木头来到大团门说，木匠，日子快到了，云梯呢。

云梯，是一种可以顺着它爬到云上去的梯子。每天，木匠坐在堂前。有时雨天，也不饮水，也忘了吃饭、说话，他只是安静地坐着。他有时看见裴捧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砢头，没有走进大团门，她可能忘了。木匠有时连续几天没

有看见裴从大团门路过，难道她的衣裳都洗完
了吗，还是去庙里烧香去了。木匠不知道，他
有些头昏，视力衰退，如同漂浮在五十里云雾
中。木匠每天坐在堂前饮些水。碰上那天下雨，
便想起去接点天落水，打磨抛光那些快要发霉
的工具。

一根火柴

惊蛰过后的一天，一群云游尼姑来到村里，
化缘，也借水喝。木匠指点她们去村里的水井
打水，那里有公用的打水桶。肥汀听说有尼姑
进村，特地从大道地赶过来，截住她们。

尼姑们没化到缘，也没喝上水，她们走了。

走前，一个尼姑问木匠，你们村是不是叫
宝溪村，以前叫溪口村。

木匠回忆说没错，在旧社会时光，我们村
就叫溪口。

尼姑又问，村里是不是有人姓裴？

木匠说，那个拦你们，不让你们喝水的人
就姓裴，我们村一半人家都姓裴。

尼姑说，那不是他。

说着，尼姑从包袱里掏出一件东西，用蓝
色的卡其布包着，一层层打开，出现一根自来
火火柴。麻烦你把这东西交给那个人，尼姑作
了一个揖，说。

说完，没继续化缘，也没喝水，尼姑们安安静静离开了。

遗憾的一天

等尼姑走后，木匠质问肥汀，你怎么不让她们喝水，就算是看见一头牛喝口，也要引它到溪江里去，你这人怎么没有良知。

肥汀嘲笑木匠说，这个你就不懂了，要是让尼姑道士喝我们村的井水，村子会败掉。

木匠懒得跟这种无赖理论，走去寻裴，裴不在家。又走去派拉砮头张望，空荡的派拉砮头一个人也没有。那些尼姑正走在机耕路上，说说笑笑，欣赏着本地风光，不一会儿，在电厂脚跟拐了个弯，消失在山水间。

木匠后来回想，那也许是裴一生中最遗憾的一天。

裴说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

夜里，木匠来裴家里。裴已经吃过夜饭，坐在八仙桌边上做针线活。厨房昏暗的灯光下，木匠仿佛想起裴在田畈里干活的样子，坐在田埂上休息的模样，一个人在中午山上流着汗水在一株松下睡着时的景象，他想得出神，呆呆地杵在那里。裴说，你又无缘无故来做什么，木匠？

木匠说，我来看一看水缸，我去提一些来。

裴说，不用了，是满的。

木匠说，那我明天再过来看看。

裴说，不要无缘无故到寡妇家里去，就像这个针孔，一根线穿不过去就是穿不过去。我这个人心眼小，听不得别人讲闲话，还要请你多体谅。

木匠说，那我明天再过来。

信物

不要点燃这根火柴！那天，尼姑特地强调这一点，木匠没忘。尼姑说，把它交给那个人。谁是那个人？村里姓裴的，与尼姑有千丝万缕关系的，那只能是裴。

这是一个信物。

或一种信号，一条谜语。夜里，木匠来到裴家里，放下这根火柴，他就走了。临走前，木匠对裴说，我去派拉砢头找你了，你不在。那个尼姑让我转告你，千万不要点燃这根火柴棍。

裴说，我知道。

裴知道什么？木匠走回家，一路上在想这件事，什么也没想到。他只记得裴放下针线，对着昏暗的灯光自言自语说，天底下总归没有无缘无故的事体，你早点回去睡觉吧。这让木匠更有些想不通。

一个旧社会鸟蛋

这就像有一天，天空阴晴不定，忽明忽暗，裴在大团门堂前念佛，剪着佛纸。一个隔壁村的女人特地找上门，向裴打听哪里可以出家当尼姑。

其实附近有不少寺庙庵堂，论名气，镇边上独秀山的寺院香火就很旺，而最出名的当然是隔壁新昌县的大佛寺，更正宗，只是不知道收不收女弟子。那女人这么问，大概有别的目的。木匠认识她是隔壁村的寡妇，常年在溪滩上晒榨面，守寡年头比裴还要来得久。

裴掐灭香火，问她：东西带来了吗？

那女人拿出一个包袱，解开那块卡其布，里面一层一层还有些干草，当中裹着一个旧社会时期留下的鸟蛋。

裴收下这个蛋，告诉那个女人哪里哪里都可以的，都很便利。

迷茫

木匠隐隐觉得，乡村里的这个佛教系统仿佛一个地下组织，有许多事情暗绰绰的，神秘兮兮，他一时根本看不灵清。

她们究竟想干嘛？

木匠清楚地记得这件事迹，是那个寡妇带

来的蛋，颜色发红，壳上还有花纹，明显不是普通的家禽蛋。

怀疑工具

春天，木匠有时一个人坐在堂前，在心里默想：

这明显是一把斧头。一把比随便一把什么尺子具备更少怀疑量的已设定好杠杆和支点的力学构造物，它比一把尺子更值得信赖的原因是历史造成的，或也许是出于某些古怪的直觉，或一种个人习惯。一把斧头。

想起它时，木匠把它握在手上，玩。不像在平时使用它，他从不想起这把斧头。也不会消耗知识去评论它，去怀疑怀疑这件事本身的在逻辑上是否成立。

木匠从不怀疑裴的归宿是尼姑，木匠从来都知道。木匠知道苍蝇不叮没有缝的蛋，有孔的地方总会漏风，而路上有一个坑，路过的人总会跳下去试试，有时正好合适。凡事都是徒劳，虚空，他从来知道。皆一场交易，木匠从不怀疑这点。木匠每天坐在堂前，看见裴捧着一大盆衣裳路过大团门，他总在想起这些他从来都知道无需怀疑的教诲或只是一点感叹。一个村级尼姑，她每天真有那么多衣裳要洗吗。木匠怀疑。

木匠哪里知道，每天，裴捧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砢头，只是去那里等云游尼姑。但她们不会再来，木匠清楚知道。消失的尼群不会再次返回。裴已经实际错过了那一天。那个尼姑曾清楚告诉木匠，她们不会再来了，一定要让那人保管好这根火柴棍，切记，尼姑说。裴真的知道？裴实际错过了那一天。她自己也知道。

只可惜又有什么办法，那便是裴的宿命。这件事木匠不说清楚，裴是不会回头的。裴总归不懂得回头是岸的原理。而这恰好是宿命之所以是宿命的一种解释。态度决定一切。

裴的故事

在我们甘霖镇毫石乡的宝溪村，裴住在靠近后门山最边上的那一栋房子。旁边有一个竹园和一口水塘。裴一直住在那里。裴的丈夫是有一年从外地入赘到此的，过了些年便消失了。裴比他大两岁。他们没有生育。裴家在以前旧社会在割乱琴畝还有三四亩良田，后来流行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她家便只分到七分水田。就她一个户口的份额。她爹，曾经的裴员外过辈了，在一次去砢石矿拉石头被埋在洞道内，这样裴家就只分到她一个人的那七分田。裴觉得种田是一件苦事，她不喜欢。裴喜欢下雨天坐在屋子里念佛。她总是这样，裴从小就

不怎么喜欢下雨，她喜欢去后门山竹林里唱戏文。这事全村人都是知道的，他们觉得这女孩儿奇怪，也许前世就是个唱戏的，或深山尼姑。村里看见的人感叹，接着他们便各自忙活去。在当地，四季分明，下雨是很常见的天气现象。裴不喜欢下雨，在雨天，裴一般不出门。裴的丈夫小山，刚到宝溪村时人很勤力，不是到山上砍柴就是到溪江里捉鱼，他有一支鸟铳，后来被乡人武部的人收走了。再后来，裴三十二岁，丈夫有一天就这么失了踪，留下一张字条解释说，云游去了，不用等他。裴从来没打开过那张留在厨房八仙桌上的字条。她把它丢进灶堂，烧了。裴清楚知道，她的丈夫小山这一去不会再回来，就像一场雨下完也就下完，同一场雨不会反复下两次。雨，落在地上成为水。裴常常做夜梦，梦见她丈夫，一个外地入赘过来的，隐隐约约在召唤她。第二天醒来，她不再记得。裴对梦没有一点记忆。这很奇怪。裴有时自己也觉得奇怪，也许是她自己也不想记得。有很多事情，裴在他们成婚那天就有预感，那天也是一个下雨天。裴真的不怎么喜欢雨天，当地这种南方潮湿的气候总让她感到气闷。裴就总觉得尼姑是干燥的，也干净，她这样觉得，但从没跟人提起这些。裴从来没公开说她会出家，但村里人都清楚，她是天生尼姑命。否则她丈

夫为什么会跟人家跑了呢，他们说，那么有缘分，从外面千里迢迢入赘给裴，老话讲，五百年才修得过一座桥，可到了她那里，熬不到三十二岁就散了。这只能是两人命相克，他们想起裴好像属鸡，他们不记得了。裴的身世大致上就这些，讲是讲不玩的。裴家以前祖上出过光禄大夫，那是了不得的官，后来一代代衰落，逃荒从天台还是宁海那边一路来到宝溪村，后来就再没离开。裴常常觉得她会一直住在村里，她能去哪儿呢，裴常常想起那批云游尼姑，她们从哪儿来，又去哪儿。她们就这样在派拉砮头消失了，消失后，她们去了哪儿。这些事裴在念佛时总在想起。裴有时对木匠说，不像是问，她说，一件东西要是消失不见，它到底到哪里去了呢。它总不可能自己对自己消失。木匠一直记得裴说过这些话，他就知道，裴出发当尼姑的日子近了。在宝溪村，历史上从没出过和尚尼姑道士，村里都是些起早摸黑，生老病死的农民，他们不愿意去想这些杂事。裴的事一时半会真的讲不灵清，只是说，像裴这样的一个寡妇总是会被村里人记住，或惦记。裴与他们完全不同，她每天总是捧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砮头，要是没有，那一定是去西景山的寺庙烧香拜佛去了。那是在裴三十二岁以后，裴以前还是一个强壮的务农劳动力，人也相当的灵

气。只是她丈夫小山走了后，裴便开始一天不如一天，尼姑相愈发严重。她这是何苦呢。如果说裴是一个大海，那她一定很深很深，但海面相当宁静。

一碗蘑菇

过了几天，一个傍晚。木匠提着一桶井水，到裴家里坐一会。裴一个人坐在八仙桌上吃夜饭。菜式很差，就一碗炒土豆片和一碟豆腐乳。裴忌掉动物脂肪有些年头了，信菩萨的人不愿意杀生。木匠把水倒进缸里，坐下来陪她吃。裴说，一起吃，木匠。木匠推辞说，老早吃过了，炒麻糍一碗。独孤佬嘛，简简单单的。

裴吃过饭，还没放下碗筷，木匠便一把抢夺过来，三两下就洗了。

第二天还没到中午，全村人就都知道了。隔壁邻居信西方教的老妇女在社屋前的大道地上说，没想到他们，啊呀，谁想得到这种事体，难怪夜里风刮得那么响之类云云。

要是没记错的话，那个傍晚，木匠只是给裴送去了一碗蘑菇。蘑菇是一种孢子类生物，大多生长在潮湿阴暗的环境中，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类群之一，它们利用风进行繁殖。

出家

裴出家那天下毛毛细雨，一个中午。裴来到村口那株几年前被台风刮断，后来被人连树根都挖干净的大香樟树下，插上一根香，两个手掌合拢，站在一边低头默默念经。她连尼姑的袍服也穿好了，脑袋上盘着一个发髻。

一炷香后，她走出村，走上左手边的机耕路。村里的疯子张长衫跟在她屁股后头，肩上挂着一只崭新的包裹，一手提着一个竹篮，里面装满了土豆。

没有人说话，客气一下表示挽留，还是哪怕短短送上一程，都没有。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这种难得一见的稀奇场面。他们静静看着两人离开，在细雨中朦朦胧胧走远，从派拉砢头到电厂，接着拐个弯，瞬间消失在山水间。他们知道裴这是去西景山的庙落发，要是哪天有空去烧香拜佛，他们还是会见到她的。只是总是要改一改称呼，至于怎么喊，一时半会也确定不下来。

空聊了一会，他们散开，各自回家去了。

皆空

空的原理是什么？有没有实际的空。什么又是空。为什么泥塑菩萨中心是空的，这个木匠当然懂，为了节约材料。他平常忙，已经好

久没有玩泥塑。一个碗接满了雨水，木匠走过去把水倒掉，这时，它仿佛成了一个空碗。

一个空碗丢在天井道地，雨在下，很快碗里又重新接满雨水（雨，落在地上成为水。有的落进这只碗中：一个容器，碗口朝向天空）。木匠走过去，把水倒掉，让它重新成为一个空碗，是吗。他把碗倒扑。雨掉在碗上，撞击出一种清脆同时又发闷的声响。它既不是雨声，也不是碗的回声。裴这时扛着一堆念佛工具，从大门口走进来，她又迟到。那几个老太婆坐在堂前叹气，已经埋怨她好久。时间就是钱。要烧上一炷香，她们才能念出一贴经。

命令

见裴来了，木匠开始干活。最近活不少，至少两张八仙桌凳，拖了半个月还没开动。那天也奇怪，隔壁石道地村派了人，来喊他去修桥。说是上段那座木桥要加固，以防万一雨季发洪水冲掉。木匠拒绝了，说我只是一个做木头生活的，哪里会造桥，简直岂有此理。

裴在一旁讥讽说，木匠，你连云梯都会造，还怕造桥。

这样，木匠仿佛跟接到命令似的，拿了一把斧头，跟派来的那个人走了。

慈悲常在

一件事迹被人反复说起，原因是什么。当一件事迹总是在被想起，仿佛它实际发生，那它实际发生了吗？没有。仿佛，是像是，似乎是，但没有。就好像似乎，是仿佛，如同，但仍是没有。而没有就是没有，它不是哪一种没有。就好像虎在后门山竹林游荡，它并不是事实，是没有。没有，但总在被人说起（或远远地想起）。

又过两天，裴捧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砢头。路过村边上那条沟渠，看见一个外地和尚躺在那里，嘴里吐着白沫，面相平静而怪异。那一对眼珠子望着天空，比天空还要空荡。

裴连忙念起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那是一九八六年，春天，村里一些人围在沟渠边叹气。只是叹气，完全忘了去田畈干活。几个孩子捧着一碗饭菜站在包围圈的最里面发呆，也忘了吃。而要是冬天，记忆中那天应该下小雪，木匠说。

事实一

有一年春天，村里荡进来一个讨饭的小伙。裴见他快要饿断气，便去井里打了水，让他垫一垫肚子。

小伙醒来后问，附近有寺庙吗。裴就说有的，很多，最近的一个在西景山山顶上，只要

顺着溪江往上游走，一直走到两支水流的汇集处，那儿有一座独立的山，庙就在山顶。

事实二

那是在有一年冬天，小雪。那天我清晰记得，木匠说，那天小雪节气，天空高头确实也下了点雪，飘了几颗，跟没有一样，反正我是在大团门天井里看到了，反正信不信随便你们。反正那个外地和尚躺在水渠里你们都是看见了的。他后来去西景山寺庙住下来也是事实，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是一九八六年，我们当时以为他快要断气，肥汀老货说要去叫救护车，那时哪里有电话，大家也懒得去乡卫生所喊医生，肥汀老货就说把他埋到后门山脚的深井塘去算了，这个不着调的，结果呢，谁也没想到，裴去家里端来一碗井水，灌下两口就把他救了起来，肥汀就又开始吹牛，说我们村这口井灵，要不怎么说我们叫宝溪村呢，那是因为有这口流传几百年的宝井的缘故。按你的说法那应该叫宝井村啊，有人插话说。肥汀就不说话，他说那我捉蛇去了，冬眠的蛇最容易捉，到时候你们别来讨。有人就说，肥汀，你还是积点德，少干这种事体，还是多去庙里烧香诸如此类云云。说到这里，木匠叹气说，这也是冥冥之中的证据，裴总归是要出家做尼姑的，她这是注

定的缘分。

村里的风

过去的事情就像一阵风过去，要说清楚如同捕捉风，只会是徒劳，虚空。这是正确的道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

修完木桥后不到三天，一阵风吹进木匠耳朵。几个内眷在大团门堂前说，裴在杨柳湾村耍流氓，脱掉衣裳暴露给他们免费看，你们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事体，实在难看。

木匠就反驳说，乱弹琴，你们听谁说的，你们哪只眼睛看见了。

她们中的一个说，裴也是这么讲的，她说（对那个看牛佬），你哪只眼睛看见了！哪只眼睛看见了，哪只眼睛就马上瞎掉。结果，那看牛佬的一只眼睛当场就瞎掉了。

裴自己讲的？木匠说。

不是，裴自己怎么会肯讲。是那个杨柳湾人，她到供销社买酱油，站在派拉砵头造谣，她讲早上她们村边的地头里出了这个事体，讲裴在地里偷地瓜，被当场抓到了，还不肯认，死要抵赖。就是一个地瓜的事，不至于要搞得这么激烈，你们说是不是。她们中的一个说。

这个人姓鲁，是村里话最多的一个内眷。

不要听风便是落雨，木匠说，从你们那张

到处漏风的嘴巴里传出来，哪里还有事实，都是空谈，歪曲，根本没有的事体。木匠说，裴不可能是这种人。

哦哟，就你晓得？她们中的一个说。你是裴肚子上的蛔虫啊，你们夜里睡一张床上啊，是不是，木匠？

木匠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说，只说你们这是无理取闹。

盘问

在派拉砣头溪滩上，木匠望着远处吃草的那头水牛盘问裴说，早上时光你又散步到杨柳湾去了？

裴每天总是捧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砣头。她有那么多衣裳要洗？有时，那么大的脸盆里只有一块抹布。裴在石板上用力搓着那片抹布，不说话。

她们在那里讲，木匠欲言又止。

木匠，跟你有鸟的关系？裴说，你要是当真有那么空闲，帮我去趟石拱桥那里，看看那株无花果树开花了没有。

一株无花果树木

一种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在当地常见。无花果并非不开花，花长在果实中。是先结果，

再开花。木匠站在溪滩上，溪水清冽，缓缓流淌，木匠说，上午时光，她们在大团门说。

裴就说，她们说屙（粪便）香，你也相信。她们说屙好吃，你也吃。她们是吃屙长大的，你也是吗。

木匠就说，我们这不是在，那个，什么么。

裴就说，木匠，不要搞错了，没有我们，只有无花果。

木匠明白裴的意思，就说，是啊，她们在那里说。

裴说，只有无花果，南无阿弥陀佛。

最后，裴望着溪水又说了一句实话。裴说，我真心实意跟你讲，木匠，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一天愉快过。

愉快的一天

裴说：

单独除了那天。那是在我还没成年，在十七岁生日那天，在派拉砬头洗衣裳。一群尼姑远远从机耕路尽头走来。我看见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出家人，她们不一样。她们是一群真正的怪人，非人，那么轻盈，招展，与温暖。我有一种脑门发烫的感觉，仿佛召唤。我站在一块石头上，垫着脚目视她们缓缓路过，像电视机里的慢镜头一样，缓缓远去。

她们就这样走了，消失在山水间。

召唤

只能说，你这是一种神秘事件。

木匠解释给裴听：

我在学塑菩萨那几年，住在离寺庙不远的
一个镇上，夜里睡觉，时常听到附近山上传来
敲钟声。有一天下细雨，我就专门上山去探望，
可是那里哪有庙呢，根本就是一块空地。当地
人说，那里原先在过去旧社会是有过一个小庙，
后来被人为毁掉了。后来，情况越发严重，夜
里头根本睡不着，脑子里总能听见和尚在念经，
像大老鹰一样盘旋着，根本没有歇下来的时光。
后来，实在被闹烦了，就不想学塑菩萨，跑去
别的地方学了蘑菇种植。木匠叹了口气说，不
过，话又说回来，尽管跟你差不多，那种神秘
兮兮的召唤，但我的体质实在不适合当和尚念
经。我还是喜欢摆弄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跟木头打交道挺好。

裴说，她们就这样走了，消失在山水间。

裴的情结

而根据后来木匠私下仔细分析，客观来说，
那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情结，谈不上神秘。那是
木匠用他惯用的自然哲学方法思考得出的最终

结论：裴出家无非是一种不断被他人和自我暗示，以及持续被反复推向深渊（裴每天捧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砢头，为什么？这就是证据之一，一种惯性）的结果，裴自身是无能为力的，那是大环境所决定，是不可避免的一场悲剧，是幸福的，并且一劳永逸。木匠如是想。

但从主观非理性直觉判断，那何尝不是宿命呢。有些事体，一个人一生下来便已注定。只须去看一个细节：裴说，那个尼姑问她一句话，说：东西带来了吗？

什么东西？裴自然不可能知道。

而那是多年以后，另一批尼姑送裴的一根火柴棍。一根火柴棍！事情就是这么奇跷，神秘。那些尼姑明摆着是一伙的！木匠说。

在昏暗的电灯下，木匠坐在八仙桌裴的对面喝茶水，裴挑着针线，在给木匠补一条蓝色卡其布裤子。

裴说，那天，她们就这样走了，在电厂脚跟那里拐了个弯，消失在山水间。

是啊，木匠叹气说，你这个情结有点难解开了。但反过来说，无论事迹多奇跷，也仅仅是一种巧合，不复杂。

木匠在昏暗的电灯下听裴讲述

是啊，这就是命，是命在召唤我。裴说，

那天中午，天气又好，我是看见她们从机耕路上走来，一个一个女尼姑迎风招展，就跟戏文里演的一模一样，她们就这样从派拉砢头路过，走了，消失在山水间，她们去哪儿了？木匠，这就是我的命，我是知道的，感觉得到，我的前世跟她们是同一班人，我这一生注定是悲剧，我从来没有一天是快活的。我在这个村堂里实在是一天也不想待下去，我也不埋怨我爹，他一定要让小山入赘归来，我本来可以嫁到外面去，又不是没人要，我那时候看上我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都排着队伍呢，我这个爹非要我住在村里接香火，我能有什么办法，这事也不能怪小山，他是绝望了。他也没有办法，我老早就晓得，大家住在同一间屋子里，感觉得出来，他只是不想讲，也讲不出口，可是我哪里会不晓得呢，随他去罢，我以后一辈子只跟菩萨过，我哪怕下世也不想来，我让我直接投胎到尼姑身上去，干干净净，快快活活做一回人。

木匠听着。

看不见庙

雨在下，细雨。裴披着那件厚重他爹裴员外一个光禄大夫的后代留下的蓑衣，顶着竹编斗笠，走去白虎山摘茶叶。

她是听信西方教的隔壁邻所摘茶叶归来提

醒她，说她家的茶叶都快长到天上去了。就像她爹那具坟上的杂草树枝快长到天上去，她走过电厂脚时，抬眼就会看到。

四季轮回，又是春天农忙，每一年都是这样开始的。每一年，裴都感觉沉重。也许是气候的缘故。不知道为什么，裴不讨厌但总归不怎么喜欢春天，她有时想。裴有时坐在厨房间昏暗灯光下的八仙桌边上发呆，好久好久才回过神志跟木匠说，她有时希望自己没来过，真的。

木匠就跟她分析说，这种事体自己心里想想就行，没法说。

裴在白虎山的茶叶地摘茶叶，心里在想别的事情。她有时抬头，往远处看去，那庙在山背后还要背后。她看不见。

山的含义

一座山安静，立在那里。

哪里？

一座山自身立着，很多年了。

一座山接一座山，山连绵。有多少年？

一座山接着一座山，连绵不断，看见它们的人总在看见（包括隐约坐落在山中的庙）。

山的更多含义

在当地宝溪村，四面山丘环绕，山水相连，

几万年来一直这样。几万年来，这里只有鸟兽出没，山山水水，独立而安静。人，那是后来的事情。人的出现让事情变得复杂，内耗。人热衷于改造地理风水，按自身意愿行事。这些山一座一座连绵，山上的鸟兽因人的出现远远散去，人却住了下来，一代接一代。他们在住什么？一代又一代人埋在山中。而山，（从远处看去）还是同样的山，山与山连接，通往不知道什么地方（大海？有可能）。裴不知道。裴在白虎山自家茶叶地里摘谷雨前后的第一批茶叶尖，它们在往天空生长，以便获取更多光照，它们植物，根须深入地下。在当地，茶叶是主要经济农作物，种桑养蚕的人家不多，而花木栽培是多年后的事（也流行过一段时间盆景），与退耕还林一样，要等到时代发生巨大的变革以后。不管怎样，住在山窝的人，所有活动跟山相关。他们利用山，也被山控制，更多时候他们只能去剥削自身。那是山。山与山连绵，山水环绕，资源有限，住在那里的人只有加速内耗，他们所有的产出无非是对太阳能量的转化，这其中山上的植被对能量的接收与固化是关键环节。没有山，这里也许是一块空地，远远望去，大概能在尽头处看见大海。或这里就是大海？裴从不去想这些太过遥远而又空牢牢的事体，她的词汇概念相当稀薄。裴视力衰退

严重，腰肌劳损得益于年轻时的过度劳作，她腿脚处的静脉曲张，形状已相当恐怖。裴需要短暂休息，她是人，需要看看山水解乏。这时，一个人从机耕路下来，走进茶叶地，小心问裴，阿姨，我跟你打听个事，他神秘兮兮说。

不要贪他人便宜

天底下没有免费午餐，裴从小知道。中午，裴坐在茶叶地休息，饮水。那个从机耕路上下来的人，从胸口掏出一个包袱，缓缓解开，取出一排银圆。裴认识，那是过去旧社会的硬通货。那人说，它们是他在新昌建筑工地上干活时挖到的，埋在一个以前国民党大官的祖宅道地里，有好多财宝。他现在想换点现钞当路费，连夜跑回湖北老家去，他不敢坐火车诸如此类云云。

这几个袁大头是真的。裴和他商量好兑换价格，两人回村去作了交易。那人还留下一块寸方的金锭，先压着，等明天取了那个传家宝瓶，再过来换。

那人走了。

裴站坐在门槛上，望着院门口的那株无花果树想，好人总归有好报，那应该是她平时积德带来的福报。

这又一次印证了木匠说的，世上一切皆徒劳，虚空，一切难免不是一场交易。

木匠的错误

木匠如是说：

是人都有错误。人就是错误。木匠是做木头生活的。而他是一个木匠。他作为一个木匠主要的错误是他不懂木头。他对木头没感觉，木匠说。一根木头拿在手上，感觉它只是一根木头，他自己也像一根木头。木头对木头。是啊，木匠叹气提高嗓门说，说得对，就是木头对木头。而这是不对的。作为一个做木头生活的，他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木匠，村级木匠，他不是传世艺术家，木匠承认说，他这种人也只能做一些八仙桌凳、锄头柄、门板这类实用物件，完全造不出来云梯。

木匠在大团门堂前自言自语这番话，是专门讲给坐在旁边敲着木鱼，念经的裴听。暗示她即算是出家当尼姑这样的事，也需要天生灵光，强求不来。

春天，不阴不晴，天井道地里的几个鹅在啄石头卵上的青苔吃。木匠说，时间差不多了，我去烧午饭，你想吃什么东西？

裴没说话，朝木匠翻了个白眼。

人人都知道

隔壁石道地村叫兔鏢的人从旧社会起就在

乡间帮人剃头，自己年纪大了，便让他儿子提了一篮子荠菜来宝溪村。打听了一圈，找到大团门这里，让裴把东西留下，说这是他爹亲自去山边坎头挑选的，用来包饺子吃最好吃。

木匠说那正好，正要去烧午饭，我们就包饺子吃好了。

裴知道那是剃头老师傅来还恩情，也就没推却，收了下来。并告诉那人的儿子，让他爹好好在家休息，这个春天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那人的儿子道完谢便走了。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裴做过不少好事，帮助过一些人。这些人知道总有一天要来还人情的，他们不愿意欠什么。他们知道裴总有一天会出门落发当尼姑，尽管那会儿去寺庙烧香还债也可以，但总归还是不一样。现场还最好，这是人人心里都有数的事情，一白两清最好。裴就说，既然这样，那中午就吃饺子吧。

裴没有债务

要是有的话，那也只欠菩萨的。裴在西景山的庙里欠了不少香火。庙主持因为跟裴熟，有过恩情，一直没提这事。但欠就是欠，裴是知道的，她能做的便是时常提些土豆去抵消，还还掉上次的愿，顺道重新祈求一点什么。裴向菩萨要求的并不多，具体是些什么，谁都不知道。木

匠常常想，也许裴只是想让她那一去不复还的从外地入赘来村的丈夫小山有一天突然回到村里来，哪怕来一封信也好。都没有。木匠不信菩萨，是靠不住的。他从不祈祷。他只是有时在心里想，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裴的事情基本无解。是一个死结头。

结

在一根绳子上打结，那是为了增加摩擦阻力。在一根头发上打结，反复打上一百个，那更像在辅助念经。裴有时坐在堂前念经，中途休息时便从脑壳拔下一根头发，打结玩。这不是一个好习惯，传统尼姑必须削去头发。

结与解

结种类繁多，根据使用目的会有各种形式的打结法。抽股结，一种活结，用来敷柴最合适。而蝴蝶结，那是专门用来系鞋带的结。而木匠只会打一种结，死结。死结也可以解，只是麻烦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死结要解。木匠的死结是裴。之所以是裴，是一个死结，是裴本身就是一个死结。这些是木匠早就知道的。死结原则上当然也可以解，没有解不开的结，只是但凡人都想避免麻烦，又或者缺乏想象的能力，最终难免不了了之。

这些木匠也是老早就清楚明白了的。解结还需打结人，可要是一个人前世打下的结呢。那已经超出了一般解结的范畴，只能听天由命。

活着就是还债

裴也常常这样想。否则，她这辈子已经还了那么多（每天，裴总是捧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砢头，总是感觉饿就去烧饭吃，困就去睡觉，睡完觉就开始念佛，这些都是在还这具肉体、这副皮囊的债），可到头来怎么感觉还没还光呢，一个人活着就是每天在还债。

就好像她这辈子是为了还债才来到世上，在世上移动，顺便欠下更多的债累积到下世，这样一轮一轮坏循环下去，就像在一根绳子上一个一个打结，顺着它往下爬，一直通往一个无底黑洞，裴常常这样思想。木匠常常觉得，这大概便是裴的基本思想观念。一旦形成，总归难以改变。也许成为尼姑真的是一条光芒大路呢。

这样一想，木匠便觉得裴在那昏暗的灶头间默默念经时是幸福的。他通常不会陪太晚，十来点钟也就回家，独自睡觉去了。

裴念佛的方法

从始至终就一句：

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无须别的念词，那是对世间一切的解，可解一切。不可不信，裴说。她念越久，便越觉得有道理，整个人也就越轻松。但一定要心诚，裴总结说。裴有时好心问木匠，那究竟什么是心呢？

木匠思索片刻，便说：以你的逻辑来说，阿弥陀佛就是心。佛在心中。佛就是心。反之，雷同。

乡村乌黑的夜晚

乡村的夜晚黑，黑而安静。稀少的灯火暗淡，天黑后，村里人大多上床睡觉了，比家禽还早。木匠在牛粪屋棚里理直那些蘑菇，确保环境干净，光线供应，以及严格的湿度。这是一项技术活，前些日子进入春季后，他特意推荐裴去种植，帮助增加收入。裴拒绝了。只说她今年的计划还是多种些土豆。你知道吗，裴说，土豆曾经救过欧洲人的命。

木匠不知道裴从哪里听来的这种怪话。裴最远也就到过镇上，连县城都极少去，她哪里知道欧洲在什么地方。

乡村的夜晚乌漆麻黑，裴走在村里的石头卵路上，还是想再去鼓励一下裴。在现阶段，种植蘑菇总归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木匠想。

路过大道地肥汀家门口，他家的土狗便乱叫起来。一条叫，村里其它狗也跟着叫，这样一来，村里人就全都知道了，木匠这是又要偷偷摸摸去裴家里。一个独孤佬，一个寡妇，这对狗东西，就是狗也看不下去。

木匠耳朵尖，听到了。

沉默

在灶头间昏暗电灯下，裴坐在八仙桌边念佛，还没去睡。清明节次临近，上门买经的比平常翻倍还要多。裴有时念到半夜，念睡着了也不知道醒。

木匠把一碗蘑菇放下，在桌子对面坐下来，点燃一支烟冒起烟雾，不说话。

一个人看着比夜晚还要安静。

两个同样安静的人呢，那只能比夜晚还来得沉默。

木匠看着裴的手，那简直是一双完美的手。完美而温暖。一只手竖贴在胸口，另一只手轻盈地翻拨着一个一个佛珠。那既是计数，也是交流，一个微小但辽阔的动作。那些佛珠是上等黄杨木做的，是他原本用来打造塑菩萨工具的木料。这串佛珠比庙里求来的普通货，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

念佛心要诚，木匠知道。他愿意就这么坐

在那里，没想打扰裴干活。抬头三尺有神明，菩萨们什么都看得见。

裴就停下缓口气，喝点水，说，木匠，你知不知道老话说抬头三尺有神明，菩萨不说话，但心里头什么都清楚。

那些泥菩萨是空心的，木匠当然知道。

心。

是啊，木匠叹气说，都知道，知道晓得就好。

神明从未现身

眼观八方，无所不知，无处不在又不在任何地方，神明从未在村子以及村子附近现身，是因为他们总在那高高的山顶云雾中，不愿下降到浊气茂盛的人世间，只有这一种合理的解释。

其次，当地风水是否优良也是因数，尽管我们宝溪村山水相连，自然风光别具一格，可是饮用的地下水呢？很难说那里头有什么不好的成分，否则村里怎么会有那么些人得中风瘫痪，饮用水是关键！木匠分析说。再其次，即算真出现在眼跟前，你就认识？不会。这就是寺庙道观庵堂设置偶像替身的缘故，普通人能理解的只是那些看得见、有形象的实物，所谓眼见为实，他们并不是用心去理解，去领悟。我说的对吗？

那是你，裴说，反正我看得见，不光在心

里面，他们也出现在夜梦里，隐隐约约召唤我。

木匠想起书上说，真正得道超凡的真人睡觉是不做梦的，也吃不出饭菜的味道，呼吸均匀，气若游丝，形似枯槁，就问裴说，你夜里头不是从来不做梦吗。

裴说不是的，做是做，只是一觉醒来就忘了梦里的内容，忘得干干净净，一片空白。

那看来你的级别还是挺高的，木匠感叹说，你的前世至少是尼姑道士之类。

不是的，裴（想象中，裴用针线挑了挑煤油灯盏上的那根灯心）说，我上一辈是一个在田畈里唱戏文的，是一个佃农苦力的女儿，或者某个员外家的丫头，我又不是不清楚，我离尼姑实在还远着呢。

深夜长谈

裴坐在八仙桌凳边上，手指一个个拨动念佛珠，如是说：

隐隐约约的，我看见溪滩上停着一个翠鸟。鸟毛绿幽幽的，全身泛光，就歇在一节凸起的石头上，背对着我。我在一个差不多像派拉砢头的地方洗衣裳，我那时就想，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从哪里来。没有一点记忆，仿佛在做夜梦，我想。这个翠鸟何故一直停在那里，也不朝向我。我无论怎么调整角度去看，它也永

远背对我。它这是故意的。一只小小巧巧的鸟，背面也好看。我捡起一个石头子，扔它，它也不飞开，只是拍了拍两下叶股（鸟翅），收拢起来后又静静停在那里不动。我有好多衣裳要洗，都是田畈里做生活换落来的衣裳裤头，有一件特别些，是那种唱戏文用的戏服，五颜六色的，上面还绣着龙凤鸟雀，质量一看就好，是丝织品，我不晓得怎么洗它，难道这个鸟是盯上这件衣裳了？它那是怕我？怕我识破它，还是什么，我不清楚。我就在心里头想，也许它的前世是个唱戏的，现在来寻她的戏服，你讲有没有道理，木匠？要不然怎么会这般稀奇。我就坐下来休息，两只脚搁在溪水里，这水倒是舒服，相当清爽，几个一点么小的鱼在我的脚指头上啄，又痒又舒服，接着忽然听到一声炮仗响声，吓我一跳，难道有人在送葬。不是，响了几声后又没了。我就看见机耕路尽头有一支队伍迎过来，前头高高地举着五花八门的帆旗，像一支吹鼓队，不，就是一支吹鼓队。有吹唢呐的，打镲片的，敲铜锣木鱼的，各色各样乐器都有，还有拉胡琴的，那些音乐响声等她们缓缓走近我才听灵清，相当闹热，跟一群神仙下凡一样，仔细看，才看清整支队伍都是清一色女尼姑，说说笑笑，有的还提着竹篮头，一边走一边撒花，有的手上握着一把仙帚，用它从身旁那人

的脸盆里蘸些水来，洒在空气里，有的则低着头在看书，我看不清那是一本什么书册，反正这十来个人各有各的造型，稀奇的是她们每个都是光头，亮晃晃的，让人看了头晕。走到派拉砮头后，她们停下，坐在机耕路坎头上休息，吃点心。那个带头的尼姑就走过来，双掌合拢，对我作了一下揖。我连忙起身，用围裙擦干手，照着她的动作合拢手掌，恭恭敬敬回了个礼。那尼姑就说——这就是整个事体中最让人想不通的地方——她问我，东西带来了吗？就好像我们预先约好在那里，她们特地过去取一件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我哪里晓得。我就莫名其妙答复——我要是不答复呢？我有几次试过，根本不可能，仿佛这尼姑可以一眼看穿我的思想。那是不可能的——我就老实说，没有。那尼姑就走开了。她们纷纷起身，开拔，敲着铜锣撒着花，袅袅走了。我站在溪滩上，望着她们走远，过了电厂脚跟，拐个弯，她们便消失在山水间。她们一消失，整个天空就缓缓暗下来，附近变得模模糊糊，像一场戏文结束时光，戏台灯光慢慢暗下来，最后天全黑了，我感觉我还傻愣愣站在那里，偶尔也会听到那个翠鸟唧唧的叫两声。木匠，你说说看，这是一件什么事体？我和这群尼姑到底有什么关系，事到如今，我还是想不通，那时我为何不跟她们一起走。

我当时要是跟这群尼姑走了，现在又在哪儿呢？
我实在想不灵清。

不是梦

木匠就问，那是你做夜梦梦到的？

裴否认说不是，她从不记得做过的梦。

那这幅场景是从哪里来的？木匠不解道。

裴说她自己也不清楚，从小她就有这样的记忆，只是随着年纪变大，它变得越来越清晰，顽固。

木匠就说，按你这个逻辑分析，那真的只能是前世的回忆了。

裴说是啊，时候不早了，你回家去吧。

木匠就回家，独自睡觉去了。走前，没忘了提醒裴，再考虑一下培植蘑菇这件正事。

在社屋里讲

不知何故，这年春天开始，裴就不停反复在讲她的这件亲身经历也好，故事也行，一场夜梦也罢，反正她讲得越细致，大家听着就越糊涂。她有一次在村口那株被台风刮断树杈的大香樟树下跟姓鲁的内眷讲述她是如何如何在派拉砢头遇见云游尼姑。鲁内眷就说裴讲的有道理，因为她自己也常常梦到类似的情况，只是不是尼姑，通常是光头和尚。

第二天在大团门堂前，裴又跟那几个念佛老太婆复述一遍。消停几天，又去社屋里讲。

社屋里住着两个东阳来的打铁师傅，裴从家里搬来一条长凳，坐在那里看他们打铁。中午，木匠过来喊裴一道吃饭，裴就坐在那里讲。裴说，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们评评看，这终究是一件什么事，其中隐藏着什么奥秘。

并无新鲜事

铁匠师傅听完后，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走南闯北，从来没听说你这种事，但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

裴说，这不是太阳底下的事，我的柴刀打好没有？

铁匠师傅就说，我们是打铁佬，又不是算命瞎子。

裴就说，那我的柴刀不打了。

铁匠师傅坐下来歇一会，派他徒弟去村口小店买五毛钱的雪饼。

木匠看见裴望着门口那株 无花果树木

过了几天，木匠跟着肥汀来到裴家里。肥汀来到大团门说，木匠，情况有点不太妙，你最好过去看看。

木匠跟肥汀来到裴家里，看见裴坐在院子的石凳上，像个深山尼姑那样，对着那株无花果树自言自语，手上拨弄着那串念佛珠。

肥汀责问说，木匠，实话实说，这是不是你的问题，裴跟我们家多少有血缘关系，她现在在一个寡妇，果真出点什么事，你看着办。你是不是给她吃蘑菇吃迷幻了，她这样子明显是入了迷，是中毒症状。你自己去想办法！肥汀说。

吃火锅

晚上，木匠在肥汀屋里头吃火锅。昏暗的电灯光线下，两人的脑壳陷在从铜锅升起的雾气中，他们用的是加长的特制筷子。

肥汀说，你平时样样好佬，讲起事情来头头是道，你难道还不晓得蘑菇要烫熟，熟透才能吃。

木匠分析说，不可能是吃蘑菇问题，村里人吃我的蘑菇这些年了，出过事体吗，没有啊。别乱讲，我的蘑菇一直是健康食品。

那是什么缘故。肥汀说。

哪种缘故我哪里知道，凡事都是多因单果，不能讲一因就针对一个结果，凡事都是综合因素导致的。你是不知道，裴有神秘的地方，她跟我们这种普通体质的人不太一样，有时我也觉得怪。

奇怪？哪里奇怪，我们裴家子孙一代代传下来，从来没出过稀奇古怪的人物，家谱上记得清清楚楚，我们上代出过光禄大夫，打仗将军，最差也有人当过新昌县的县令，都是正常人。

我没有说裴不正常。木匠夹起一片青菜叶子说，再倒点烧点，肥汀，我们谈事体，不要搞得这么节省。

肥汀取了那桶蛇酒，倒了小半碗出来。肥汀说，我们两家的上上代人是兄弟关系，按照辈分，我还得喊裴一声姨娘，你要搞灵清，你们两个人的事体要是让全村人晓得了怎么办，当然，他们已经晓得。要是整个乡十里八村都传开来，那又怎么收场，我们宝溪村裴家在外面名声好得很，要出了事，我打断你的腿。废了你的手，你别想干木匠了。

木匠叹气说，肥汀，你讲点良心，怎么全都推到我这边来了呢，我就是平时，唉，不说了，先喝酒。

解

这是一个死结，木匠知道。这也是一个形容词，只是难解而不是不能解。尽管，也许裴的这个是死结也好，情结也罢，甚至不管它是不是前世带过来的，它总归一定也还是可能找到某种解法，这是一定的。跟肥汀商议完后的

第二天，木匠干坐在大团门堂前醒酒，也反复思想。那几个平常一起的念佛老太婆大概也获悉了这事，没等裴来，自顾自开念起来。

把鸟笼挂在那株无花果树上

过了两天，一个上午，木匠提着连夜赶制的一个鸟笼去裴家里。院门开着，木匠把笼子挂在那株无花果树杈上，走进门来，喊了两声，没人答复。

裴躺在楼顶床上睡觉，问木匠有什么事体。

木匠说没有事体，就是过来看看水缸是不是空了。

到了那天下午，裴的症状就消失了。一个人捧着满满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砢头，跟没事一样。

（傍晚，裴还特地来木匠的牛粪窝棚里，说是清明节就这几天了，约好一道去派拉头岗山上祭坟。木匠说，他家要烧的佛经还没去买呢。裴就说，他老早已经帮他念好了，让他放心，都是真经。）

村里很多人都看到了，纷纷赞扬木匠说，没想到木匠你还有这种独门真功夫，一般人家最多也就在门口挂一面照妖反射镜，你倒是灵光，竟然用鸟笼驱邪，亏你也想得出来。

推理与实验

木匠想，这些人哪里会去注意，事情的核心可能不在那群云游尼姑，而是那头翠鸟。

他一直记得裴讲述的一个细节：那鸟全身泛着淡紫色光芒，永远背对着她。顺道他又灵光一闪，想起裴家院子常常飞来一个雀鸟，在院子上方盘旋两三圈才停落到那株无花果树木上，也不吞吃果实，仅是啄了来吐掉。这是暗示，明显是。这些事情统统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木匠抱着试试的心态，作了个鸟笼，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裴的怪癖就这么解决了。

那个鸟笼在裴正式出家后，还一直挂在那株无花果树木上。是空的，并没有鸟飞来，住在那里。只是有一天，笼子里凭空多出了一个蛋。不是鸡蛋，也不像鸟蛋，看见的人都觉得稀奇。

不清楚

又或者是裴破了戒，终于还是点燃了那根尼姑赠送她的自来火火柴棍？

不知道，这事木匠从没问过裴。

真实的事迹

这里记录裴的事迹，很多都是真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实。住在甘霖镇毫石乡下面的宝溪村人都知道，或有的亲身见识过。只有极少

量的，是木匠自己的猜测。

一个人如何猜测别人。木匠最后总结为一个字：心。凡事都是徒劳，是虚空的虚空，可一旦去做，就要用心。这也是裴带给木匠的启发。裴从来是一个用心的人。成为尼姑后，她也很有心，常常到村里来助人，弘扬佛法，整个人气色也好，看上去宁静，吉祥。

最后的言语

木匠最后说：

裴在落发以前的事迹还有很多很多，就算是讲到天亮也讲不完，是哪怕一整个大海也装不下的。

裴肥汀

Pei Feiting

人一代一代来，一代接一代过辈，他们就埋在村边的山坡上，他们留下了什么？

下一代。肥汀说。

总是这样。一代一代人到来，四季轮转，转眼又过去，他们被埋在山上，转眼就消失了，最后留下了什么？

故事，

还是历史？

故事是人的历史，这些人一代一代到来，仿佛一场大水，来了又过去，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也没留下。这些人没有故事。

因为没有关于他们的文字记载。

当地，有很多人都在说裴的事迹。他们只是说，把言语说到空气中，还没说完，言语就

像一点风吹过，消散。

总是这样。有很多人跑过去接听，他们到达那里时，说话的人老早散场。他们没听到，失落又茫然，站在空气中长久不愿离去。

所以，记载事迹的文字重要。

比事迹本身还重要。

以下记载，便是关于裴的一些散漫文字。

严格的家谱

甘霖镇以下，毫石乡以下，宝溪村的裴家，祖上出过光禄大夫、指挥使、隔壁新昌县县令，最次也有地主、员外之类，这些人物统一记载在那册蓝皮宋体雕版印刷晚清末年重修的《宝溪裴氏族谱》中，清晰，有序。到裴这里，应该讲已经是第三十四代，按常规推导的话，轮到的是“猷”字辈，可惜没有记载上。

没记的原因众所周知。其次，作为女子，亦无收录资格。

这也是她爹，一个劳劳碌碌一生想要复兴家业却一事无成，结果还在有一日落着细雨去拉礅石头时光被埋在洞道中搭上了性命的裴员外强行要从外地寻了人来入赘到裴家的根本原因。要不然，裴家果真是香火绝断，整整一派家族毁于斯。

可惜裴自小的想法，便是出家当一名尼姑。

从生辰八字看，这大抵上也算是她的命。与世道，当地风水环境抑或个人生活遭遇基本无关。是注定的，注定即命。

注：这册家谱不知何故流转到了隔壁石道地村的一户人家里，是裴肥汀有一次去那里看包场戏文，借机用了一点手段，巧取了回来，一直被压藏在他家灶头佛龕的香炉下，也算是完璧归赵。

戏文

当地唱的戏文叫越剧，发源于田畝地头，是农妇农夫们在劳作歇息时光，唱吟与交流情感用的娱乐活动，至于后来如何壮大繁荣，需要去考察专门的文献资料，不赘。总之历史短暂，区区不过百年。在过去旧社会，那是穷人外出讨饭求财的生计，远至上海滩。那是什么地方？大上海！村里只有住在大道地社屋边上的雪枣伯一人到过。他有一年落雪天空，连夜带回来一根龙头拐杖，说是那个流氓头子黄金荣送的他。他去上海滩作什么，当嵊县强盗，做豪杰？他没这个反胆！他们家里是杂姓，按道理不算正宗宝溪村人氏。宝溪村最早由姓裴的先祖从宁海那边逃荒过来，生根落地，种植麻园，开荒山林，那是相当之艰苦。后来另外一支张姓

也加入进来，两股人各占一半。要是远远追溯上去，差不多也算是自家血脉。而雪枣伯他们家族，估计应该是裴家佃农，短工这类，要不就是帮裴家看山放牛，他们没有家谱记录。说远了，戏文，村里人从小活生（小孩）到老太婆，人人都会唱上几句。跟念佛没大的区别。裴自小常常一个人跑去后门山的竹林坟堆里唱戏，脸涂得跟鬼似的。天黑也不归来吃夜饭，她当真是一点也不怕的。

戏文，自然是假东西。有时光一个人入戏太深，陷进去了，难免拔不出来。裴后来时常昏昏沉沉，分不灵清东西南北戏里戏外，当然唱得实在也是好。这样，乡间十里八村早早的也就传开了，晓得宝溪村裴家有个扮戏的小囡部头，一副传统戏服装扮，形容大抵上跟仙女差不多。

与清洁、素淡的尼姑形象相去甚远。

派拉礅头

裴时常出现在派拉礅头，就好像那地方是她的。春天头时，溪水逐渐回暖，村里的几个紫鸭在浅水处嬉戏，裴站在溪滩上。

只是站着，不清楚在站什么，看看天空，有时低头仿佛在思想事情。每天，裴总会捧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礅头溪滩。她有那么多衣裳

要洗。她一年到头换落来的衣裳加短裤头顶多也不会超过十件。她去派拉砢头并不是为了实际洗衣裳。村里那些空穴来风的内眷说，光天化日的，也不会是去等她的木匠相好（注：严格说起来，这事存疑，并无确凿依据）。她站在派拉砢头只是一个人单独站着，像一个孤单寡妇。谁都知道，裴寡妇很多年了。她那原先从外地入赘来村的丈夫小山有一年不清不白没了踪影。去哪儿了？也是不清不白。有人说去了广州打工，这不太可能。小山这人只会砍柴，去溪江里捉几条鱼，挖挖笋，他根本连大字也不认得几个，他能走得到广州那么远？其次也有人传，他返回老家种田去了，或跟着和尚去了什么寺庙出家（杨柳湾村的那个看牛佬一板一眼说，发誓是真的。）或更离奇夸张的说法是让裴给敲昏，丢到宝溪江上游的金丝潭沉掉了。这是有多恨裴，多恶毒的人才想得到！比三角脑袋的蕲蛇还要毒一万倍。而这种人在这片穷山恶水中却实在多得是，整天除了在别人背后嚼舌头根，就是吃喝拉撒睡，跟猪狗没大的区别。说远了。实在，小山突然失踪的本质原因，裴肥汀大致上能推断。他经常去肥汀屋里讨酒。村里独肥汀一家的药酒：浸泡了毒蛇和野人参、何首乌、金刚狼刺、百鸟无踏树根头，以及杂七杂八蝎子蜈蚣，但凡肥汀见到的稀奇古怪的

东西统统塞进那个大玻璃桶里，炮制出一桶陈年十全大补酒，谁喝谁知道它的功效。这事，肥汀自然不想跟裴去讲，不好看。当然，裴自己心里应当更清楚明白。全村人都知道，裴这人不是普通质体，并无产蛋能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叫她前世是一个尼姑呢？她们猜测。而要是因为这个缘故，裴一个人孤孤单单去派拉砢头躲清静，大家也就比较能够理解。

从机耕路上远远看过去，整个派拉砢头溪滩仿佛都是她的。那是她在那里演戏文呢，青山绿水间，一派诗情画意。裴给人的这种印象实在让人难以磨灭，她出现在派拉砢头溪滩的频率实在太高，路过的人总在看见。

派拉砢头，那只是溪流上的一条破水坝，一个洗衣裳杂物的地方，裴总在说，她多年前在那里遇见过一群世外的云游尼姑，仿若仙女下凡。也许，她真是在为她们站岗，仅仅为了等来一次毫无可能性的、莫须有的相逢呢。

一株无花果树木

在当地，无花果树常见。自留地上，墙头角落，路边，甚至料缸头（即东施头、露天茅房）旁边也常有人插植，是一种高营养、高药用、多利用的水果。佛陀释迦摩尼，便是在无花果树下开的悟。

菩提本非树，成佛的人路过，它就成了菩提树。

裴家院前门口的那株菩提无花果树木，是有一年他爹捡回来的一根枝杈，原本长在石拱桥那边的一株无花果树上。捡回来后，随手插在门口，不曾想，下了一场雨就活了。活得还较惯好。每年果实茂密，一时根本消耗不完，常常引来附近的鸟雀争食。

鸟的关系

开春后的一天，裴去大道地喊肥汀。他正在一个煤饼炉上烧弹一根剑竹竿，用来制作插接头样式的鱼竿。裴问他有没有空闲，说我有件事情要你帮一帮。

肥汀眼睛都没抬一下，便说，你的事情是木匠的事情，跟我有鸟的关系？你去大团门寻他好了。

是的，跟鸟有关系。裴说，这种事木匠他不懂。

肥汀就跟裴来到她家院子。

裴从针线篮里取来一把剪刀，交给肥汀说说，肥汀，你看看怎么弄，怎么把桃树嫁接到这株无花果上。

听不懂裴的话

裴家院子门前有两株树：

一株是普普通通桃树，这会儿还没正式开花；另一株当然是他娘的无花果。光溜溜的树干，只有一点还没爆裂开的叶芽在树枝尖上。肥汀说这事体他一个捉蛇佬实在是搞不来，这两种树种属差距太大，不像是有大的存活率。

裴说，树木都是相通的，何况两株树这么多年了，靠得近，根连着根，它们彼此很熟。

肥汀听不懂裴的说法，就说这件事体最好还是请木匠来，他连蘑菇都懂，一定也懂无花果。

裴就有点来气，说，我喊你来就是喊你来，肥汀，这件事跟木匠没有关系，你尽管弄，不活，我也不要你负责。

肥汀就说，天底下怎么会这种事体。

可是话到了这份上，也就不好推却。随便从桃树上剪下一根嫩枝，插在无花果树上。接着又把无花果树枝接在桃树上。这样多一道保险，肥汀说。

裴往肥汀口袋里塞了一包烟（青松牌），假客气了一句，说，要不晚上在这里吃夜晚。

肥汀说算了。

裴就抓着一根无花果树枝说，肥汀，今年你不要捉蛇，去山里挖挖盆景就好。

肥汀听不懂裴的话，他也从没把裴的话放

在心上。到了夏天，他就在割卵琴田畝的渠道里被一支竹叶青蛇咬了。

有因就有果

没有无缘无故的事体，哪怕最神秘，寻着原因，它也就稀松平常。哪怕最稀松平常的事体，背后也有神秘，木匠说，只是你们不晓得，平常懒得去分析。

你们念的阿弥陀佛，就是神秘因素。木匠补充说。

肥汀提着一只尿素袋，走进大团门时听到了这番废话。那是木匠又在给裴灌输道理。

裴和几个念佛老太婆坐在堂前那张八仙桌边上敲木鱼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肥汀举着尿素袋说，你们要不要吃蛇肉。

一个念佛老太婆连忙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裴说，前世也不要吃，肥汀，你积点德，放了它。

肥汀转身走了。

出门槛时，绊了一脚，一把摔在了门外。

木匠说，你们看，这就是因果，现世报。

就这样，肥汀和木匠差一些在天井道地里打斗起来。

其实那天肥汀带去的并不是蛇，是他在派拉砢头乱石堆上捡的一只死掉的长毛兔。硬在

那里，浪费了可惜。

不要你管

村里的捉蛇佬肥汀，披着蓑衣斗笠，手上拿着三节鱼竿去溪江里钓鱼。清明未至，钓鱼的日子还没到，但他不管。他一个冬天没吃鱼，营养缺失，感觉整个人昏昏沉沉的。走出村，上了机耕路，正巧碰见捧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礅头的裴。

裴就问他说：

肥汀，你去作什么，大晴天的，怎么还披上了蓑衣。是要去割卵琴田畝捉蛇，还是什么。你看上去昏昏沉沉的，印堂发黑。

肥汀说：你算老几，要你管啊。

裴没说话，停下来站着，让肥汀先走。肥汀没走两步，便一下昏过去，像一根木头那样倒在路上。

在机耕路上

春天，肥汀提着他的三节头鱼竿，走去溪江上游不远的穿山瀑布处钓几个鱼。他已经一个冬天没吃上鱼肉蛋白脂肪，感觉人昏头昏脑的，肚子里发着一股胃酸气。即便这个季节鱼不活跃，在岩石上坐着吸会儿烟雾也好，他想。

他看见裴端着洗衣盆，从大香樟树那边走

出来，她这是要去派拉砢头，他想。

他就停下来，在机耕路上等着。他想让裴搭一下脉，明确一下究竟是身体哪里出了问题。

裴走上来，还没等他开口，就说：

肥汀，你停在这里作什么，大晴天的，怎么还披上了蓑衣。这是要去割卵琴田畝捉蛇吃，还是去钓鱼。我看你整个人看上去昏昏沉沉，印堂发黑。

肥汀就嘴硬，说：你算老几，要你管啊。

裴放下那只大脸盆（里头有一小颗肥皂，一块抹布，一把剪刀），伸出一只手臂，把手掌心搭在肥汀脑门上。测量完后，在脑门上轻轻一拍，说，不太要紧，就是饿了，缺少营养，来，把裤脚拉起来我看看。

肥汀正要蹲下来卷裤脚，村里一个路过，同样也去派拉砢头洗衣裳的内眷就说，肥汀，你在地上寻 Fu Nga（蚂蚁）吃？慢慢寻啊。

肥汀举起竹竿，作出逐她的姿势说，你个大卵泡，你再讲，我射死你。

那个内眷挺胸说，你射啊射啊，肥汀，我就站在这里你尽管射，你不射出来我就不走。

那个内眷走了。

裴用手指戳了戳肥汀的脚短肚，一戳一个凹印。那是严重的浮肿。对不对，裴说。裴问他，早上你是不是打破了一只碗？

肥汀觉得奇怪，说，你怎么会晓得？我早上吃饭汤一不小心，确实把一只高脚碗倒破了。

裴说，回去把碗去补好，这样到时候就不会被蛇咬。

后来，肥汀跟很多人都讲述过这件事迹，跟木匠也讲了。肥汀对木匠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神的人，简直比独秀山的菩萨还要灵，实在是稀奇，实在不亏是我们裴家出的人。

木匠点点头，又像是在哀叹，道：裴这人有时是这样的。

不听劝的下场

肥汀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疑心裴说的话，走到电厂脚跟，他停下，望着墙上那句东缺一块西缺一块的大字标语“农业学大寨”，想了想，还是回村去了。

在大道地勒色堆里，肥汀找出来那几块残瓷片，熬了点米汤浆糊，重新把碗修复好，仔仔细细放进灶头上的佛龕供着。

就这样，肥汀在春天农忙开始前捕了好多蛇。他舀出一壶珍藏多年的药酒送去裴家里，那是裴那失踪多年的入赘丈夫小山求之不得的高级补货。裴拒绝了，说这东西对她没用。裴就再一次劝肥汀说：记得春天过完后，不要再去捉蛇了，去山里挖树根，做盆景好了。

你是真把自己当算命先生啦。听到这种话，肥汀又硬头颈起来，说道。

他终究还是没听裴的劝告。到了夏天，肥汀自己都有预感，感觉会被蛇害。有一天在割卵琴山里，看到一支竖起来比一根锄头柄还长的乌山魑，他怕了。他不敢同它对峙，返身跑下山来。可是哪里想得到，在渠道那边，他还是被一条小小的竹叶青蛇给咬了脚短肚，跟裴说的一点不差。就这样，肥汀昏昏沉沉在床上躺了小半年，做了不知道多少噩梦。所以讲，肥汀后来常常跟村里人讲，不听尼姑言，吃亏在眼前的道理。

听的人不以为然，知道肥汀这个好佬又在谈大话。

在大队社屋

裴肥汀坐在大道地大队社屋里讲谈头：

前些年，每到春天，村疯子张长衫便开始发癫。一旦发癫起来，便会倒在地上抽筋，全身发抖，口吐白沫，眼珠反白。是不是，长衫？

张长衫正好也来社屋玩，手里拿着一根竹丝脑头，靠在木柱上看铁匠打铁，不说话。

也不是完全不说，嘴里默默在念叨什么，听不灵清。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肥汀说，讲不

灵清，但一定跟他内眷跟外村人跑了有百分之一百万的关系。我讲得对不对，长衫？

张长衫走开了。

肥汀接着讲，你看，服服帖帖，见到我，他不敢动。要是换成别人，这样说他，他老早就急眼了，要打架。说叉了，不过，长衫的毛病确实是裴医好的。

那个裴就是你们村的寡妇尼姑？铁匠问。

谁是尼姑，你听谁讲的，乱讲乱话！肥汀说。

外村人都知道，我们也是听他们说，宝溪村有一个尼姑菩萨经常在溪滩上给人作法治病，排队排到一溪江也排不完，比庙里菩萨还要灵。

肥汀听着不舒服，觉得这事不妙。

记错了

社屋里，两个从东阳来的打铁师傅光着上身，叮叮当当锤着榔头。打铁是力气活，那个看上去还没成年的徒弟轮着那个十磅榔头，仿佛快要脱力，昏厥。

肥汀说，尼姑那是在以前旧社会的人，家里太穷，饭没得吃，没办法才出家。我们裴家可不是一般人家，祖上出过三品光禄大夫，最次也有县官当当，哪里会有和尚尼姑这种角色。

铁匠说，那是我们记错了。

匠人的种类

无事的春天，村里的捉蛇佬裴肥汀坐在大队社屋，跟铁匠攀谈，引开原先的话头说：

“到宝溪村来的工匠通常不会蹲长久，村堂小，已经败落到只剩那么四五十户。要是在以前旧社会，我们村有三四百户人家，从前门山脚一直通到电厂脚跟，你们打一年锄头也是打不完的，你们打铁佬叫铁匠，做竹编生活的叫篾匠，补碗叫补碗匠，箍木桶的叫箍匠，磨剪刀镞拨刀的叫什么？剪刀师傅，跟剃头师傅一样。现在哪还有这种人呢，那是在以前旧社会，那时光还有锡匠，弹棉花匠，什么乱七八糟的匠都有，还有算命瞎子，关肚仙的，叼鸟门的，这些封建迷信，封建余孽一大堆，还有和尚尼姑道士一大堆，常常荡到村里来，还有主要就是那种讨饭的路过，实在可怜相，从安徽淮安一带过来，那里常年发洪水，没东西吃，跟那种肩上歇着一个猴活生的不一样，那种人专门挨家挨户讨钞票，我们是不会给的，连一口饭也不给，大多都是骗子，可是也没办法，我们村堂的人良心好，心软，总是会上当被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体，一直以来是这样的，宝溪村人在外面名头好，体面，是上代人传落来的风俗家规，但是我们这种山窝里的村堂也闭塞得很，外面来人就要向他们多讨讯些情况，

也好见识见识世面。”

“那你是作什么的？”铁匠师傅说。

“我吗？我是农民一个，做农业生活，农民还能作什么。”

“听他们说，你捉蛇？”铁匠师傅说。

“那是业余爱好，”肥汀说，“用来泡酒的。”

“看来你也有两下子，不愁饿肚皮。”铁匠跟他徒弟说，“歇一会，你去村口买两个雪饼。”

裴捧着一大盆衣裳走进社屋，打听她的柴刀造好没有。

铁匠说还要等两天。

一根稻草吊在天空

这对铁匠师徒，实际上是父子。那儿子是他私生的。铁匠去外地干活，就把他一路带在身边，但从没向他透露这个真相。时间一长，铁匠越来越感觉不舒服。哪里不舒服，具体也说不上来，就是整个人感到气闷。感觉就像一根稻草吊在天空中，木匠说。

裴说，你这种是思想病，别人治不好，要靠自己悟。

我知道，铁匠说，平时只要路过当地什么寺庙道观，他都去拜了，求心安，可是一点用场也没有。铁匠捂着胸口说，就是气闷，极度气闷，有时呼吸不畅，跟鼓风机一样吡枯吡枯响。

裴用平常的方法给他治了几次，没大的效果。不过他们离开宝溪村前，给裴留下的那把柴刀是真的趁手。裴肥汀有一次让张长衫打掩护，自己跑去裴家灶头间偷换了过来。

这事裴看在眼里，没说穿。裴肥汀自己也知道。

裴的苦衷

医学是一门进步科学，在漫长封建旧社会，发展缓慢。郎中先生依靠的是主观经验而不是身体本有的原理，这样往往就会出现头痛医脚，中箭贴膏药的荒诞事迹。

管它荒不荒诞，医好就行。裴肥汀说。

不是这样讲，肥汀，看病要去卫生所，大医院，那里有先进仪器设备，身体什么情况，照得清清爽爽。裴说，我一直跟你们解释，我是不懂治病的。我哪里学过医学呢，我就是个字也不认得几个的念佛寡妇，你们可怜可怜我行不行。特别是你，你更不要去乱传，搞得十里八村的人都以为我是个巫婆，神经兮兮的尼姑，我哪里攀得上当尼姑。我实际上就是一个天生命苦人，但多少怀有点慈悲心，心里头看不得别人受苦，那样我才帮一帮。

是是，你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肥汀说。

这种事情，我只在这里跟你讲讲，你千万

不要跟别人说。裴说。

两人算是同门同辈的。裴肥汀后来就没再跟人提起这些。

派拉头岗

裴那天在派拉头岗山上耙松针，弄一些来当焰火柴烧。

肥汀在竹林挖笋，两人照上面了，抹不开只好过去帮忙。他撑着尿素袋，让裴往里头尽管装塞。塞了满满实心两袋，差不多上百五十斤重。那也是肥汀帮她挑回村的。

肥汀那天知道了裴的苦衷，往后对她便客气了些。

我是哪个人？

村里原先裴家的短工，后续逐渐演变为神经病的张长衫在村口机耕路坎头下的小竹园里说话，对着一根竹子。他早先在裴员外家打短工，冬暖夏凉，四季轮转，后来也当过几年佃农，毕竟独立自主些，也读过两年村里的私塾，可惜是有点可惜。裴肥汀跟过路的人介绍说，长衫他们家是读书的种，他比时光读得还好，村里脑子就数他最灵光。（注：时光，村堂里的扫地佬，做卫生清洁，同样也是老婆跟别人逃去，好在最后没演化为神经病，是村堂里从来

没有一句说话头的废人一个，裴肥汀形容起来说，就是狗看见也要凶他两下，可惜也同样可惜，他们两个几乎不用分谁是谁，难怪说，女人是一道祸水根源，裴肥汀说。)裴肥汀站在机耕路上，对竹园里的长衫喊，我是哪个人？长衫，你讲讲看。张长衫对着一根竹子，说，我是哪个人？长衫，你讲讲看我是哪个人？哪个人是我。我是精神病。我又是哪个？哪个人又是我，精神病，我又是哪个人？如此一直循环云云。

裴肥汀站在机耕路上对他喊，长衫，你是时光。你是哪个人？时光就是你，你们两个老婆都跟别人逃去天涯海角了。

那个过路的人递过一支烟说，肥汀，你作什么去？

裴捧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砢头路过，瞪了肥汀一眼。裴喊长衫，长衫，跟我去派拉砢头洗衣裳去。

张长衫跑过来，爬上机耕路，跟裴走了。

裴肥汀对那个过路的人说，没事情，我到田畈里去转转，看看蛇出洞没有。

活生

阳光较好的上午，村里原先裴家的佃农，后来一夜之间老婆跟人跑了都不知道的张长衫在大道地的株梧桐树上趴着。俯视下方村长家

的那个烂护桶。（注：一种锥形高木桶，桶口约一半井口大，方便人进出。村长家的儿子自小养在桶中，“烂护桶”即他的别称。）

裴肥汀坐在一条骨牌凳上摘热头也在吃一碗泡饭，他跟长衫说，长衫，下来。

裴捧着一大盆衣裳路过，裴说，长衫，跳下来，跟我去派拉砢头玩。

长衫像一个活生（猴）那样从梧桐树上窜下来，立定，表演了一个飞腿功夫，接着跟裴走了。

果真是个活生，宝器。裴肥汀说。

疑惑

一个人生下来，活着。活生。

在宝溪村方言中，人，囊，活生，抑或佛生？指的都是动物属性的人。活生相对应的概念是畜生。囊，无非是皮囊，一张皮壳落。那么佛生呢？肥汀不理解。

在白虎山茶叶地，肥汀摘好了他家的两轮茶叶，裴动作慢，视力退化，还没到一半进度。

肥汀说，我这个人没读过书，要是活生的活是如来佛的佛，那又是哪样的一个讲法？你们天天念佛，多少应该有些领悟。

佛是佛，哪里是佛生呢。裴说，活生就是活生，活来动去的生物，跟鸡鸭兔一样的。

在白虎山的茶叶地，裴歇下来休息，她朝山看去，那间西景山的庙在山背后还要背后。

在村口小店

过了几天，肥汀坐在村店门口喝散酒，下酒菜是一块霉豆腐。跟他打赌的是隔壁村的一个翘脚佬，平常做篾匠生活。一块霉豆腐过一斤黄酒，喝多少都行。随你灌，肥汀说，我奉陪到底。

两人已经喝昏了。

一支送葬队伍摧枯拉朽，从机耕路尽头远远走来，跟戏文班子一样。沉闷的炮仗声响彻整瓣乡村的天空，村里好些人跑出来，站在路边迎接，小声议论。裴捧着一大盆衣裳停在那株溪滩柳树下，木匠也在。

肥汀昏沉沉的，指点着说，翘脚，看见那边倒拖杨柳树下的两个人没有，他们不清爽。不过，肥汀停了停，说，你是外村人，这种事体我不好跟你讲，不好听。

翘脚一口干掉碗里的酒，说，快点，肥汀，我干了。再来一斤黄酒加一块霉豆腐，我要喝到下年为止。

可能是顺风的缘故，风把话吹过去了。裴在柳树底下朝这边喊，肥汀老货，不要在那里嚼舌头，当心烂掉。

肥汀举起碗发誓说，我哪里有。正要否认，便想起杨柳湾村那个看牛的，两只眼睛都瞎掉了，就说，没有没有，我是在跟翘脚谈天。

肥汀忌惮裴的恶毒，知道她一向灵验。

肥汀知道，村里但凡有什么事体，哪怕一点风吹草动，裴都是知道的。裴视力弱，耳朵确是灵得很。

肥汀喝着酒，自觉羞愧。

空牢牢

送葬队伍稀稀拉拉从村店路过，不妨碍演奏班子的那股狂劲，他们还是相当卖力气，好听，也好看，魔幻味足。他们走远了。远到电厂脚跟那里，乐声已接近稀疏，一股唏嘘的心境竟也涌上肥汀心头，不知不觉眼里渗漏出眼泪水来。肥汀说。

正要说一个人活着无非一场空梦，空牢牢的究竟有什么活头呢，发现翘脚不在了。抬眼看，翘脚正劈来冲去走在机耕路上，走着走着，突然从背后弹出一对翅膀，像一个大老鹰那样，全身冒着冷气。又突然腾空而起。在半空中盘旋两圈，吆吆地叫两声，窜进云霄，飞失了。

肥汀除了酒账，自己也劈来冲去的走去派拉砢头。不知道什么缘故，尽管实在难为情，他还是想试试，问裴借点钞票。

裴不在那里。

肥汀倒在溪滩上睡，傍晚才醒过来。

饮茶

什么事习惯了，也就平淡。夜晚，裴坐在灶间那盏昏暗的白炽电灯下念佛。裴肥汀进门时，看见木匠也在，正坐在八仙桌边上吃茶水。

肥汀就说走错了，他这是要去上段搓麻将路过。

走错和路过，不矛盾的。木匠说，一起喝杯茶，明前旗枪还是有点汁头的。

肥汀就坐下来，正好下午的酒精还没完全解玩，喝点茶叶解解酒气。

裴用筷子头叮了一下那只铜铃，用香火棍的头粘点红药水，在佛纸上戳一个印子。接着又拿起筷头叮一声。接着闭起眼睛，念起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三个人都没说话，静坐着。

实在也不晓得怎么说，开头话最难启齿，肥汀自顾自冒着烟气，一支接一支，把灶司间熏得朦朦胧胧，如同一间香火弥漫的佛堂。

一度茶喝完后，木匠重新给肥汀的茶杯满上水。肥汀就起身说，不喝了，早点归去困觉。

肥汀走了。

木匠叹了口气说，肥汀这人，真是。

裴就突然敲了一下铃铛，意思是让木匠不要说。那是裴知道，肥汀还在门外，躲在墙角跟窃听。

木匠说，晓得晓得。

肥汀在外头猜到了意思，知道已经暴露，就回家去了。

没有接成

又过了两天，裴坐在院子石凳上嗑瓜子壳。肥汀扛着一把锄头，从后门山竹林下来，绕过地头弯弯拐拐的小路，朝这边走来。

在院门口，他停下看了看那株无花果树，说，看来没有接成功，可能是薄膜没有完全包紧，看进去，里面好像有点长霉。

他仔细检查了一遍，摇头说，要不要重新接一根？季节上应该还来得及。

裴便没有接话，吐着瓜子壳落。

肥汀走了。

走前，匀了两支上好的黄泥拱笋出来，让裴用来煮腌菜。这季节，没有比竹笋更鲜美的风味。

比天大

做一辈子人，最难的便是开口向人借钱。宝溪村人人都知道，肥汀嘴巴硬，顶要面子，

毕竟裴家以前是光禄大夫，最次也是地主级别，怎么到了他这里，便沦落成一个穷酸独孤佬了呢。有历史原因，也有风水不好的因素，也有他不学无术的生活惯性，说不灵清。反正事实就是，肥汀是实力最差的一户，裤子屁股上的那两块补丁比深井塘还阔。之所以平时故意在大道里摆火锅。是啊，之所以平时故意地在大道里摆火锅场面，也就是为了彰显家族原先的风光，人不就是为了一口气活着么。这道理明摆着，比天还大，肥汀自然懂。难道裴会不懂？裴是活尼姑，她什么事都清楚明白。肥汀是知道的。其实那天夜头走进裴家里，一坐下来，他就看见了。那两张五十块头就压在铃铛架子下，在八仙桌上压着，仿佛知道他要去借钞票似的。一定是木匠的计谋。木匠这人是这样的，总想找机会羞辱他。肥汀完全知道。

无事不登三宝殿

事不过三，无事不登三宝殿。前一句是暗示，肥汀想了有几天了，夜里睡不着，饿，他就平躺在床上想。从他出生时旧社会一路想到现在，感觉一切是那么模糊，寡淡，像一阵飘忽不定的风。像洋油灯盏上飘忽不定的一个火焰。像一根只剩竹丝的毛竹，在风中摇晃。总之整个人昏沉，不稳。到第二天中午，人才缓缓苏醒

过来。来到灶头，端开鑊蓋 ghoh-kin（锅盖）找吃的，便看见锅底里躺着两张明亮的钞票纸。是真钞。是裴用念佛念出来的真经，换来的那两张绝真的真钞。

而后一句，无事不登三宝殿，原本想好的是那天夜里去找裴的开场白。

可惜没用上。

不是欠别人就是别人欠你， 扯不平

这件事，裴肥汀可以在这里实说，对裴家祖上起誓，他从没跟任何其它人提起。包括裴。

这是一个秘密。一个只有一个人知道的秘密。而把它放在这里讲，是肥汀希望它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让秘密变为一个确实的信息，成为一件实际发生过的事件。

这重要，否则它就是没有。裴肥汀说，世道就是这么回事，一个人活着，不是你欠别人，就是别人欠你，要事事扯平，难，以及不可能。要晓得放下，什么都不管不顾。所以他也理解，裴后来放下一切，去西景山出家当了尼姑，那是她的命，是归宿，她谁也没欠。没欠先祖，没欠老天。裴家在宝溪村的这一支是要断绝了，肥汀长叹。

裴肥汀说的这些话，同样也是说给自己听。

在割卵琴田畈捉蛇

蛇冷血。

难道这是蛇的错？

并无对错。

春天，裴肥汀在空旷无人的割卵琴田畈寻蛇。这会儿还不是蛇出洞的季节，但他有瘾，两天不捉，人便昏昏沉沉，像冷血动物。周围山中的竹林里，能听到有人在挖笋。那是偷！肥汀就大声喊，是哪个贼骨头在我们宝溪村竹林偷笋，哪个。

这样，山上就没了声音。

也许是山背后的道步湾村人，他们总是爬过山，来割卵琴山盗树，毛竹。在过去旧社会，那是必定会发生激烈冲突的。

肥汀走去山下那间快倒掉，在过去旧社会帮裴家看护山林的短工临时居住的避雨小屋。

在过去旧社会，整个割卵琴田畈，包括附近的山林，包括流过的溪江，包括头顶的天空统统是裴家人的财产。裴肥汀走在田坎上，走着走着就觉得一股悲伤莫名涌上脑壳，觉得昏沉，一把昏厥过去，扑倒在地上。

这是常有的事。隐隐约约地，他听到风吹过土地时，草叶发出的那种清晰而干净的声音。

在割卵琴田畈

春天容易犯困，裴肥汀独自在割卵琴田畈游荡。也不是捉蛇，他只是想来转转，在自家田里撒泡尿，接收地气，蹲个屎诸如此类。就这样，他看见稻草堆后头躲着一对慌乱的野合男女。这还了得。裴肥汀大声咳嗽，算是对他们的警示，走开了。

他沿着山脚下的渠道走回村，远远看见裴捧着一大盆衣裳走在机耕路上，便连忙追赶过去。

“你捧一个洗脸盆去作什么，派拉砢头早走过了。”肥汀说。

“我去石拱桥那里，看看那株无花果树开花没有。”裴说，“你在捉蛇？”

“没有，随便荡荡，结果碰到一对狗男女在田畈打洞，赤脖赤卵的，像两支蛇缠扭在一起。我恨不得一棍子敲死它们，实在晦气。”肥汀说。

“今年你不要捉蛇，去挖盆景好了。”裴说。说完话，她继续沿着溪江往上游走去。

肥汀记得，这是裴第二次对他警告。肥汀没有听劝，说我的事体还轮不到你来管。

静脉曲张

以裴那严重静脉曲张的腿脚，她得走过穿山瀑布，白虎山茶叶地，到金丝潭，往上再走

两里到璞岩村还要往上走，穿过隧道涵洞，再走两里路才到石拱桥那边。那桥有年头了，只是裴肥汀从不记得那里栽着树，还是一株什么无花果树木。

也许裴是想去寺庙，肥汀在心里思想。从石拱桥沿溪江上游再行两里路，在那个溪流交汇处，就是那座独立着的西景山。那破庙在山顶，裴想爬上山，至少还要一个时辰，那时天都黑透了。

裴肥汀望着裴远去，消失在山水间。心里实在不清楚，一个盆着洗脸盆的寡妇去庙里，她究竟脑子在想什么。

风水地理

宝溪村前的宝溪江又叫小乌溪江，那是正式在地图上的命名。而在平常的生活中，村里人只是实用性质地叫它大溪江，或大溪埠头，或派拉礅头那边，或宝溪村的江。这有些奇怪。

这溪江对面是山地，村这边是一条狭窄的机耕路。溪流宽度不足五十米，在非潭的水域也就一脚水深，它怎么又叫大溪江了呢。这也不奇怪。大小是相对概念，就说附近那条从矿山下来的黄沙江，它也就沟渠那么点宽，还常年断流。

所谓风水地理，水是关键。有水的地方人

便有灵气。就像山雾笼罩同样可以营造仙道气息。裴家从宁海一路逃荒，为何最终在此地落脚？必定有其理由。其中，风水层面上绝对算过又算。在裴肥汀看来，人择水而居，清洁良好的水资源是最关键因数。而当地雨水充沛，钟灵毓秀，香火自古茂盛，山山水水延绵不绝，这些描述在《甘霖镇志》中有明确记载，此处摘抄一段：

鸟群的意志使得山峦朝四周无规则连绵展开。云雾笼罩吉祥的地势。图腾的样式被设计成一头越鸟。通过对它的抽象，转化为文字单元的笔划。无法翻译的记号穿过历史漫长的黑暗，落在青石板上。它们的发音在小乌溪江两岸至今仍在流行。灌输给后代的思想表明，生殖欲望必须大于其它追求。无论在旧社会，还是旧社会后。下雨是在经常发生的事件。

挖掉无花果树

裴肥汀很少去想这些有的没的，尽管捉蛇冷门，但他并不算一个古怪的人。

过了几天，他扛着锄头出村，远远地走去金钩水库的竹林挖笋。那里是大年竹，据说有人挖到了锄头柄长的黄梳头（黄泥拱笋），那确实是开了眼界。

出村后，左拐走上机耕路，几步路就走到

派拉砢头，看见裴正一个人蹲在溪滩上洗衣裳，也没打招呼，往电厂走去。走过电厂，拐了个弯便来到割卵琴田畈，接着走过穿山瀑布，拐弯来到新段路，那里岩皮上高高挂垂着一个巨大的九里达蜂的巢，值钱是值钱，就是没法子搞下来。再走两步路，就到白虎山东山岭脚下的那片茶叶地，看上去下一轮茶叶尖还得等几天。他停下来点燃一支烟雾，接着走开，拐个弯来到金丝潭桥，过桥后，要走上至少两里路才到那个较大的自然村：璞岩村。比宝溪村大几倍，村口竖着清朝留下的贞洁牌坊。在过去旧社会，那也是出过闻名人物的村堂，从家谱上查证，他们村无非由宝溪村的张姓这支分派出去，跟裴家倒是无实质性的关联，裴肥汀就这么想着，穿过黑乎乎的隧道，再走几里路便到了那座拱在溪上的石桥，它有几百年历史了，桥边上果然有一大株光秃秃的无花果树木，连根翘起，倒在地上。为何他从没印象？

裴肥汀走过去打探。走到桥一半，突然感觉昏昏沉沉的，眼冒金星，一头栽到桥底下。

无花果与前世

裴坐在灶司间昏暗的电灯下，说，要是你不介意，我还是点洋油灯盏，好节省点。

裴肥汀说不要紧，电灯光头冷戳戳的，哪

里有灯盏好，还是灯盏来得舒服。

这样，裴就从灶头取来那部灯盏，划燃一根火柴点上灯火，拉断了电灯。屋里整体一下暗了许多，好在坐在那张八仙桌边觉不出什么，反倒更添上了一层讲故事的气氛。

关于石拱桥的那株无花果，她清晰记得，那是她在前世种下的。裴手上拨弄着念佛珠说，那时，她是旧社会的一个丫鬟，跟地主太太去西景山庙里烧香。路过那儿时，看见地上丢着一根无花果树枝。那太太就说，我们发发善心，让它活下去。裴就亲手挖了个坑，把枝条插在桥边。这是一个记号，裴说。她有一年去烧香，第一眼看见那株树木就觉得稀奇，仔细想了一会，事情便逐渐明朗起来，我这辈子无论如何是逃不掉的。现在他被你挖掉了，我看日子近了。

裴肥汀懒得辩驳。

那株无花果枯干得快要烂掉了，他只是坐在那里恢复体力，顺便点火烧了它来取暖，烘烤打湿的衣裳裤脚。

自断香火

裴肥汀说，你这种怪话，我是前世也不信的。

裴说，信不信不要紧，事实便是事实。那便是召唤我出家去当尼姑。

裴肥汀说，越说越稀奇古怪了，我们裴家

那是从光禄大夫开始，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出过带兵打仗的将军，指挥使，最次也有在新昌县当县令，哪里会出和尚道士女尼姑这种事体，那是自断香火！肥汀说，你是不是在大团门被木匠老货脑子灌糊涂了，你们老太婆念佛归念佛，那是为了赚点钞票纸，哪里可以当真呢。

裴说，你不要讲了，事实总归是事实，比天大。

事实的另一种

事实是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在传统时空不可逆转与改变，这是事实的本质。不管世道如何虚空像一阵风，抑或人生难免徒劳仿佛只是劳苦愁烦，可人却总是实实在在活在事实中。

人活着才可以观察得到事实，活着本身就是最大事实，死了就失去了事实，对不对？你怎么能把前世虚幻缥缈的东西当真实。裴肥汀说，前世下辈，这种事体我是前世也不会相信。那是几千年来的迷信，骗骗人的，好让人不要去做恶事。否则，当年那么多菩萨庙怎么会人为去毁掉，作孽啊，可那是封建余毒，必定是要清除掉的。

裴肥汀哪里知道，裴说的是另一种事实，是心里的事实而非物理呢。那种事实，比事实还要真实，比天还大。跟裴肥汀这样只知道捕

蛇的愚人，是怎么也说不灵清的。

昏暗而摇晃

裴肥汀望着那段昏暗摇晃的灯盏火焰。

裴又顺着话头，说起多年前她如何在派拉砬头洗衣裳，如何命中注定遇上了那群云游尼姑，她们在风中如何招展，飘然，仿佛做戏文那般，仿佛像是来自前世的一场记忆，有太多的细节场面，就是讲到天亮也讲不完全，裴说。

裴肥汀没听完，抽身回家困觉去了。

乡村漆黑的夜晚

他原本只是来向裴汇报那株无花果的情况。或者打算跟裴提一下她在灶头放下的那两张五十块头的事，可是毕竟还是没说出口。但无论如何，他实在不想听裴像一个念佛尼姑那样唠叨个没完。

乌漆嘛黑的夜晚，一个独孤佬，一个寡妇，多少还是自家人，要是被村里人私底下传来传去，那还了得。如何还洗得清白。这样一想，他又昏沉起来，一回到屋里便倒在床上，一觉睡到大天亮。

睡觉是对一切的自动恢复。

啄，以及本地语

过了几天，还是春天。树木生长，天空一天比一天亮。裴坐在自家院子的石凳上嗑瓜子壳。

嗑、啄、筑、笃，究竟是哪个字，用来当作食葵花籽的整个行为动作，在宝溪村特有方言中似乎难以界定。有人惯用鸡鸭啄食的啄，指向的场面是清晰的，但啄的口头发音叫笃。笃，拟声，那是一个五香瓜子被牙齿压迫，破裂时产生的声响。也是鸟雀在树干上啄洞寻找虫子的声音。在无事的春天，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啄（啣）瓜子，一个接一个，瓜子壳吐得门前道地上到处都是，引得几个鸡争抢，捡漏。这是啄。而筑是砍伐树木的声音，也是建筑一面墙的动作。这很奇怪。木匠，平常也叫筑头，筑头师傅。比如裴从山上筑（啄）来一根木头，扛到大团门，让木匠（姓李，上代人入赘到村里，历史模糊）这个筑头师傅来造一部云梯。那么捉呢，捉蛇的捉，它的发音类似“阔”：春天到来，万物苏醒，裴肥汀拿着一根打蛇棍、一个尿素袋在割卵琴田畈上阔蛇，就是抓捕蛇的意思。问题就在这里，大部分人说话并不会太过讲究，在交流中能便捷传达意义即可，就好像也有人说，吃（“习”音）葵瓜子。习可以表示食、吃、洽，切，同义不同音。无论怎么讲，在具体场景下，大家一听就明白，知道它无非只是一个动词。他们认为

事与物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它们发生的动作。“依习过饭了没”，还是“饭有习过依”？甚至语法也可任意调换。

“饭有习过依？”裴肥汀跟坐在院子里的裴打招呼，吃过午饭，他正在村堂中闲逛。

裴没有搭理他，单单望着门口那株无花果树木，嗑瓜子壳的动作机械而迟钝。

裴肥汀觉得裴有些痴呆呆的，像深山里的尼姑似的，像是被什么污东西入了迷，还是食物中毒（蘑菇？肥汀的第一反应），总之感觉不正常，他便连忙去大团门请木匠来。

是这样的

木匠在大团门喝茶水，望着天井上的天空说，肥汀，不要大惊小怪，裴从来都是这样的，你又不是不晓得。

那你的意思是跟你不搭界？裴肥汀说，你是不是用蘑菇下了毒。

木匠无话说，起身，跟裴肥汀来到裴家里。裴不在，她上楼顶困觉去了。

尼姑思春

裴肥汀和木匠坐在裴家院子的石凳上，磕着裴嗑剩下的那碗瓜子壳。两人聊了起来。

木匠说，这个无花果上的桃枝是你接的？

明知故问，裴肥汀说。

木匠又问：那这株桃树上的无花果枝条也是你接上去的？

裴肥汀就说，真要笑，不是我那会是谁。

那就好，木匠说。

哪里好？你讲的跟我们要讲的事有关系吗？裴肥汀说。

当然没关系。木匠说，我们在讲什么事体？

我们，裴肥汀压低声音说，我们要谈谈裴的问题，你看见了，她是不是有点不正常，跟张长衫发癫子前差不多神态，一定跟你总是送来蘑菇有关，这东西吃多后，人容易幻想，昏头昏脑。裴是我们裴家人，你负不起这个责，我跟你说，木匠，他爹过辈前托付我一定要照顾好她，出了事情，我是一定有责任的。

我哪里看见了。不过，木匠说，听你这么讲，裴会不会是尼姑思春？

确实，他们到时，裴已经去楼顶睡觉了。

木匠的卯弹琴

木匠说，你有没有晓得，这株无花果树的历史？这是她爹早先种的，二三十年有了。你晓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相当蹊跷。它是从西景山寺庙那株无花果树上剪下来的枝条，一个老和尚开过光。这事你不清楚吧。肥汀，我跟

你讲，万事万物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事体，你不仔细想，哪里想得到。我跟你讲，这几天裴为什么老是盯着这株树，我三天两头过来，又不是不知道，她这是思想又开始动乱起来了。大概是春天的缘故，你想。木匠这时把说话声调低，左右张望，磕着瓜子壳接上说：

小山逃去多少年了？少讲讲十年。去哪里了，你晓得？绝不可能。我跟你讲木匠，这事我清楚。讲起来较惯伤心，他是独个人偷偷摸摸到深山老林里去了。为何缘故呢？是不治之症。他是不想拖累，不辞而别，就是自个去寻死了。现在你晓得了吧。

还有这种讲头？肥汀不信，说，卯弹琴。

我卯弹琴？我还匹吹箫。木匠说，我多少年来前思后想，似乎只有这种可能性。我跟你讲，小山走前，在八仙桌上压了一张字条，上头写得清清楚楚。

条子呢？裴肥汀问。

丢到灶堂里，烧掉了。木匠说，她是看都没看。

那你怎么会晓得？肥汀说。

啊呀，笨，肥汀你就是笨。就是因为看都不看，说明裴心里有数，全部都晓得啊。木匠抓着肥汀的手臂说，肥汀哥，今天我把话说在这里，你来见证，我就说，裴的事，从今往后

就是我木匠的事，不用你来担责。

裴肥汀说，我晓得，你们两个是迟早的事。

其次

其次，员外去得早，裴孤苦伶仃一个人要照顾田畈，山地，养猪、鸡、鹅，种菜，种红毛番薯，还要筑柴、耙殇毛（松针），洗衣裳服脚，还要没日没夜跟那些老太婆念佛，事情实在太多太多，这些压力她一个寡妇承担得了？稍微搞不好，人就溃掉了。木匠分析说，这些还只是现实中的道理，无非一些物理生活。其次更重要是思想上。木匠点了点他的脑壳说，这里，她一直有解不开的情结。这个情况反正全村人都晓得。我呢，也说不灵清。尼姑和尚道士可不是正常人，她们直接面向菩萨，神仙，统统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你说是不是？

裴肥汀叹了一口气说，晚上到我屋里吃火锅，我们再仔细谈一谈。

故事梗概

裴的故事其实简单。

无非她的前世是受苦受难的丫鬟或唱戏文的，在路边插植了一根无花果树枝。树木无情，不受时空限制延伸到现在，作为一个暗示，提醒她出家当尼姑，解脱一切烦恼。

讲来讲去，情况就这么个情况。木匠说。

追问

那为什么偏偏是无花果树呢？

裴肥汀说，为什么不是八角狼刺，百鸟无踏，或者后门山山岗上那株镇山的参天古松（注：有一年被台风刮倒，裴肥汀特地去挖来那段巨大的树桩，放在厨房当切菜墩子），为什么偏偏是一株不起眼的无花果？

木匠用筷子夹起一片蘑菇，蘸着火锅底料说，无花果即菩提树，跟佛教有关。

我的门口道地上也有无花果树，怎么我就没有这种感应？裴肥汀说。

我哪里晓得，肥汀。木匠有些不耐烦，说，我只是一个做木匠生活的。妈的我也想简简单单超脱，超生就好，可是上哪里去超呢。

裴肥汀就说，木匠，你喝糊涂了，你就这么点酒量，我怎么放心把裴交托给你。这样下去，我们裴家当真是完了，要完。

完

人禁不起暗示。完便是一种暗示，相当顽固，对肥汀来说一种相当虚无仿佛又巨大笼罩的自我暗示。那夜酒后，肥汀整个人开始昏昏沉沉起来，像蛇一样盘在床上，懒得出门。

完，什么是完？一种毫无指望的状态，没有色彩却是平坦，一眼望去不见尽头。

裴却没事，转天就好了。跟平常一样，她捧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砢头。在村口大香樟树下碰见姓鲁的内眷，又跟她讲起以前遇见尼姑的事。裴小声跟鲁内眷说，自己有明显预感，那班尼姑云游到村的日子近了，她们是来接引她的。

鲁内眷告状

鲁内眷就跑去裴肥汀屋里，跟他讲你们家裴在村口大香樟树下如何如何云云，你要不要去派拉砢头看看，要不直接送去一趟乡里的卫生所看看脑子是不是出了毛病。说起来真是奇怪，她疑惑说道，帮别人治好那许多毛病，轮到她自己就不会治了？

裴肥汀一听便来气，让姓鲁的滚。

姓鲁的内眷就说，要不要她来帮忙，明天是好日子，她正想去独秀山寺庙烧香拜菩萨，顺便也就一起给祈祷了，挺方便的。

裴肥汀呼出一口酒气说，裴的事我不管了，也不想管，也轮不到我来管，你去找木匠说。

几个念佛老太婆

陆陆续续的，村里那些念佛老太婆来找裴

肥汀，打听裴哪天可以重新开始念佛，空了几天了，没有裴带领着她们念，总觉得念起来空荡，无意义，念出来的经仿佛也是假的。

石道地村的人已经不来买我们的经了，念佛老太婆透露说，大概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裴肥汀举起床头的打蛇棍，吓唬她们，你们要再来，我放蛇咬死你们。

那几个老太婆就不敢去找裴肥汀。

一个注：

如何识别经真伪的知识。

原理上，做节次祭祀用的佛经（纸钱），用香火蜡烛点燃，烧成灰烬后便成了另一世界的通用货币。它涉及到经的转换率。要是念佛的人用心，佛经就经烧些，在完全化成死灰前，那微弱的金色火星会长时间在纸张边沿像一支小龙那样到处游移，停留时间越长，转化率越高。凭此，可以判断经的真伪，以及等级。

土豆炖笋

裴听说裴肥汀病在床上，特地烧了一碗土豆炖笋，亲自端到大道地来。

裴对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裴肥汀说，阿哥，饭还是要吃的，吃饱饭，人才有力气去捉蛇。

裴把手掌搁在裴肥汀脑门上，测量后说，

没有大问题，我给你在家里念两夜经，马上可以恢复。烧这碗饭的井水，我也用佛法加持过了。吃了它，你就有力气去生小活生，我们裴家是不会断香火的，你一定要吃下去。

肥汀听到这些话，感觉眼前一片黑乎乎的，随即昏厥过去。

昏厥与返回

裴肥汀后来才知道，人在极端刺激下，为了避免精神崩溃，身体会自动进入瘫痪昏厥模式，那是一种终极保护。只要能及时返回，人便能恢复如初。这跟有些蛇在捕捉过程中发生假死现象异曲同工，是一种求生应激反应。

过了两天，裴肥汀下了床。先去村口小店喝半吊老酒，昏昏沉沉的，又独自一人走去割卵琴田畝寻觅蛇的踪迹。

路上，空气清新，山山水水景色标致，仿佛一种置身旧社会的感觉。是亲切的。

牛

裴肥汀走到派拉砢头时，看见裴在溪滩上。像是在跟村里的那头耕田老水牛说话。

裴有一次把她的手掌按在牛脑门上，嘴上念着阿弥陀佛经，那狂躁的牛便一下安静了下来，后来再没发过疯病。春季农忙快来了，村

里大半农田还得仰仗它来耕呢。这牛在溪滩边饮水吃草，裴和它相熟，两者谈谈天挺好。

裴常说，比起狗、猪、猫猫这些，牛是最通人性的畜生，要是哪天主人家要杀它，还没走进牛棚，它的眼泪水便会掉下来，两条前腿跪在地上，不断往后退，祈求。

牛真是太苦了，一辈子任劳任怨，一句话都不说。裴常常叹气说。

远远望去，派拉砢头溪滩上，裴站在那里，低头望着牛。那牛两条前腿跪着，牛头低垂，很安静。

裴说

在宝溪村，裴并不是一个说话头多的内眷。她的口水主要用来念了经，也就一句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说过多少？有没有十万万遍？

一句话可以让人说千遍万遍，那它一定是一句重要的话。裴说。裴也说善战善战，但极少。那是正式出家人专用术语，裴引用得不多。她一般说，罪过罪过，菩萨保佑这些。

裴说过其它一些话，有些也让人印象深刻，在此略记几则，裴说——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恨，人生无非唱戏，不要恨。

裴说——我这辈子没有一天快活过。

裴说——活着就是受罪。

裴常常说——除菩萨外我什么都不信。

裴常常说——菩萨无处不在，也不在路过的任何地方。

裴常常说，有一年春天（其实是秋天），她在派拉砢头遇见了一群云游尼姑。尤其开春后的这一两个月，她总在不停，反复，见人便说。

裴有时坐在大团门堂前念经，念累了，停下歇息。她会望着天井上的天空感叹说——天空，怎么会这么空呢？

木匠在一旁就跟她解释说，因为你是一朵云，白云。

而在裴肥汀的记忆中，裴说的最坚决的一句话是——断种肥汀，我前世也不会吃你的蛇！

这些话都是真的。

裴说过的话还有很多。跟她做过的事一样多到数不清。只是这些话说到空气中，还没被人接听到，便消失了。而也有些话，裴无论如何也不会说出口。那些话，也许谁都知道，也许谁也不知道，她们只能在乡村黑而安静的夜晚，在私底下猜。

出家的理由

那天下毛毛细雨，裴肥汀懒得活动，索性在屋里睡午觉。一个念佛老太婆碎碎步跑进门

来，摇醒他说，裴在村口大香樟树下做法，好像是要出家去了。

出家就出家，又不是什么大事体。裴肥汀说。

那老太婆从后脑勺发髻上拔下一支发簪，戳痛裴肥汀的手臂说，天都要塌了，你还不快去。快去把她追回来！

裴肥汀就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她去罢。

那老太婆纳闷说，这些天一切都好好的，大家还一同在大团门念佛，怎么无缘无故突然间想起去当尼姑呢。肥汀老货，快快去把她拦牢。

裴肥汀就说，无缘无故也是缘故啊。说完，重新倒回床上，昏睡过去。

在村口大香樟树下

在台风没有刮断宝溪村的村树，那株村口的大香樟树以前，从远远的机耕路尽头也能望见它那高耸庞大的树冠。这树至少有上百年历史，是谁种下的？老辈人也不一定记得。有人说是大水冲来的树苗。也有的说是从天空落下的鸟屎，里头夹带着这粒种子，落地发芽。

那是什么鸟雀会叼吃香樟树的果子？香樟树是大型乔木，并不是可食用的水果树。无论什么鸟兽，那也是在过去旧社会的鸟兽。

这株香樟树原本有三个主树枝，其中两个

有一年被八级台风刮断，只剩一个毫无对称感地侧着，通往并遮盖住村小店的屋顶。裴在那树枝的断口处，插上一支点燃的细香，对着树桩双掌合十，静静地默念着什么。

她连那件亲自缝制的尼姑袍服都穿上了，一件青灰色的长袍，脚上像平时那样穿着一双军用胶鞋，旧是旧，但干净。裴的脑壳正上方盘着一个小小的发髻，那根念佛时敲铃铛的筷子截断一半，贯穿在发髻中。除此，再无多余装饰。

几乎全村人都来了，站在旁边，围成一圈，一个个安静，不大声说话。

有个小孩顽皮，跳上香樟树桩上。大人赶忙过去捕捉。好在他动作敏捷，一下跳窜到那个大树杈上，一路爬到顶，蹲了下来，作出一副坐佛姿态。围观群众开始笑起来，其它小孩捡起地上的石头卵，扔他。都没打中。

一根香大约焚了十五分钟。等最后一段香灰落地，裴走了。

裴走出村，身后跟着长衫，帮她拎东西。东西就两样：一个包袱，以及一篮子土豆。这个季节，土豆已经发芽。就在上星期，裴在自留地，山地，旱田上种满了土豆。她一直是这样的。这些土豆主要用来赠寺庙，抵香火。全村人都知道，土豆不值钱，但好吃，营养丰富。

还能抵香火费用。裴常说，多种土豆有什么不好，土豆是救命农作物，用来当主粮才是。

裴有时说些稀奇古怪的话语不足为奇，大家都觉得裴是这样的一个人，离他们远，离尼姑近。

这天中午，木匠不在村堂里。

连续两天，他都在镇上赶庙会，售卖板凳、锄头柄、木桶这些。木匠后来回想，这几天确实也是好日子，出家的好日子。

裴走出村，屁股后头跟着帮她拾东西的张长衫，两人走在机耕路上，沿着溪流往上游走去。

村里没有一个人护送他们。毕竟也不知道如何告别，需要什么特定仪式，讲哪些话语。谁都没有这类经验。尼姑出家是一件大事，在当地，无论是出门走亲戚，还是去大城市打工，都是大事，何况还是去深山出家呢。这一别，往后难得再见上面。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在思想。他们只是站在那里，静静看着两人离开。

细雨朦胧，裴和长衫两人走远了。走过派拉砬头，再两步路就到电厂脚跟，那里便是这段机耕路的尽头。他们知道，等下再拐个弯，那两人就会消失，仿佛在山水间失了踪。是暂时的。他们知道裴去西景山上那间破庙落发，那里唯一一个主持和尚的命，是裴有一年用一碗井水救下的。他们知道，有这个大恩情在，

寺庙不可能拒绝裴。何况从佛教世界来说，它也是缘分。是命，他们在村口感叹。就像一场夜梦一样，一切老天注定，一切是非恩怨裴都留在了宝溪村，没有带走。他们说。

他们就这样一直等到裴和长衫看不见人影，又在原地空聊了一会，接着才散开，各自回家去了。

裴肥汀来到大香樟树下时，人都走光了。他没看到这幅场面。

庙在西景山上，裴在庙中。

春天，裴肥汀拿着那根打蛇棍，背着一个尿素袋，沿溪流边的机耕路往山里头走去。

这天他想去西景山捉蛇。那里山林偏远阴森，毒蛇出没概率要比低洼田畈高。顺便也给裴送些笋干菜去。那是前两天裴托人带信来，说住在庙里嘴巴淡，想吃咸菜。

裴肥汀昏昏沉沉走着。

他还不知道，到了夏天他会被蛇咬。

诗篇：

捉蛇佬裴肥汀的护身符

以前的日子总是昏沉总是荒芜总是过去了
不再返回总是错误。

以前的日子总是可有可无。

以前总是在以前。

以前就是故事。

是历史。

不可悔改。

以前的日子总是昏沉，历史也是。

有什么办法呢，在历史上以前的日子总是这样的，昏昏沉沉，仿佛翘着脚一路走来的农

夫仿佛丢失了他的打蛇棍。

以前给他一种感觉以前的历史总是昏昏沉沉荒芜仿佛一阵阴影过去了，总给人一种可有可无的故事感。

以前是这样的。

在冬季，或夏天，还是淡季，四季轮转。

给无论人还是农夫一种总是这样的那种感叹，一种总是昏沉总是荒芜的感叹并且以前总是在遥远而漫长的以前过去了不再返回是真的不再返回是永远不可能的并且直到永远，农夫感叹道。

农夫，以及以前。

以及一片薄饼。

（坐在阳光下）农夫感叹以前的日子一去不还。但又有什么呢，既然以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可能再次返回他或它又有什么可值得感叹的呢，农夫感叹道。

感叹总是故事性的，总是相似的。

总是相似与不可悔改。

总是仿佛置身于历史中的一个人无论他是农夫还是蛇，它们莫不是如此彼此感叹道。

唯有感叹。

农夫感叹过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总是那么昏沉冗长荒芜的日子一去不复还，不再返回，他昏昏沉沉走在路上边走边感叹，仿佛天快要

塌下来似的。

那是在以前。

没有具体定语的以前。

这给人感觉以前总是非常昏沉。因为缺少定语，以前总是给人一种感觉是荒芜的，也许漫长而遥远，仿佛天空就要塌下来似的感觉。

以前的日子都已经过去。

以前在过去或已经过去的日子或只是在以前那些日子都过去了。

那些昏沉而必定荒芜的日子。

过去的日子必定昏沉而荒芜是因为它们无非是已经过去了的那些日子不再返回。

是可有可无的，在总体上。

是不管它们可有可无都已经过去了的日子。

历史上也是。

但历史需要故事的缓冲。

以前，一个农夫在路边发现一个快死的蛇。他把蛇弄回家。蛇苏醒后，把正在睡觉的农夫给咬毒死了，回到自然界。

以前给人的感觉总是这样。

因为以前就是历史。

就是故事。

烟雾或其它。

而历史总是在故事化，历史可有可无。

以前的日子总是昏沉总是荒芜，总是一直

是可有可无的可能有也可以没有，无或莫须有。

因为以前的那些过去了的日子它们总是昏沉与荒芜，因为总是一直是从来都是这样的同样的昏沉而荒芜总体上无所区别，这点上就连农夫也不会否认。

因为以前的那些过去了的日子它们总是昏沉与荒芜，因为总是一直是从来都是这样的同样的昏沉而荒芜总体上无所区别，这点上农夫不会否认。

很久以前，农夫赶集完回村。

在路上他看见一个快死的蛇快要死了奄奄一息一副正在断气的样子。

以前的农夫总是昏沉而荒芜或昏沉或荒芜。望着蛇。

且不为什么。

意识水平总是处在历史最低水位。

以前的日子总是一直是从来都是昏沉，以前的农夫想，正好，晚餐还没着落呢。

那是在很久以前的那个以前，一个以前的农夫昏沉或荒芜仿佛无法返回。

农夫把蛇打死，带回村。

以前的农夫无论他昏沉抑或荒芜抑或两者皆是总是把在路上遇见的蛇打死后带回家从不浪费。

一蛇两吃，还用蛇皮做了一根酷酷的蛇皮

裤带。

以前的故事总是给人一种荒芜但历史水位超低的农夫感。

拓荒感。

但主要是昏昏沉沉那种感觉。

以前，以及农夫它们总是这样昏沉。

昏昏沉沉，晃荡，不是下雪，就是在阳光暴满但总是昏沉荒芜过去了不再返回的时空。

以前大，广泛，在时空中昏沉而荒芜。

以前雪总是下得很大。

农夫总是慢吞吞在路上走动，感觉世道昏昏沉沉，荒芜而冗长，总体上也就这么回事儿，实在也是没什么可吭哧吭哧劳作的。

天要塌了吗？农夫不免感叹道。

天总是要塌的。

农夫抬起头，望着。

他不免感叹天总是要塌的，天或天空。

昏沉而荒芜的天空给农夫制造出一种空荡的感觉。那雪花暴满的天空。

以前，农夫总是感到一种实在的昏沉。

一种昏沉的农夫感。

从脚底板升起后涌入他的天灵盖。

在以前的日子，农夫总会感到残废。

且不是因为什么缘故。

总是这样。

但无缘无故也是不可能的，虽然农夫总是会无缘无故地感到一切都是昏沉而荒芜但他总是知道这一定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并不是因为他的一只脚坏了。

农夫总是不想知道这些不想知道不想他什么都不想知道他知道。

他只是一个走在路上的本地农夫，他总是想，凡事都是他自己的错。

以前，仿佛天空快要塌下来似的但总是没有。

农夫翘着脚在路上移动，一种昏沉而荒芜的现实感从脚底板升起。

他又遇见了这条蛇。

农夫总是在遇见这条蛇，无论历史中还是以前还是故事中它们总是在昏沉而荒芜的现实感中不期而遇。

且不为什么。

因为农夫总是难免不会遇到蛇，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在无论故事还是历史中它们总在相遇。

农夫叹了一口气之后勒紧了他的裤带。

以前，农夫有一根好用的裤带。是用蛇皮材料制成的。长度与宽度，柔性与质感都非常合适，农夫非常满意这根裤带是非常好用的。他总是把它绑在腰上，打着容易解开的抽股结。

农夫有一根好用又酷的裤带他总是知道。

他非常知道这一点。

即使在昏沉的日子到来的时候。

在即使以前昏沉而荒芜的日子里，他始终拥有一根好用又酷的裤带这事确实让农夫感到一些欣慰。

以前的日子总是昏沉而荒芜。

正在到来的日子也是。

甚至可有可无。

无论以前已经过去的那些日子抑或正在陆续抵达的日子。

但主要是昏沉，接着也荒芜。

总是这样两者同时发生并缺一不可。

农夫经常觉得他以前的那些日子是可有可无的，并不是因它们荒芜或昏沉，并不是因为那种仿佛天塌下来但总是没有真塌下来的感觉，都不是。

它们只是可有可无，农夫这么觉得。

所以只是感觉。

以前的日子总是不知所云地过去了。

以前的裤带质量也总是欠缺稳定，农夫为他拥有一根又酷质量又稳定的蛇皮裤带感到满意。

那是在以前，总是下雪的以前，一个下雪的日子他从一条蛇身上剥下的皮晾干后制作成一根裤带，长度和宽度和柔和度以及手摸上去的质感都相当令农夫满意。

农夫总是喜欢这根裤带的理由他一直没有

找到。

当他喜欢这根裤带时农夫感觉以前的日子尽管荒芜或昏沉，但总算也有一些欣慰。但这只是喜欢的结果而非原因。

农夫总是不想知道。

他总是不想知道这些，因为知道它们总是会很麻烦，总是需要去不停思想它们不停地去思想它们或其它一些别的。

农夫叹了一口气后望着蛇。

并且忘了为什么叹气。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叹这么一口长气农夫没有意识到这点。

农夫他总是这样，总是在忘记一些事情那些不好的事情或错误的事情他难免忘记。

蛇总是假装睡着，想乘机攻击农夫。

这是蛇的一般属性决定的。

而不论在以前还是正在持续到来的日子，农夫总是叹了一口气后望着蛇接着又叹了一口气，走开了。

并且总是不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忘记的缘故。

但不能总是因为忘记而没有悔改，农夫不知道。

他总是这样，农夫总是这样忘了为什么叹

气并且总在感到附近的昏沉和些许荒芜冒烟的那种感觉。

农夫在路上昏昏沉沉总是走着（朝回村的方向）。

那是在以前一个下雪的日子，天空中飘着一些昏沉的大雪花。

以前，以及以前。

或总是在以前。

以前，蛇通常也是通灵的，可以与人对话。

那天的天空没有塌下来是以前的一个日子，荒芜而天空仿佛要塌下来似的但始终没有，农夫与蛇总是在路上在这种时候奇迹般相遇。

它们总是必然相遇。

无论偶然，抑或必然。相遇后，它们已然相遇而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故。

历史是由故事与事故一起组成的，在以前。

但无论以前还是历史中，无非都是故事。以前的日子总是昏沉总是荒芜总是过去了不再返回但故事就是故事永远是。

即便在持续抵达的日子。

农夫与蛇的故事在很久非常久以前就有，这一点上，农夫与蛇总是都是知道的。

是一个昏沉又荒芜的故事总体上它们都非常知道这一点，与历史非常接近，因此。

蛇总是问农夫道：农夫，你怎么总是这么

消沉，有什么伤心事吗。

算了罢，总是这样。

农夫叹了一口气回道。

以前的日子总是昏沉总是在一片荒芜中昏昏沉沉展开但故事就是故事永远是。对农夫与蛇来说他们总是在同一个故事中，在同样的历史中总是不可悔改。

是无法避免的，这一切。

这点上，农夫与蛇无非都是知道的。它们都知道农夫与蛇的故事总是农夫与蛇的那个故事，因此当故事在历史中继续反复重复发生他们也就觉得一切无非都是可有可无的，不免让人或蛇感叹。

蛇总是跟着农夫也不免叹了一口气。

蛇总是没有选择，它的败坏是诚实的。

叹气也是。

蛇总是叹气叹那种长长的长气比它的蛇身还要来得长一些。

因为蛇的历史总归比农夫的要来得长些。

以前，在天空下起昏沉大雪的日子里，蛇与农夫总是在路边上叹气。

且总是不为什么。

无缘无故地。

也许是以前的日子无论下雪抑或阳光暴满的好天气无非都是以前已经过去了不再返回的

日子是可有可无的寥落的抑或其它，因此。

从这个意义而言，农夫与蛇总是一对相似的好朋友。因共同的荒芜和昏沉他们始终在一起。

而无须悔改。

因此以前的日子虽昏沉或荒芜但就没有一点儿可取之处吗，值得蛇或农夫去发出长长地感叹，叹息。

其中，蛇只能是对农夫的强调。

因为以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去不复还，清明时节，农夫缓缓在路上走着，欲断魂。

在以前的日子昏沉而荒芜的农夫缓缓走在路上这总让他感到断了魂魄。

魂魄是农夫的驱动力，农夫昏昏沉沉被它推动（朝回村的方向）。

农夫从集市出来，一边走一边走在回村的路上感到昏沉但主要是荒芜。

总是这样，他必然遇见停在路边正在叹气的蛇。

农夫停下，望着路边的蛇。

仿佛望着一件丢失已久的东西他不记得了。

蛇见状，总是连忙安慰农夫说，其实我是一条蛇精。

说完，她化身为一个女人。

从此农夫和蛇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以前的日子总体上昏沉而荒芜但总也有几

天幸福的日子。

短暂且可有可无。

直到有一天天空昏昏沉沉，雪要下不下，仿佛以前那些过去的日子又回来了，农夫对蛇说，其实我也是蛇变的。

这也可理解。

以前的日子昏沉，甚至荒芜，故事总是不知所云。

农夫和蛇总是在不知所云的故事中活动，总是昏沉并且荒芜。农夫自从上次被蛇咬毒后侥幸活了过来，同时也忘了许多事。

他的记性变得很差。

以前的日子很快过去，包括那些昏沉的荒芜的幸福的日子一并很快过后不再返回。以前已经成为历史，成为故事。

以前有一天一个阳光暴满的日子农夫闲着没事去附近医院核酸，找了一块草皮坐着。

感觉天黑乎乎的快要塌下来但总是没有。

蛇呢？农夫想。

他的旁边正好有一条菜花蛇昏昏沉沉游过。

总是这样。妈的，这些东西看着怎么都是病怏怏的。农夫想。总是仿佛想起了什么却又没什么。

在历史上，农夫总是感到似曾相识。

望着蛇农夫总是不知道怎么办。

他忘了。

以前，农夫在回村路上想起自己原来是一个农夫，连忙跑回家春耕去了。又或者：吸取教训后的农夫变得郁郁寡欢，世上还有什么好东西吗，他想。

以前，农夫总是在想一些他已经忘掉的而不是昏沉而荒芜的不知所云的那些。

都想来害我，我又不是什么独裁者，农夫而已。他自然而然想起他的被害妄想症。

农夫不想知道但总在想起这些那些，包括它们总是昏沉而荒芜且似曾相识。

他总是忘了且不想知道这些或那些已经老早就忘掉的东西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它们一直在始终在那里。

农夫的寡欢是有原因的。

但他总是在不想知道时昏昏沉沉想起它们。

就这样（无论在以前历史还是故事中）在回村路上，他又遇见了蛇。是必然的。

它是一支明显是从隔壁村的菜园子跑出来的蛇，似曾相识。

你又跑来做什么？这又不是在以前。农夫问道。

或者只是在自己问自己。

以前，哪怕现在，蛇都离人很近。通灵的蛇听得懂人说话。

那是在以前。

即使现在，抑或还未来的未来。

它们总是昏沉而荒芜，蛇自然也是。

是吗，蛇说。你仔细想想，世上的好消息与坏消息是不是总是一样多。

以前，现在以及未来，故事总是永远是故事永远是相似的。

是一些过去发生了的未来也会继续重复发生的事。

以前，有什么样的未来就有什么样的过去。

也是因为故事。

农夫的弱点是他无法理解故事的逻辑。

因为没有。

因为以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并且不可能返回。并且主要是以前过去了的那些日子总是昏沉而荒芜仿佛没有。

就是这样的，以前抑或现在，乃至未来的这些昏沉而荒芜的日子都已经或正在或终将过去直到永远。

现在，一个茶杯摆在桌上。

在以前，农夫一天到晚劳作，吃得又烂。但是没关系，因为昏沉而荒芜反而自得其乐。

蛇觉得农夫实在可怜，总是游过去劝说农夫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最好入世，修身齐国治天下去。

艰难困苦不属于以前的一部分。

以前的日子总是粗暴但可有可无。

是昏沉的。

以前总是在以前，在一个怪圈中。

以前就是故事，总是。不单是，以前还是历史。是不可悔改的。

因为昏沉或荒芜无非是不可经验的悔改的那种生命体验的全部而不是一部分。

有了这些教训和经验，农夫思想蛇的教诲时觉得有意思，但仔细想，又觉得麻烦。

以前农夫不想这些。农夫的任务是照顾庄稼与牛马。

而以前，农夫往往没有牛马只有锄头。

所有的错都是自己的错不是吗，就这样蹲在自家的田头里农夫想了两千五百个年头还没想完。

后来就开始大规模核酸了。

以前的日子来得快去得更快，一晃两千五百年转瞬即亡。

一盒烟就快吸完，农夫还在等。

在昏沉而荒芜的冗长旋律中。

等什么？他总是不知道。

农夫总是在等且面向未来。

等什么？他总是不知道。

并且等什么呢？农夫总是不知道也不想知

道这些他只是总在等总在昏沉中仿佛在等却又不知道在等的又是什么但一定面向未来农夫是知道的。

在既然在一个死循环中，那又有什么可等的呢。

除非总是一种空等。

在以前那些既昏沉又荒芜的日子农夫总是在等未来那些同样昏沉而荒芜的日子持续抵达。

这已成为他经验的一部分。

一种主题，以及一种易耗品。

在既然一个坏死的循环中那以前过去的那些日子又算什么呢，农夫想。这都二十一世纪了，再等，天就要完全黑了。

等是无限的。

而一个农夫的经验又极其有限。

丢下锄头，他快速爬上云梯，消失。

蛇呢？不知道。

以前的日子就这样不知所云地过去又返回又过去，可有可无。也昏沉，也荒芜仿佛也在返回。

是这样的。农夫被蛇活捉后，在牢笼里被关了起来。

以前的日子是一些已经过去了的日子。也不给吃的喝的，农夫就总是祈求蛇说，蛇，多少给点呀，饿好几天了。

以前，蛇对农夫的这种无端祈求是无视的冷漠的以及自然也是无情的。

以前的日子昏沉但荒芜但都是些过去了的日子，无论对蛇还是农夫都是一样的。无论农夫如何祈祷都是一样已经过去了而成为经验的一部分。

但农夫总是对蛇祈祷，哀求它，求蛇同情同情他。

那是在以前。

以前的昏沉而荒芜尤其适合祈祷。

蛇当然无论在以前还是历史中还是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屈农夫。

无论以前抑或未来蛇都在农夫的斜对面。无论如何祈求，蛇听不懂农夫的语言。

蛇无论以前还是其它时空蛇都是昏沉而荒芜地陷在它的游戏中。

不可返回。

这游戏同样昏沉而荒芜。或者，又有什么东西不是呢。一切皆昏沉，同时荒芜。无论在几天后又是几天，几天以后还是几天，农夫实在快要饿昏，干脆跪下来喊，蛇啊蛇，你狠毒，看在我曾对你有救命恩情的份上

在以前，农夫作为一种经验的产物是不合格的。

后来仍旧是。

未来自然也会是一直到永远都是。是无法避免的诅咒。

这便是农夫的天然缺陷与特征。是不可悔改的弱点。

蛇游过去，在铁门上多加了两把银锁。

以前，有些日子很快过去了。

而有些日子过去得很快。

那是在不可悔改而昏沉的以前。

后来几乎也一样：又几天过去了，农夫昏昏沉沉已经没有说话的气力，他在地上用手指头写了几句血字，上书：我是谁？我在哪儿？妈的，朝廷不要我了吗。

诸如此类云云。

可想而知，农夫是一种昏沉而荒芜中的历史遗物。

蛇穿过铁栏，游过去用尾巴把字迹抹抹平，叹了一口气说：我是蛇，怎么听得懂人话呢。

依然还是这样。

与以前没有季节与气候上的一丝分别。与以前那些过去了的日子里缓慢形成的经验保持完整的一致。因此，我们说蛇是一种性格动物，并不以农夫意志为转移的冷血动物是一成不变的，从以前到未来直到永远都是一种特定的语言现象。

自从农夫断气后，蛇有些孤单。

一个蛇盘在树杈上。

望气，也修行。

以前的日子虽昏沉而荒芜，但已一去不可再返回，蛇总是感到孤单。

不远处，一个农夫昏昏沉沉走在道路上仿佛天要塌方似的。一个所有农夫中的一个他是。

以前，农夫在历史中的位置昏沉而荒芜但一直稳定。

蛇想着赶紧游过去伏击。

细想，又感觉不对。

这是一个新农夫，看着不是什么善类。一上来就会将蛇打死，煮了汤去喝。不行，蛇想。

蛇皮还能用来制成酷酷的裤带。

蛇不想。

它无须思想。

蛇研究农夫已经有几千年了，它已完全掌握农夫的德性。

蛇无须也没有思想的必要。

凡思想皆昏沉而荒芜。

蛇的思想是自发的，昏沉而荒芜，弥漫在大气中。

蛇继续望着空气。

大力吸收宇宙天地的雨露精华，不亦乐乎。

这天下雨。

下雨就下雨，没什么特别。以前的日子不

下雪也下雨没什么特别，属于平常普通的一天。蛇感觉病恹恹的，昏沉而荒芜，疑心自己是不是得了蛇精病。这时正好有一个同样昏沉的农夫路过。

蛇望气时顺便看了一眼天空，天空好好的，不像是快要塌下来的样子完全不像。

也就是说无论以前还是未来的同一片天空。蛇连忙跳出草丛，立在路中央。

农夫！蛇吐射着它猩红的信子打招呼说，去哪儿？

以前，农夫遇见蛇是一种必然的故事化行为。以前的农夫昏沉而荒芜，这样他必然遇见蛇。以前的农夫既然昏沉而荒芜那么蛇也一样，两者彼此相遇却不知道在相遇什么。

以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不可悔改的以前的那些昏沉而散乱的日子在荒芜中快速过去。

农夫没说什么。

掏出菜刀，挥舞几下把蛇斩成了七段。

好快的刀法，好刀。

飞出一丈远的蛇头在滚动中说。

但这种景象最多也只是想想，农夫不敢，缺失那种行为逻辑。

农夫是以前的日子荒芜同时昏沉的产物。

农夫他不知道。

没有这种经验他完全忘了。

在以前，在历史中他是一个昏沉而荒芜回村去春耕的农夫。

以前的日子总是在以前。

一去不复还。

昏沉而荒芜但总归有那么几天幸福的让人欣慰的日子农夫也忘记了。

在不可悔改的故事中望着他奇怪的举措不知所以。农夫就是在这种历史机遇下与蛇相见的，两者恨晚之极。

以前，以及以后，农夫与蛇一直是只能是并永远是一对相互纠缠的好朋友。

仿佛历史已来到终点，往后不会再有历史而只有循环没有悔改也不可阻挡走向不存在的那个终点。

以前的日子虽然总是昏沉总是荒芜总是过去了不再返回总是错误。

以前的日子虽然说总是可有可无。

但那是以前的日子。

无须强调总是在以前。

而以前就是故事，是历史。

无法篡改。

以前的日子仿佛旧社会的天空总是昏沉，历史也是。空荡而荒芜，昏沉却出奇的明亮。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农夫与蛇停在路边，总归

没有同归于尽，反倒是各自在怆然涕下。

这时，一个丫鬟（裴？）从草丛里跳出来，
举着手臂说，我支持你们。

农夫与蛇哭得更厉害了。

以前，农夫只能凭运气活着。

昏沉而继续荒芜。

而蛇。

蛇是蛇，不需要思想。

唵嘛呢叭咪 南无阿弥陀无量佛。

圣·张长衫

St. Zhang Cheongsam

“陀佛你关着眼睛望着远处连绵山丘上的连绵山顶乌青发亮在更亮但整体暗淡的天空以下你可以看见一个你这样的什么物体缓步行驶在机耕路上从高处如同大老鹰那样俯视着你的移动路线以至于你可感到你已无处不在完全融入附近的自然中而不会有任何察觉这是因为俗话说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又说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

——《圣·张长衫的讲述》

斜对面

在裴斜对面。在派拉砮头溪滩洗衣裳裤头，裴。在后门山脚下深井塘边那间屋子，裴，一个寡妇。在谁是我。在我又是谁。在宝溪村我又是谁。我谁？在我斜对面的斜对面又是谁她妈的娘希匹，裴。裴又是谁，除开寡妇裴又是谁。那么谁呢？在谁看来谁又是谁？在谁看来我又是谁。是哪个寡妇在斜对面。在派拉砮头电厂脚跟斜对面是谁在寡妇。在机耕路斜对面谁

又是谁。在斜对面念佛又是哪个寡妇。在挂在香樟树上又是哪个寡妇上了吊。在此起彼伏谁又在谁斜对面，很多人都在说。

一株无花果树木

谁是无花果。谁有时在谁斜对面。谁有时？有时谁又在有时哪儿？有时是一头鸟雀。谁有时像大老鹰盘旋。谁有时裴捧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砢头斜对面。谁是斜对面？有谁？统统都有谁在派拉砢头电厂脚跟斜对面，统统打翻。一个飞腿我统统操翻无论他们谁。无论念经念佛她们。无论香樟树枫树松树。是勿是就是在斜对面勿要紧。那么谁是无花果。人呢？谁是人。

乡村的夜黑

在谁斜对面晃荡，裴讲。在斜对面正确使用谁。我又是谁斜对面讲话。谁在讲话谁就是你。你是谁。昏昏沉沉谁是你。谁捧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砢头谁就是那个溪滩寡妇。谁捧着一大盆衣裳在香樟树上吊玩就是谁。斜对面是谁？黑魆魆的，站在石头卵弹子路中央。是鬼。我回家困觉去了。

灶司菩萨

在菩萨斜对面。在一碗饭看来。谁在说裴

是菩萨。又是谁说菩萨这种寡妇。长衫是裴家佃农在过去旧社会。长衫短工过在裴家一年四季。让你尝尝苦头，谁说。我是长衫，因为谁说。长衫说我是长衫我就是谁。这一点也不好玩长衫说。长衫在我斜对面。在菩萨看来，在一碗饭斜对面。一碗饭，我去斜对面，长衫说。

木匠在大团门干活

在木匠斜对面。抱着柱子。脑壳有时想起脑壳。脑壳内部有谁。此起彼伏谁在内部。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叮叮当当。木头上上下下，寡妇倾斜。裴今天没去派拉砢头洗衣裳？谁在哪里？难道是你啊。

我走了。前世也勿要再来。

在后门山坟堆转悠

谁在洞里面谁就是你。在竹林唱唱戏文时而。时而过去旧社会。一切都会过去，竹林，斜对面。他们都跑了。下雪？那得等到旧社会。但是下雪？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有人在喊，我吗，还是你？是裴。谁永远记得。

饭还是要吃。

一株躁郁无花果树木

在鸟雀斜对面稳定。此鸟稀奇。但一切皆

是相对而言。鸟长衫。鸟雀破坏一切无花果，对不对？长衫说。

裴说，众生皆苦。

它们全疯了。

而有时不能说。装着不说。沉默就是保护。像一株无花果植物。

裴说吃饭吃饭，长衫。

溪水缓缓流淌

在派拉砬头好玩。斜对面也是。赤脚归赤脚，生不带来。你是张长衫，你有名字。裴说，你张长衫在我们裴家打过短工。又是在过去旧社会。一切都太旧了。你当然是知道的。你是谁啊。谁因此就是我。从你到谁到我，漫长而遥远。甚至曲折。唉，难怪总是这样。老样子一副。你是赤脚大仙，裴弯下屁股说。

裴用手掌按着谁的脑门，谁就安静下来。

山顶

这是风。从前，风经过这里。风的斜对面是我。我又如何会忘记。我始终永远不会忘记。我记得。从山顶俯视这些，我便记得。我来过这里。我是一座庙。要记得啊，长衫。而山脚下那间才是玄谈庙，归道步湾村集体所有。

一根敲铃铛的竹筷

菩萨，一个人没有过去她是什么。在裴斜对面。无法想象一个人不是坐标。过去的已经过去。让它过去。无非在斜对面。一个人要是忘掉全部过去，她会成为什么？裴问。

斜对面，长衫说。

是啊，在过去旧社会，你还经常带我去割卵琴田畝割兔草。裴说，拿起筷子头敲了一下铜铃铛。

在电厂脚跟

在寡妇斜对面。世上的寡妇。在一块旱地上，那是裴。离尼姑还有三丈远。长衫在她斜对面。土豆历史漫长而曲折，在电厂脚跟一块旱地上，因此长衫穿过田埂走过去。

因此长衫提着脚，穿过。土豆，长衫蹲下来说。是啊，裴说，这东西曾经救过欧洲人的命，阿弥陀佛。因此长衫便就是我了？

一根竹丝脑头

长衫在我斜对面始终在。一个影子，在一个光线充足的地方，接上。因此我便是影子的谁？我学你说话。但你闭嘴。我要跳到溪水中去，吓吓这个洗衣裳的寡妇。裴：要死了，长衫。那是裴。会说话的裴说。猪狗就不会说话。因此，

因此什么？在裴斜对面是长衫。你用竹丝脑头敲水作什么，长衫，裴说。

一个寡妇，裴也是寡妇？

因此不记得。

我说，谁？是谁在我们村派拉砢头洗衣裳，用石头砸她。

她就说，长衫，我们下午去趟西景山，去烧烧香火。

机耕路

有些日子像去年。有些日子在机耕路上。有些东西大，不充分，但大。但什么？有些东西始终在斜对面，一个屁股。屁股上长着人。这是命令。有些说话听上去严厉，那便是命令。要我讲个笑话来听听？那肯定不行。

卵泡心，那肯定不行，谁一定统统晓得。

有些词汇也像去年。或更旧。完全在旧社会。有时，人走在机耕路上，很旧。烧香菩萨，旧到天上去了。他们去哪儿？长衫抓着她的衣裳角落。庙里，她说。哦，晓得。晓得归晓得，但她是裴。曾经是个富贵小姐。心里产生一点懊悔，他知道。此刻，他以前在过去旧社会在裴家打过短工，租过他家的田。那人就是我。有时我的名字喊长衫。可是，他不是斜对面吗？简直岂有此理。

这些山水风光也相当愉快，岂有此理。

长衫菩萨

菩萨大，高。在菩萨斜对面。裴一点也不害怕。她烧过香了。因此她便没有恐惧？

我喜欢所有门槛。

或者喂喂鹅。都行。她说，别闹，爬到那株松树上去玩。在她斜对面菩萨安静。也就是说，长衫对我讲，在所有事物斜对面即菩萨。他读过几年私塾，因此自然是懂得一些道理。因此有人迅速爬到树杈最高处，这样，你便又记起一些事来。你老婆春梅，跟石道地那个体育老师跑了有十多年。我准备现在立即昏厥。当着菩萨面。但他们是他们是四大金刚啊，我恨不起来。菩萨保佑。

快点，长衫。寡妇说，你也过来拜拜。

拜拜就拜拜。

跪在四大金刚斜对面，默哀。

不要当村寡妇

春天，裴磕着瓜子壳说，长衫啊，做人一定不能当寡妇。简直是子虚乌有。莫名其妙简直。吃饭很重要。人要吃饭才是人。我是人。我就举起碗说，太淡了。淡得简直一塌糊涂。

那怎么办呢，长衫，裴反问道。

你神经病啊，我是神经病，怎么会知道？
我生气，但不想强词夺理。

总有一天，我要亲自去找捉蛇佬肥汀算账。

长短

有时长。多数时候短。一个谜语。猜猜看它是什么？卵棍！肥汀说，长衫，你是哪个人？

你不想去猜，那耗费脑力。他是个恶人。恶人总是在好人的斜对面。恶人有时也有好报应。恶人的心也是水做的。恶人也会放香屁。还会唱戏文。恶人总是在吃火锅底料。肥汀听不得说他是恶人。这是他的命脉。要死死钳住这一点。切记，切记，裴让我一定要记牢。

我懒得记。那是你的事不是吗，长衫？

吃饭问题

在斜对面，有一个声音总在说，长衫，你是长衫，长衫就是你，千万记得。

这有何好处？我脑子的语言区域混乱，是坏的，难道我不清楚？你就是我，我自然是知道的。我们又不是猪！特别是在夜头里，一个人躺在床上，眼睛穿过屋顶瓦片上那个漏洞，那颗亮星就固定在天上，四季不变。那便是你，长衫。那也是裴说的，要是不记得名字，那跟猪狗就没有区分了。

岂不更好。

所以，我喊你长衫时，你要答应。裴说，不然我不给你烧饭吃。

别骗我，你娘才烧饭给你吃。长衫说。

那你就把我当成你娘，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裴搭起手掌说。

肚子饿就要吃饭，天经地义。

不是猪

猪在什么的斜对面？猪肉香。你在斜对面早早嗅到。走进院子，你扳断一根无花果树枝。是谁？裴在灶头间喊，哪个畜生。

不是谁。你当然不是我。我举着那根树枝。我说，不要吓我，我是我，是长衫。终于还是记得。裴寡妇就说，是长衫啊，来，正好一起吃饭。

我走了。转身逃到斜对面。不，到竹林里去躲起来。谁也看不见。不，又能躲去哪儿呢？爬到山顶去。嗟来之食，长衫宁可不吃。

长衫，做人要有骨气，裴总在说。

猪怎么办？

念佛铃铛

不可能在一个铃铛斜对面。哪里？在大团门堂前。是谁在问？那个人。首先在斜对面，

其次人。而铃铛？而？而是一种转折关系？但总归不可能在一个铃铛的斜对面叮叮当当响。脑汁水断断续续的。你迈过门槛，寻着响声走进大团门。木匠师傅在八仙桌斜对面。几个老太婆，熟悉，可她们是谁？谁只能是她们？脑壳里有雾气。

有雾气，你说。

转身走开了。

裴说，南无阿弥陀，佛。她们在窃窃私语。那是密谋暗号，要杀畜生。要赶快躲开。铃铛是计数器。

天气良好，要去把割卵琴田畝逛个遍。

春天

在哪里？春天春天春天，三四个。在春天斜对面派拉砢头。吃饱饭就要散步。人吃饱饭，之后此起彼伏。谁是她？人长在屁股上。在洗衣裳服角，裴，村堂里的寡妇婆。她在派拉砢头斜对面作什么？春天，牛在吃草。在一头牛斜对面。

裴寡妇，长衫喊她。

她转过头，朝机耕路看过来。要死了，死长衫，你个下作胚。裴说。并且捡起石头卵扔过来。

那是一根抛物线。

在历史斜对面

那里有什么？人，囊。那里昏沉，有雾气。一个马匹在河边饮水，虎也从竹林山下来，到河边吸食雾气。而丈夫从雾气中走来，推着一部掉链子的自行车，大雾。大雾中有谁？不知道。有时也在丈夫斜对面。是谁一直在告诉他们。他们却说，长衫啊长衫，你走远了。这群鸟人，他们哪里知道，我只是在斜对面。且永远在。难道这些也是好人？你必须抱住这根电线杆，快速隐身。春天，裴寡妇捧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砢头。她喊你，我便跟她去，丢下电线杆子。老话讲，吃亏的总是你们，是福气。

不要对一口井说话

在井边，或跳井。两者选其一。

但不要在井斜对面讲话。井会听见，那支龙饲养在井里，村里人都知道。计划如下，去溪滩上搬一块大石板盖住井口。必须在黄昏夜头时！他们听不见。你小声说话，说些混乱错话便没人懂。这就是全部计划，先蹲在井口上拉一会屎，等天空黑下来。但井真的会听见，肥汀迅速跑过来，扯起你耳朵，把整个脑子提起。长衫你这个惯掉屙，真是坏，我一棍敲死你。肥汀说。裴寡妇捧着一大盆衣裳经过，说，肥汀，

把他丢到井里去！

我逃了。一口气爬上后门山山顶。顺便再一口气爬上那株古松树的树冠，高高地坐在整个宝溪村斜对面。

大香樟树

想象归想象。想象何来斜对面呢？你被五花八门绑在村口大香樟树上，嘴里塞着一块抹布。你找不到斜对面，寻不到路口逃出去。他们要私刑你，示众，这我是完全知道的。长衫要感谢她们。一班云游尼姑路过，一通武打，轻松救下你的命。

命我多的是，不值钱。

比猫猫还多一条，裴寡妇说，没错，她们就是我特地请来的。

我也要感谢裴。寡妇归寡妇，至少她让我饭吃饱。

裴说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是，在世上斜对面。裴有电灯泡，在昏暗的灶司间。但那部煤油灯盏也好用，比你家的亮。夜晚，妖风一阵接一阵，灯火摇晃。长衫，裴说，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前世是个书生。

知道知道，我就在前世的斜对面，舔食一

碗腌菜水泡饭。

裴从小跟我讲这件事情。不是，是你从小跟她讲。她听进去了，小姑娘记性好，记得牢，最后她演变成了一个村寡妇。怨谁？老天吗。一切都是注定，你必须明白这个道理。你必须让我明白。而我自然是知道的。那是寡妇们喜欢的戏文。裴说——那是在春天，你摊了两斤春饼，背上书册，上京去赶考。京城远，至少三个月才走得到，你是这样走去的——沿着大溪江往下走，到方口桥那里，溪江便汇入新昌澄潭江，你撑竹排到县城，来到剡溪江——诸如此类云云，无非是你在割卵琴田畈上常对她灌输的故事。原型便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你是那个梁山伯，而那个女扮男装英台呢？还不知道在哪里飞呢。

一个寡妇在灯下讲得次数多了，便成了她自己的故事。

我是前世也不要听。肚子饿，嗟来之食也香。

念佛口诀

佛，抑或菩萨，没有秘密。在菩萨斜对面。佛，抑或菩萨为什么要让人咒念？像无头苍蝇一样嗡嗡响，他们难道不烦躁？除非他们从不听见。佛，抑或菩萨，他们统统在闭关，困觉。佛，抑或菩萨。

裴寡妇用筷子头敲我脑壳，不响。我帮她捧那只木鱼，那根插在上面的红心小棍没了，她用筷头敲。比我响。裴说，到时候我去西景山落发，你还是跟来，替我敲木鱼。

念佛口诀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抑或南无阿弥陀佛。

谁不会呢，我也会。

道场

在道场斜对面。甚至做道场，你也略懂。你披着从溪滩勒色摊上捡来的一件长衫，在大道地做道场。没有仙帚，用竹丝脑头代替。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急急令，太上老君。跟念佛如出一辙。

大队社屋前的这块大道地便是道场，戏台，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这时，你甚至连我都忘得干干净净，长衫啊长衫，从未如此愉快。

裴走过来，用手掌按住你脑门，嘴上念南无阿弥陀佛经，你就安静了。真是稀奇，道士竟然被尼姑降服。

是这样的。

魂魄

在派拉砬头斜对面，溪滩上，你突然昏厥，四肢抽筋，我都看见了。从天空高头俯视你口

吐泡沫，像一头吃了老鼠毒药的土狗。那个黑乎乎的魂魄就要从身体里飞出来。是裴，丢下洗脸盆，跑过去用手掌按住你脑门，稍等片刻，你便活过来，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溪滩上吹风。像一个人。那又是在什么的斜对面？那一年，你老早发现你老婆有出逃的迹象，母鸡不想下蛋，就有问题，这一点，长衫，你那么灵光，一定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永远，一世都在我斜对面。一个人究竟有没有魂魄？长衫，你可知道。

良心

裴经常说，长衫，你这个人真没良心。

因此你就是人啦，长衫？

是人就有良心，多多少少有，我懂。可谁是人？又是谁在斜对面。谁给我饭吃，她就是人。裴是人，因此她常常对长衫说一些人话，她说，长衫，你最好正常起来，变回一个正常人，人最重要的是良心。你吃了我的饭，就要帮我干活，快去，把院子扫扫干净。

我拿起扫帚，为了一碗饭。我，长衫，你，我们曾经统统是裴家短工，后来成为裴家的凄惨佃农，再后来我便不正常起来，成了一个乡村精神病。全村人都知道。因为他们全在我斜

对面，中间隔着一块抹布。因此，要良心作什么。我比他们快活。

裴总是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一天快活过，我要去当尼姑菩萨。

那是裴，不是我。我躲在她斜对面，远远的。

疑问

你是一个短工，佃农，后来时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你分到了土地。我在你斜对面，我知道你有七分水田。它在哪儿？木匠说，不知道。肥汀也说，不清楚，你一个神经病，哪来资格分田地？他反问你，你便躲他远远的。

这下好了，真成了神经病，跟扫地佬时光一样啦，快活。我去问裴，裴也说搞不灵清，还请我嗑瓜子壳。我就经常去割卵琴田畝寻我的田。现在，我终于知道原因，为什么我总被人看见在那里游荡。

在脑壳里循环

长衫爬上村口的大香樟树，坐在树冠上，这样长衫就可以想起一些事。就知道谁是你，你又是谁。你是长衫，始终一直在我斜对面。而谁又是我呢？我又在谁的斜对面？谁是斜对面？仿佛在念经。长衫老了。过去的事就让它们过去。旧社会遥远而恍惚。那些事在脑壳里

循环太久，容易发霉，变质，腐败，挥之不去。是啊，总归难以挥发干净。我要把它们统统吃光。

雪饼

一只雪饼在一只雪饼斜对面。长衫坐在大香樟树冠上吃雪饼。是谁在说话？但雪饼好吃。是谁的雪饼？但雪饼好吃。下雪吃雪饼。那么是谁在说话。谁在下雪。那么是谁在斜对面。那么是谁的雪饼，是谁的风。那么是谁在吃。那么谁又是雪饼？诸如此类云云。

只要这样不停反复念叨，长衫就有机会重新忘掉所有的事。这是村里人谁都不知道的独门绝技，长衫不能暴露。这样，你便吃到了两只真实的雪饼。是社屋里的铁匠给你五毛钱去小店买，让你跑腿。怎么可能呢。他们真把我当白痴才好。

大团门堂前

有时云。有时只想回去屋里困觉。佛是念不完的。她们在念佛。在佛的斜对面。鹅也是。鹅叫起来比她们响。它们在比赛。长衫也要念。抱着柱子念。你疾速念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帮她们念。简直难听得要命。裴敲敲那根筷头说，长衫，你不要杵在这里，到派拉砢头玩去。长衫不就在玩吗。你加快马力

念起来。木匠在造一副棺材。在棺材的斜对面。木匠说，长衫，你个短棺材，再捣乱，把你钉进棺材，埋到深井塘去。

裴连忙说，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南无阿弥陀佛，长衫回屋睡觉去了，蒙上被子念，谁想听免费听去好了。

乡村的夜黑

一觉睡到黑。又是在谁的斜对面？饿。长衫走在村堂湿滑的石头卵路上，抬头望夜空，星星没了。因此长衫便是我。我知道，饿有饿的道理。饿了就要吃饭。就要去裴家里讨饭吃。吃饱就行。因此长衫便在墙壁角落听见裴说话，在那张八仙桌凳边，她一定念着佛珠串，穿过那个井口大小的窗户便可在昏暗的灯火中看到他们。木匠也在。木匠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长衫的那个囡部头迟早也会逃掉，他家那个亲眷不是来要过几次人了吗。明白，那是在谈我。可我有什么好谈论？长衫只是饿。裴跟着便说，真到了那时候，谁给她送终呢，还是让庙里来托管？这种事情，实在也没法子。明白明白，他们这是要害我。把我埋到深井塘去。长衫知道，这是被迫害妄想症又犯了，因此要快些逃。逃到斜对面躲起来。

可是，总归肚皮空荡荡，饿。

风水地理

松树，在后门山风车底那株古松树斜对面。派拉砢头，斜对面是一个溪滩。在社屋大道地对斜面，肥汀住在那间泥墙屋里，切记有蛇。在割卵琴田畈以及细长弯曲的小乌溪江，在远远的斜对面丘陵山中有虎出没，九脚塘在那里。狼呢？九条腿脚的狼从没见过。在高压电线通过的电厂脚跟。在玄谈庙。在很远白虎山茶叶地。在井中。地图标记所有位置，以及事件，因为熟悉，长衫必定到过那里，在过去旧社会一间私塾，那里原先是社屋？在社屋斜对面，云以及天空。在无底洞！前门山的无底洞，我在那里。在繁星夜空，我最亮，在那里。长衫便是我，姓张，弓长而不是立早张。剩下就是些阿弥陀佛。必须睡觉，不在庙中，猫头鹰，必须像猪一样睡着，必须。

赶闹热

石道地村在唱戏文。从斜对面走过去，穿过木桥，戏文有什么好看？但热闹总是要赶。裴说，一起去看戏去，长衫。她举着一包瓜子壳。我们就是戏文，梁山伯与祝英台，最后化蝶，落得个凄凉下场，因此戏什么文？长衫不去。是你去。你们走去，躲着一把雨伞。从来

就是这样，给裴举伞是义务。长衫在她家跑腿。后来便时兴起联产承包责任制，扭扭捏捏的戏文跟着也流行起来，时代变了，而长衫依旧。热闹是热闹，但戏文里没有菩萨，她们只是像，虚假，是幻影。这些东西长衫多得是，在脑壳中盘旋，唱吟，从没歇的时候。下雨也是件奇怪的事，这里又是哪里？在斜对面。我要去乡政府电影院看武打片！鹰爪铁布衫。裴给我一小包瓜子壳，请我到戏台柱子下待着，避雨。戏文唱起来像念经。还是念经来得动听。

昨天

春天，在斜对面，香樟树树冠高头。他们喊长衫下来，长衫。他们在树底下喊。长衫是谁？而我在回忆，眺望远处派拉砢头，更远处派拉头岗，更更远处斜对面，那是天空。我藏起来了，他们如何发现的，长衫？千万不能应。改成眺望机耕路尽头，等隔壁村剃头匠提着箱子，笃着拐棍摇摇晃晃来。是瘟神，他给死人剃头。裴捧着一大盆衣裳裤头在树底下喊，长衫啊，你单脚站在那里作什么，表演武功吗，快下来。我这才想起来，长衫昨晚睡在香樟树上，抱着一根树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长衫。那个用弹弓射击我的小活生？他放狗咬过我。一个飞腿，那土狗逃了。我一个鹞子翻身，稳稳飞落

到地上。

空

空什么？裴问长衫，我就说，空就是长衫啊。空牢牢，荡荡，如也。这是一个难题，在斜对面才分得灵清，她知道？因此我不说话，沉默。有猪肉吃比什么都实惠。

空在空的斜对面。春天，四大皆空。一个空水桶，长衫，去打些水来！白吃白喝不会长久，做人要有良心。因此，要避开大道地肥汀屋前，绕路走，他也有土狗。我空去了，长衫说。因此凡事皆空，道理谁都明白，都在斜对面耗着呢。

长衫的禀报

从斜对面机耕路尽头走来，飘飘扬扬，长衫连忙跑去后门山脚下裴家里禀报，好日子，又有送葬队伍要路过村里。裴捧着一大盆衣裳正要出门去派拉礅头。裴说，不要急，阿弥陀佛。死去元知万事空，长衫不关心，最好到后门山山岗上，远眺。可是穿过竹林时遇上虎怎么办？这是个疑问。裴说，长衫，等一下你别挡在路中央。裴说什么便是什么。我就不去，帮她在院子里照看这株无花果。好好好，长衫。裴说，有鸟来，你就赶走它们。一株光秃秃的树木，无花无果，我要等多久？很好，实在是好，在

无花果斜对面。安安静静发呆，但是炮仗声那么吵闹。

命题作文

斜对面是什么？斜对面。

在什么的斜对面？斜对面。

什么又是斜对面？斜对面。

因此为什么斜对面？

这要去问菩萨。

裴总在问，长衫，你嘴部里头反复念叨没完的斜对面是什么东西？一句咒语，还有一句佛经，你是在诅咒谁？

你是谁，就诅咒谁。长衫回答说。

那你是哪个人？裴说，长衫，我这一生没有一天快活过。

哪个人是你，你就是哪个人。长衫说。

你，长衫

你呢？在斜对面。你远，时而近。有时不大不小，来自无底洞。在无底洞斜对面，因此你便是长衫。而仔细分析，你便是你。无它。你在斜对面，无它。你无它，无非只是在斜对面你知道，长衫？在长衫斜对面。抑或只是你。非你不可。这便是你，长衫，切记。长衫是宝

溪村的精神病，不在时间中，因此你。因此大抵上你便是你，否则谁是你，你又是谁在斜对面。你又是谁的斜对面。谁又在斜对面。无它，是你，长衫，因此长衫便在斜对面，那里什么也没有，无它。因此你长衫无它，无斜对面。是长衫在无底洞蹲着。因此无底洞在斜对面，谁便是无底洞。而你呢？你是长衫。是，也在斜对面。因此斜对面便是你，长衫。谁？还是你便是斜对面。那么你呢，因此你就远？裴叹气说，长衫，你去拎一桶井水来，午饭要开始烧了。因此，在斜对面，你烧起来。

清明时节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在是石碑斜对面。我们把坟地基抬高一些，少放炮仗，这些柴垛花开了。香火果品在裴斜对面，她信佛，她也相信洞里的东西？而这株是长衫的松树，要记牢，它旁边最好种植一株无花果，如此便不会饿。我要倒退远些，肥汀要放炮仗，那条土狗逃窜到了坟头上，那些杂草长得比天还高，阿弥陀佛南无是念不完的。因此裴在祈祷什么便只有她自己知道。而她有自己？在一个假尼姑心里，在始终在斜对面。我不说话。不要说。沉默皆可。这是哀伤的日子，我尽量不去呼吸这里的空气，夜头时容易做恶梦。因此我嗑着瓜子壳，独自

下山，去割卵琴田畝玩。

吃饱了饭

春天，吃饱了饭，在一头鸟斜对面。脑壳里，脑汁水晃荡，犯浑，我几岁了？裴说，你属龙，自己算算看。你算不灵清，脑壳里塞满了饭籽，还有几根笋干腌菜。那边的深井塘长衫是不敢去的，日本人的枪打死过人。一个人单单望着鸟就没事，鸟吃害虫。害虫又吃什么？谁是害虫！你大声喊。裴连忙跑过来，用手掌按住我脑额头，嘴部里反反复复超度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经。你个长衫棺材，要死了，吓得我囫圇差点丢掉，裴说。囫圇就是魂魄，我也有。黑乎乎的，凝固在胸口，约二两重。中午日头好，我要取出来晒晒，长衫。可是，这个鸟雀何以不飞走？覬覦我，要叼了去？我原来还记得，囫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此我此刻究竟几岁？也许要去裴挂在灶头间的那册黄历上翻找。趁她上东施头，我偷伴偷脑去，不应该。你啊，长衫，实在不光明磊落，你可知你的前世是读书人？黄历有一张上划着一个大大的叉，算起来，那是裴出家的好日子。我还是回去困午觉。这个姓张的长衫竟然属龙？

记一件小事情

裴寡妇把一根手从斜对面袅袅伸展过来，说，长衫，帮我测量一下脉搏。

终归还有一件小事长衫记得牢，是这样的：捉蛇佬肥汀在大道地捧着一碗饭汤对你，长衫说，长衫，你的碗底漏啦。你，长衫便把碗翻倒过来看。

那是在以前旧社会，经常有人歇在田埂上唱戏文。

因此我也是人？

人需要关怀。在人的斜对面，人无法独处。和尚尼姑道士念佛老太婆叮叮当当独处，但她们有菩萨照应。这么讲对吗，长衫？你当然是人，长衫，裴说话让你听。春天，你像鬼一样在乡村游荡，污染当地风水。肥汀不止一次想把你，长衫绑起来，绑在村口大香樟树上，娘希匹！是裴讲好话，劝了下来。是啊，长衫，你在上世是裴家的一条狗，她们保全你是应该的。要懂得报恩，长衫，如此才算是人。不，不是，长衫，只要会讲说话的便是人。

统计

在斜对面。根据历史统计，宝溪村出过三十五个村级神经病。为什么？风水败坏了，

肥汀说。否则村堂里的三十六口井怎么只剩下一口？现在轮到你了，长衫，我们村的这口宝井看来也要保不住。你长衫就是最发疯，也不能去井里拉屎啊，你读过书册，这也不晓得？那是全村人的吃饭水！

因此捉蛇佬肥汀把我全身绑起来也不无道理？可他哪里知道，长衫那是去喂井里的龙。龙也会饿，不是吗。那些水是它辛辛苦苦从东海吸过来，吐在井里（具体细节故事，见《圣·张长衫的讲述》）。裴听见了，就说，菩萨啊，怎么是这种村堂啊，我是一天也住不下去了。

因此他们总归全对。

流传三百年的宝溪村坏话

短（长）棺材、饿煞鬼、癫子（神经病）、十三点、矮脚骨、老货、癫头婆、大卵泡心、麻屙、骚屙、藤头贖子（即白痴）、下作胚、流氓、畜生、脑筋搭牢、无法三天、神气不清、派拉脚骨、十五捣六、墨子、断种客宁、犯贱骆驼，诸如此类云云。长衫属于恶煞鬼、癫子、下作胚那一档次。

因此

雨在下，毛毛细雨。这是春天的雨，雨季还没来。因此一个人坐在牛棚屋稻草堆里，无

处去游荡。想起玄谈庙那几个菩萨像头，它们哪天倒掉？现在，我们重新来玩这个念佛游戏。谁是你，以及你又是哪个人，长衫？

因此在斜对面的那个你是谁呢？因此在斜对面的那个谁又是哪个人呢？因此谁在斜对面谁就是你。因此你在你斜对面。因此你在斜对面？因此你

（此处省略半天时光）

因此饿。饿了就要去找饭吃。因此谁在吃饭，谁又有饭吃？因此直到永远。因此在斜对面谁是菩萨？因此你说，寡妇，饿。因此你说裴寡妇，饿了饿了。

因此你吃饱了饭，回屋重新睡觉去了。

享受念经

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在寡妇斜对面，长衫念谁是哪个人，哪个人又是你，哪个你是菩萨。念佛有助于肠胃消化。饿了，便有动物感。因此谁又是裴？她寡妇。所有寡妇容易上吊。裴念经，一种执念，交流，与门口那株无花果树串通密谋，裴说，长衫，你知道尼姑为什么缘故要念阿弥陀佛吗。你？长衫？谁又是长衫，你？没有标准答案。是人就要念经，因此谁便是人？统统卵弹琴。念经可以忘掉一些事，这是真的。念经可以忘掉一切，除了谁。可谁又

是你呢，因此你便是长衫？

南无阿弥陀佛。

在山水间游荡

有些是形容词。有些是假设，在斜对面。而也有一些无非事实。山水怀抱，山山水水，有些明显是错误。春天，长衫从村口香樟树下路过，那是你。你停下。只是停下，并且停着。裴捧着一大盆衣裳路过，因此有人路过，谁？长衫，还是你？你躲开了。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腾空，跳入路下的菜地。下午，你在割卵琴田畝游荡，没有去玄谈庙。白虎山呢？也没去。感到饿，长衫才回到村里。也就是说，你也有思想中心，抑或归宿？那是你在想象。你是一个词语。山水也是。庙在山水中。

社屋前大道地

在大队社屋前的道地上游荡，在一株梧桐树斜对面。在烂护桶头顶。在树杈上是你。在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裴从派拉砢头捧着一大盆衣裳路过的下午在这会儿是春天。在袅袅升起的历史虚无中。在菩萨过河未遂的情况下。在此起彼伏。在谁是你你又哪个人。在饿了就要吃饭，在人看来。在你还在讲述吗？关于谁，什么，或难免什么都不是？在活着便

是在讲述的艰难中，太阳每天升起。在一个和尚躺在水渠里他在躺什么，以及谁是和尚？在铁匠师徒迟早消失的过程中你始终保持不动，因此没有世界的烦。你因此在无底洞，且永远在。一劳永逸你，长衫在宝溪村一晃多少年过去，你的分辨率实在太过粗糙。以至无法精确定位。在无始无终的均匀态中走向物理衰老，没有痛。因此感知无所谓在不是吗？当你讲述，你便还在。在所有事物与历史斜对面，缓缓四处晃荡，不在经过的任何地方，就像鱼不知道在水中，你又如何分辨哪个人是你？妈的餐餐土豆咸菜，连菩萨也厌烦。因此再饿，也不能去吞食。裴就说，长衫，饭是人的香火。当然当然。裴掉出眼泪水说，你饿死也与我不相干，我没欠你什么，不要当犯贱骆驼。明白明白，我？长衫是一件工具。

没有我

谁是我？是哪个人在斜对面？

无我。

我不在，出门去派拉砢头游荡了。我因此不在我在的地理位置，我自动消失。可我无法对我隐身。翻过墙，我就消失不见了吗。不见得。南无是什么都没有。裴念的是什么呢，南无经。在南无斜对面什么也不存在。裴坐在昏暗的电

灯下解释，南无即彼岸。明白，即斜对面。在昏暗的电灯下，蘑菇很好吃。村里的筑头师傅木匠说，长衫，蘑菇味道怎么样。

蘑菇是一种菌丝类孢子植物，我是蘑菇。

可是无我。不要有。宁可没有。前世也不想有。有了就有麻烦。提都不愿去提。因此蘑菇便没有我，只是蘑菇。我不能对他们讲这些。我在斜对面且始终在不是吗。讲了，便有了我。谁，以及什么？不能讲。这不应该，不够硬气。要否认一切。那便是佛，一种境界，无我。念佛便是对一切的否定，故必须沉默，不说。那便无我，不是我。裴的问题是念太多阿弥陀佛。那也是遗憾。念得越长久，她便越是坚固，在内心里结出一个石头卵来。碗筷最好亲自洗，下次吃才干净。这点规矩长衫还是懂。长衫不是我。它无非一个代号。

观察者

观察决定世界。没有观察何来世界？什么又是世界。因此并不存在阴曹地府，天宫，那是人的幻想。村堂里的人都太懒，缺少坐标。而长衫在他们斜对面，因此长衫是他们真正的观察者。他们依靠长衫而存在，真可悲。春天，万物复苏，裴捧着一大盆衣裳嘴部里念着佛经走去派拉砢头溪滩上等她的云游尼群，难道她

不清楚尼姑实在比人更烦躁。长衫不能点醒她。作为绝对旁观者，万不可暴露身份。否则容易上头，昏厥。这样一来，裴又得跑过来，用手掌按住你脑门，念起紧箍咒。那是对牛使用的方法。

数学

你在哪里？斜对面。在有时前门山无底洞，有时玄谈庙门槛上坐着，有时山顶位置，因此在一个几何图形中你总归在某个交叉点上。正因为你不是集合中的一个元素，你总在乡村山水间游荡，消化食物，污染当地风水也制造传统的风景。几百年来都是这样，从数字上讲，你是一。哪个人是你？一。数学的问题都有解。一个交叉点，或一段线，或一个溪江里的白鲮，都是一。世上最好玩的莫过于一。一最大。整体，且不可分解。因此你在大道地上用尿液写下一条长长的一，一直通到大团门去。裴连忙说，要死了长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木匠飞过来一把斧头，正好砍在门板上。他有一个墨斗，可以在木头上弹出笔直的线。此地无银三百两，你走开了。你又想去哪儿？星期一，又是一，那便是去无底洞睡觉的好日子。裴追上来说，长衫，把大道地去打扫一遍，把鸡屎集中起来当肥料。裴给塞给你一把扫帚，那是她的仙帚，

大慈大悲观音菩萨用的鸡毛掸帚。你收下了。

去无底洞路上的思想活动

无底洞黑，深，无底。无底洞不存在斜对面。一个睡觉的好场所。看羊的人在那里避雨，放牛佬在那里午觉。那是在过去旧社会。联产承包责任制流行后，无底洞被逐渐遗忘，淡出人民视线，与农业学大寨一样被埋进历史滚滚洪流远去消失。这些皆与长衫无关，你在洞里藏了许许多多东西，好年也须备荒备粮。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卵，蓬松干草，石油塑料制品，田畈里拔来的稻草假人，一些鸟兽骨头，一只瓮。诸如此类，分类是一切烦恼的开始，你是松鼠，只管往洞里搬，离开时推上石板，盖好树枝，冬天下雪就靠它了，长衫，当你不想被人发现，你就在无底洞。全村人都知道，你最终会成为他们的菩萨，传奇，你几乎不灭。裴有时间问，长衫，你记不记得你的前世是一个上京赶考的书生？记得。你，长衫，前世是一个上京赶考的松鼠，路过钱塘江，朝天空发出悲凉的惨叫声，那是他跟他的后世发射信号呢。你的脑门上有接收天线，信号稳定。裴就说，是这样的，众生皆苦，好在你已经解放了。

它如此反复，究竟有鸟的意义？

人吃饭。

因为饿，人总在吃饭。

饿是人的共同记忆，在历史中，与生俱来。

饿让人变得聪明。

因为饿，劳作便成为必须。饿是因为身体缺乏热量。热量大部分被脑子消耗，肥汀说，一支蛇吞下一个鸟可以三个月不吃东西，为什么？因为它脑子小，消耗能量极少。而你，脑筋混乱，一日到夜没有停歇的时光，所以饿得快。你多少日子没拉屎了？肥汀说，你属于只进不出，你要是当农民，连肥料都不够，你想想看，长衫，我讲错的话，请你指正错误。

一、长衫为什么要去想问题？没必要。

其次、裴说过，不要被肥汀作弄，看见他你要远远躲开，你们两个前世就是冤家对头。

因此，它如此反复循环，究竟有什么鸟的意义呢？而裴说，不是这样的，菩萨只食香火，肚子干净，不产生污东西。

因此菩萨不需要种农田？

不是这样的。裴解释说，菩萨已经是神仙，它们只有快乐，每天欢欢喜喜，哪里需要做农业生活呢。裴叹气说，长衫，我是一天也住不下去了，在这种村堂，我们一起去当尼姑好了，反正是迟早的事情。

菩萨眼观八方，是大千世界的至高观察者。
菩萨永远在斜对面。

因此其次，什么又是反复？

裴在派拉砵头洗衣裳服脚

因为少量时代的缘故。也因为风水也总是要考虑的因素。也因为四季轮换又是春天。也因为裴的习性以及她的阶级属性，说不灵清。按长衫的说法，裴的一切都是为她出家作准备，在铺平道路。为得是去一切的斜对面，溪流对岸的彼岸，从而自我终结一个人的历史。长衫说，这就是为什么裴总是捧着一大盆衣裳裤头去派拉砵头的原因，这是长衫观察并总结到的，这很奇怪，甚至古怪不是吗。长衫没说这些。长衫在溪滩上钓鱼，用一根竹丝脑头。从那群白鲦的视角，长衫是什么？长衫在想。忘了。要是前世的长衫考取过功名，一个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这里是哪里？因此在哪里你便是哪个人？你是哪个人？并且谁又是哪个人？这会儿是昏厥的时候吗。昏厥后又如何观察。或者昏厥便是一种观察？裴远远喊，长衫，我们要回去烧午饭了，你肚皮饿不饿。因此你，长衫便是谁？那是因为被固定在裴的斜对面，你总归无法分身。

去看无花果树

裴捧着一大盆衣裳站在派拉砬头，裴说，长衫，我们去看看无花果开花了没有，在石拱桥那里。无花果怎么会开花呢，你当然知道。无花果在斜对面的斜对面怎么会开花，无花果是一种看不见花的植物，无花果好吃。无花果是什么？你问。长衫说，什么无花果？你，长衫就说，我们去看看无花果开花了没有，在石拱桥那里，我们去无花果。

裴捧着一大盆衣裳走上机耕路，你跟在她的屁股后面，走到电厂脚跟，你独自下到田畝里，去稻草堆里睡觉。

天黑后，裴才返回。

长衫论昨天是过去的一天

过去的一天，昨天。昨天是过去的一天。现在是昨天的斜对面，昨天已经过去。昨天过去了又来，现在，如果现在是昨天在现在，那么什么在昨天斜对面？现在。斜对面只在斜对面，而昨天已经过去。因此昨天也是斜对面？那么是谁在昨天的斜对面？谁又是斜对面？斜对面的对斜面又是谁？昨天已经过去，是过去的一天，是谁在昨天？在谁的斜对面？现在又是谁的昨天。是谁的昨天在现在，在斜对面？是谁又在过去？过去的谁又来到现在那么斜对

面呢。是斜对面的昨天来到现在，那么昨天呢？昨天已经过去是已经过去的一天，那么是谁在这一天？这一天是谁？谁是这一天？哪天？是这一天还是昨天。是现在又是哪一天？因此哪一天不是昨天？又是哪一天在昨天？昨天是过去的一天，是昨天，在斜对面，那么昨天已经过去了？那么斜对面呢。斜对面在昨天已经过去，是过去的一天，是在斜对面，那么斜对面就是过去，是过去的一天，是昨天，那么谁在过去？过去后，又来到斜对面现在。那么是谁在现在说话，向谁说？谁又是谁？在昨天说话的又是谁呢，在向谁说？昨天是过去的一天已经过去一去不复还，从斜对面看去，那是谁在昨天说话，向谁说？他们都在斜对面昨天？那么斜对面还有谁？昨天还有谁在斜对面说话？斜对面过去了，昨天是过去了一去不返的一天，是谁过去了？一去不返的是谁？现在又是哪儿？斜对面。要永远记得斜对面。谁在斜对面谁就是谁，是你。你永远在斜对面你要记得不是在昨天。昨天是过去的一天，是谁在那里不是你。你已经过去了，不在昨天，是谁在昨天而不是你。而，昨天过去了，已经是过去的一天并且来到现在斜对面，因此现在你便在现在，那么现在是斜对面？斜对面永远在斜对面的斜对面，在昨天过去的一天斜对面在斜对面，

那么都过去了，统统都在斜对面，那么谁又在你的斜对面？是谁在昨天而昨天已经过去，是过去的一天黄鹤一去不返，因此斜对面。因此在斜对面，昨天已经去过，是过去的一天，是谁在昨天向谁说话，你听见，是谁。谁又是你？谁听见了。是谁在昨天朝这边斜对面说话，是现在，你听得非常清楚，那是昨天，过去的一天，是在斜对面，是谁但不是你在说话。那么又是谁在说话现在？在谁的现在？是昨天，谁在过去一去不返的一天在说话，谁就在现在，那么谁就是现在。而昨天已经过去，过去了不再返回的一天，远远听过去，是谁在说话，因此过去了便不再返回，是昨天。昨天便是过去的一天。过去了，仿佛又没过去，仿佛现在，在斜对面，那么昨天又是哪一天呢。过去的一天，你说。那么你又是谁？是你在昨天？是谁在昨天？谁在说话谁就在那里，昨天，远远的，仿佛现在，但都已经过去，仿佛昨天是过去的一天，正在过去，是谁在那里说话谁就在那里的一天，是昨天。那么昨天呢？

等尼群来

尼姑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春天，长衫都会坐在香樟树冠上眺望，等。

春天是尼姑出没的季节，她们从机耕路尽

头，从斜对面说说笑笑走来。你吃着一片雪饼，你是全村最高的那个人。裴说，这是你的任务。当然，从过去旧社会起，你便是裴家短工，是一个跑腿的，这是你的使命，是命。只要坐在高处，长衫便什么都记得。但又何必去记得呢。长衫不是那种裤脚高高卷起的农民，你终究是一个文人。

裴肥汀在树下仰头喊，长衫，好好警戒，我去捉蛇给你吃。

裴捧着一大盆衣裳去派拉砢头路过，仰头喊，长衫，还要不要来一只雪饼，千万不要在上面睡觉。

春天适合心不在焉地眺望远处，山山水水，春风吹拂尼姑们的光头，她们翻过山，淌过水，像一支下凡的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像桃花柳絮般纷至沓来。从没想过，我长衫竟也沦落成了村里无数故事中的一个。我竟也活得如此蹊跷？

往事

过去的事，就让它们过去。它们会过去，会沉没。

像泡沫

阴雨绵绵，裴坐在大团门堂前那张八仙桌边引领几个老太婆在念佛，长衫抱着我的柱子

陪她念。

人吃饱饭就要念经，需要精神活动，精神食粮，用来喂食魂魄。它比那香火上的袅袅青烟还要轻盈，飘忽，她们知道？

裴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闭着眼睛，手指拨动佛珠串，一副半睡半醒状。

迷信的堂前，木匠在造一部太师椅，哼着不知道曲目的戏文，他知道？

在一切的斜对面，人的一辈子就是一个泡沫，长衫又知道？

就这样，裴的眼睛缝里渗漏出一条眼泪水，长衫看得清楚。念佛念到这种程度，念佛竟可以念到如此程度？长衫觉得无趣，便跳到天井道地上，逐那几只鹅玩。那是裴出家的前一天，已经持续下了两天毛毛细雨。

因果，集合与业。

尼姑与降落伞。法律与鸟。甚至云与无尽韬晦。甚至下雪与旧社会。甚至茱迪与她的马匹往前走了十米远。甚至石油的发现与研究。甚至等，一个安静的动作与寺庙无关；甚至一个无产阶级的好斗与她的裤子；甚至站在窗台前与一个高脚鹭鸶鸟；甚至漫长的童年与实际顿悟的不可能；甚至捕蛇者的昏沉与本地史；甚至前世与一株无花果；甚至兔子与异形；甚

至鹅与绝望大部队；甚至昨天与一部抛锚在路边的手护拖拉机；甚至人作为一种修辞工具与安慰；

甚至菩萨与一盏喷灯；甚至一株随便的树木立在路边与你的啸响火箭呢？甚至与菩萨为伍，时而也剥削菩萨；甚至昏厥与返回；甚至在不受力的情况下与报效朝廷的志愿难免也会落空与大决战；甚至幻觉与对一朵乌云的反对；甚至乌云与杰出的空荡；甚至一个凹槽与怪癖，蝠鲮与火柴；甚至无法划燃那根尼姑的火柴棍，因为潮湿？甚至梁山泊与大势已去；甚至时代与犯困；甚至站在历史中央与惚；甚至淡季与东林党的覆灭；甚至肯定与自我否定的统一；甚至一些旧的怨恨与无须扔掉；甚至一个人，以及她对自身的反复重叠。甚至事实与消失。

仪式

一竹篮土豆，有的已经长出尖尖的绿芽。一件包袱，里头有一个吃饭的大汤碗，一只铜铃铛，那是裴使用多年的念佛工具。剩下便是几件衣裳裤头。尼姑服饰简便，朴素，她无须过度准备。

出家是一件大事，需轻装上阵。

我记得这是一个细雨朦胧的日子。我叫长衫，宝溪村张氏，张长衫，长衫便是我。我便是我，

不是别人或其它。我负责给裴提东西，护送她去小乌溪江上游的西景山山顶寺庙落发为尼，以实现她的夙愿。这是我的本分。从过去旧社会起，我就在她们裴家打短工，当佃农，我注定替她们裴家跑腿。我同样也会在庙里陪伴她，替她烧饭，驱蚊，喂养院子里的鹅。庙，一切事物斜对面，不是吗，我也需要走过这个关口。宇宙的尽头有一个庙，我常常说。我说，一个人来到世上散步，她忘了，接着消失。去哪儿了？附近的庙。我吃饱饭，人就安静。这是裴的日子，我不能闹，静候在旁边，在村口大香樟树下。等烧完这根香，我们就走。出发，离开，或者只是远去，谁知道呢。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只是一个仪式，枯燥而空荡，围观的人觉得稀奇，那是他们实在也没有见过世面，他们不是坏人。

裴在默念阿弥陀佛。什么是阿弥陀佛？可解世间一切烦即阿弥陀佛。其实最好的方法是发疯，让脑壳分裂成碎片。我试过，但多少有些忘了。一个人须足够分裂才可成佛，他们可知道？佛陀知道。佛陀当年在一株无花果树下开悟，后脑壳长出光圈，进入万佛行列，那是他看透了一切的一次的结果。而那是什么呢？空，佛陀说。空是世上没有的东西，一件已经不再那里的东西。大概这样，说不灵清，也不

能说，我去庙里是给裴打杂，而不是去研究这些那些劳什子，我可能还会养一个鸟。也许是一个翠鸟，我梦见过。我跟一个怪人（他提着一个空鸟笼）在一个凉亭聊天。聊了一下午，他说，他是翠鸟大师。我们聊了顿悟的实际不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我觉得那场面熟悉，似曾相似。只是他又是谁呢？

我们走出村口。裴双掌合拢，脚步轻盈。没人点炮仗，放烟火。宝溪村依山傍水，村风洁净，三百年来过着安分日子，现在终于传到他们这一代，他们不应该忘记那些历史，否则如何知道他们是谁？我单手举着一把老式油纸伞，跟在裴屁股后面。肩上挎着包裹，另一手挽着那一篮子进贡用的土豆。那伞是裴有一天去特地去镇上定制来的，也许这符合她想要的戏文里的那种场景。我们在机耕路上没几步路就走到派拉砣头，那里只有那头水牛孤零零绑在溪滩的倒拖柳树上。接着再走几步路，就到了电厂脚跟。我们没有回头，拐一个弯，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消失在山水间。

实际情况是，我们还要弯弯曲曲走很长的路。也许在天黑前，我们勉强可以抵达山顶那间破庙。

裴和她最中意的跟班

阿弥陀佛，傍晚。裴坐在西景山庙门的那支门槛上，缓缓磕着瓜子壳。从对面山顶照射过来的落日，辉映着她光洁的脑壳。我撞过了暮钟，院子的鹅也一并喂过，这天的事务基本结束。我仔细端来一杯上好的上乌溪村辉白茶，让她润喉。我在她旁边坐下。

裴问，要是前世我们真见过面，有过恩怨纠缠，现在你会在哪儿，长衫？你必须追随我。

我哪里会晓得。我说，你们裴家养我，我呢，替你们跑腿，总归相互不欠。

裴的事情庞杂，跟山上的树木乱草一样理不完，不过好在大多数我也忘了。

前世，一个庸常的故事

在过去旧社会，风和日丽，云在天上缓慢移动。年轻的张是裴员外家的短工，坐在村口大香樟树下，远远望着一支送葬队伍沿着坎头路，朝这边缓缓过来。旧社会短工苦，裤脚卷得高，地位却低于佃农。但最低，也比臭书生来得高一丁点，老话讲，七妓八丐九书生，一个在村堂里读过几年私塾的又有什么可嚣张。至少张短工这样想，他想，除了认得几个字以外，我哪点不比你长衫来得强。尽管讲都是张姓，但都不在同一个太公底下，关系远着呢。他是没机会的。他最多也就跟那个洗碗扫地洗衣裤的打杂丫鬟配一配，他完全不配与裴吟诗作对，与她在月亮底下偷伴偷脑搞什么出格的事体。

有几次我都想去员外哪里举报他，毕竟还是忍住了。这个杂胚，以为穿着一件破布长衫便高人一等了？我呸。他连给我打草鞋的资格也没有，连擦屁眼洞的资格也没有，给我烧饭担水我都嫌他笨手笨脚，白白浪费了我们张这个姓，胆子小到连一支菜花蛇都怕，一年到头病怏怏，估计是得什么肺癆病，治不好的，他连自己的坟圪都提前挖好了，三更半夜跑到那里去困觉，怪胎荒诞至极！他简直没道理到世上来，简直就是个过气的封建余孽，妈的娘希匹，实在搞不灵清究竟是什么道理裴这样的名门闺秀会欢喜这种鸟人，还一个劲毫无羞耻倒贴过去，主动送上门，一天到晚跟在他屁股后头转圈，动不动从柴堆里，草丛里，从四面八方突然冒出来，举起手臂说我支持你长衫，我是支持你的，你一定要上京中状元，衣锦还乡诸如此类云云。他还乡个鸟！然后——裴——唉，真是难看，唉——还假装兴奋过头昏厥过去，一把昏倒进这个臭老九怀里，男女授受不亲啊，简直无地自容，简直岂有此理！实在有伤风化，不雅，轻浮，庸俗之极！就算连玄坛庙新来的那两个淮安尼姑都不如！不说她们，伤心。唉，真是世风日下啊世风日下，整个毫林乡村方圆十里内的风水都快要被她败光了，没想到到头来是这样一幅光景，我是看着她一点一点长大，这

丫头自小就野，员外宠她宠得不得了，妈的还以为是什么掌上明珠，还不是就这么一回事体，算命的老早就跟我讲过，我跟裴员外的闺女八字对头，缘分恰当，日后必定修成正果，大富大贵，你看着好了，不会搞错的他讲。他这种两块铜钲的算命瞎子除了会胡说八道骗钱，他还能？不对，这个瞎子好几年没看见了，算起来好像跟我还有点血脉关系，远是远了点，不过，管他呢，除了会说点瞎话骗骗老实人，不过，还是挺可怜的，一个人要是看不见东西，按照道理来讲心肠应该会来得好一些，但反过来想，一个人善，心肠好的话，他又怎么成了瞎子呢，老天不可能不公平，冥冥中自有定数，只不过他没有跟我讲老实话而已，败类，他这是害人不浅啊，要不是他原先有这番预言，我早就说不定跟丫鬟里随便哪个成婚了，都已经传种了都不说定，哪里会想得到是现在这副光景，什么都没捞到，怪谁呢，连仅剩的那一点微弱希望也破灭掉了，呜呼，这黑乎乎的旧社会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尽头在哪里，我寻思着我也不想活了，毫无盼头，实在不行过两天就去找员外看看，我要仔细思想思想，等他这两天心绪缓和下来，跟他好好商量商量，或反之说不定我干脆就辞工去闹革命算了，至少要割掉这长衫臭老九的命，碎尸万段，埋到深井塘去！否

则实在难解心头之气愤。呜呼，眼泪水都快要漏出来了，哀哉，哀哉。

（完）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

詩集

- 《瀑布》(1~6)
- 《在沒有鳥以前》
- 《鯉鳥的俯沖》
- 《堤岸》
- 《鄉紳的經驗》
- 《二十首詩與一首絕望的歌》
- 《斷路器》
- 《白色旋轉發光大蘿蔔》
- 《下雪與舊社會》
- 《坍塌》
- 《扭曲的意圖》
- 《山水畫框》
- 《過去的海》
- 《敘述和抒情，2025》
- 《吸管》
- 《氣候與臨摹》
- 《漢語與黃昏》

長篇

《散裝麻雀》

《百鳥無踏》

《釋放一種藍色》

《鵝》

《敘述和抒情》

《瀑布：大寫、在社會主義、竹林與玄談廟》

《茱迪與她的馬匹往前走了十米遠》

《玄談廟》（戲劇）

《聖·張長衫的講述》

《自傳：昏厥與返回》

《雲雲》

《在屋子裏遊蕩，象棋》

《圖森》

《裴》

《派拉礮頭》

《烏雲》（戲劇）

《山陰張侯》等。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2026 All Rights Reserved



